

尤利·巴基著
鍾憲民譯

犧牲者

正中書局印行

譯者序言

尤利·巴基 (Julio Bagby) 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祇有三部：巴金兄譯的「秋天裏的春天」(開明版)，索非兄譯的「遺產」(開明版)，以及拙譯「祇是一個人」(光華書局出版)。現在我又把他的長篇傑作「犧牲者」譯出了，所以應該在這裏把作者比較詳細地介紹一下。巴金兄譯的「秋天裏的春天」的序文，正是介紹作者最好的一篇文章，所以我根據巴金兄在該書的序文，寫下了下面的介紹。

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尤利·巴基是世界語文壇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語寫成了小說，詩歌，戲劇等八部創作集。他的作品曾經被譯成了十三國文字，在各國銷行頗廣。他是一個優伶之兒，自己也是一個優伶，曾飾過沙士比亞的名劇中的主角如韓姆列特之類。他因參加歐戰而作俄軍之俘虜，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荒原。在那裏他於孤苦呻吟之際，將他的苦痛的情懷寫入詩歌，成了憂鬱悲慘的調子。他的長篇小說「犧牲者」就是他在西伯利亞生活的記錄——以冰天雪地為背景的一個悲痛的故事。主人翁的超人的性格和犧牲的精神，反侵略戰爭的意識，以及詩人的敏感的熱情與有力的描寫，無疑地在讀者的心中留下了不滅的印象，引起了廣大的同情，而得了世界語文壇上的冠冕之作的榮譽。他的作品有一種舊俄的悵鬱風，但裏面都依然的耀着希望。他頗似朶斯退益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

訴於人們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無論表面生活如何慘苦，社會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塊溼漉漉的抹布，從裏面依然放射出光芒來，換言之，即是悲慘醜陋的外觀下面還藏着一個純潔的靈魂。自然，這情形是那般少爺們小姐們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從前在俄國當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維奇（Gregorovich）的描寫農奴生活的小說發表以後，許多高等俄人甚至驚訝地問道：「他們那種人居然會有感情，居然知道愛嗎？」那麼他們就不要來讀巴基的小說罷。

尤利·巴基在匈牙利現代文壇上也是第一流的作家，關於他本國文的著作，譯者知道的很少；不過他以世界語創作的卻很多。長篇鉅著除了「犧牲者」外，還有長篇小說「喝啦」，描寫人類追求金錢和物質慾的滿足，譏刺現代人生，而指示着光明之路。此外尚有「犧牲者」續篇「地獄」，也已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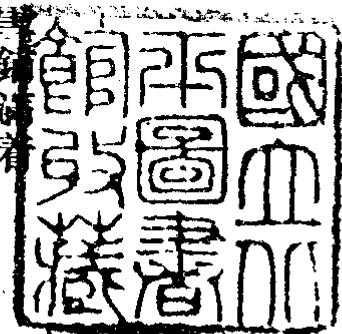
約翰坐在窗邊，凝視着星光全無的黑夜。外面西伯利亞的冰雪發着裂聲，厚雪鋪滿着大地，宛如一幅不可計量的喪布。裏面，在房間裏，十個同命人的氣息，使空氣溫暖了一點。他們正在睡覺，單調的鼾聲，祇有幾次被突然的叫聲或者無意識的嚙語截斷了。這些同命人正在做夢。營舍裏面走廊上不時回響着那值夜伍長朦朧欲睡似的步履聲。他也是一個俘虜，因為那俄國的營長不是一個可靠的人，甚至對於自己俄國人也是不可靠的。那值夜者忽而走忽而停。難得有耳語的交談聲從關着的門隙裏透過來。祇有片斷的語聲，但老是相同的：

「冷啊，真冷啊！」

「是的，真冷！三十六度……」

「祇有三十六度？去年我們在依爾別脫的時候，還有五十二度呢。同胞，要知道，五十二度呢！這真不是開玩笑哩，尤其是我們還要出去砍一個樹林，而且又有成千成萬的虱子要咬我們。」

「是的，是的……」



「我們幾時可以回家呢？」

「有人說，俄國人已經不能長久支持下去了……」

「胡說，胡說，同胞，我對你說。這是謊話！我們永遠不會回家了，永遠不會！」

「哦，還得忍耐一下。不應該就此失望，我們快要回家了。」

「我們永不會回家了！我對你說，永不會回家了。我在這裏已經三年。人家總是說，快要……快要，不過總是快要。我們永不會回家了！」

說話的人愈說，語氣愈尖銳，像在辯論似的。約翰認出了這話聲。他從牀上跳身來，走向門去。一陣惡氣，從那開着的門口吹進房來。在那營舍的大廳堂裏比較溫暖一點。那是當然的！四百個俘虜，像糟白魚一樣擠在一起，熱氣當然比十個來得多。

「不要胡說八道！」他不耐煩地開端說。「人家要睡覺。我們在這種苦難中祇有睡覺是上帝給我們的唯一恩賜。」

「那很好……很好……不要這樣不耐煩吧！」那聽話的人回答。

「我並不是不耐煩，不過……不過……」

「噯！你不可以說完那句話。我說到討厭的方面來了。噯呀，快，快，我親愛的！」他笑着說，帶着一種醉態的愚鈍。

「你又喝過酒了。白蘭地的氣味……」

「白蘭地氣味……白蘭地氣味……你不必來規勸我！讓我去喝酒吧！這是唯一的安慰，而且我又難得有機會……」

「謝天謝地！」

「謝天謝地，爲什麼呢？我請問你爲什麼？說吧，爲什麼？說呀！」

「不要叫！進來睡覺吧！」

「天曉得，我還不願睡覺哩。我要同你說話，因爲你是我最同情的朋友。不是嗎？自然是，是的！哦，我剛從城裏回來，並且……」

「好！我們來談談吧，但是不要在這走廊裏。到房裏去……哦，彼得，謹慎一點。」

「快點，快點，快點！不過我還要對我的同胞說，他是錯了的。他大錯了！」他轉向那值夜的伍長去。「朋友，我們永不會回家了，永不會！不要再胡說什麼『祇要再忍耐一點，祇要再有一點希望，祇要再堅持下去……』，不要再拿這樣的話來激怒我了。天曉得，我們永不會回家了！你懂得嗎？」

那值夜伍長舉手敬禮。

「是的，義勇隊員先生，我們永不會回家了。」

「喂！我敢同你打賭，約翰，我的值夜朋友以爲我動怒了。我敢打賭，全然不，全然不，我的值夜朋友！我要把我對他的同情，證明給你們看！我現在……現在……請等一

會！祇要耐煩一點……噯！」

他好不容易從袋裏掏出一個半立特的瓶來，遞給那值夜伍長。

「你看！喝幾口伏特加酒吧！」

那值夜伍長接了瓶。他的眼睛發着貪婪的光。他用衣袖鄭重地揩了揩瓶口，想了一會，喝了一滿口。

「呸！這酒真兇！」

「這原不是禮拜堂裏的淨水呀！」

「祝你康健！」那好心人說，又喝起酒來。「哦，這酒怎樣地使我全身發熱呀！在這樣寒冷的天氣，這種酒真是有用……」

「哈，哈，哈！約翰，你聽見嗎？在這樣寒冷的天氣，這種酒真有用。況且味道又好……嘿！這酒是從一個富貴人家到我手裏來的。我剛才在城裏，而且……」

「不要胡說了，」約翰截斷了話。

「哈！你怕我要像老太婆在喝咖啡那樣誹謗你了……哦，我還沒有那樣醉。再喝了這一瓶也許要醉了……」說着他從袋裏拿出另一瓶來，「但是我不願再喝了，因為我是誠實的人。這一瓶酒同這……同這個……天曉得……是屬於你的。那包東西放在那裏了？哦，那裏去了？啊，在這裏！拿了……她送來的！」

他俯身到地上，拿起一個用棉紙小心包好的紙包來，可是突然失掉了均衡，向那值夜伍長倒了過去。那個人使用雙臂扶了他起來。

「噲，約翰，噲……你看見嗎？這個同胞怎樣地愛我？他扶起我來了。吻一吻，同胞，吻一吻！吻一吻！該死！」

那值夜伍長逆意地吻了他一下。約翰拉着他，拉他進房來。

「快點，快點，約翰，我要管住那個紙包，還有那些酒瓶……哦，再喝一口，同胞……」

「約瑟夫·巴可喜，騎兵第五聯隊的伍長。」

「那末，騎兵第五聯隊約瑟夫·巴可喜伍長，爲你的康健喝一點吧！」他把酒瓶遞給他，可是看見他手中已有酒瓶，忽然放聲大笑起來。

「哈哈！不要喝這一瓶！這是屬於約翰的。不是嗎，約翰？」

「是的，是的，爲了上帝的愛走過來吧。那些人被我們吵醒了要罵我們呢！」

「讓他們去罵吧，罵吧！該死的！我現在脾氣很好，誰敢來罵我呢？況自這裏又有我們的的朋友，騎兵第五聯隊約瑟夫·巴可喜伍長，保護着我們。不是嗎，同胞？」

「是的，義勇隊員先生，」那值夜伍長自信地回答說。

「彼得，倘使你不停止胡說，我也要罵你了。」

一

一

「你嗎？」

「是的，正是我。胡說得夠了，讓酒瓶放在這位值夜的朋友那裏好了，你自己來睡覺吧。你這酒醉糊塗的豬仔！」

「豬仔？你竟會這樣說嗎？我難道不是和你同安樂共患難最忠實的同命朋友嗎？」他的雙脣扭成要哭的樣子，淚珠隨即在他眼裏盈盈欲墜了。用着顫抖的聲音，他繼續責罵。

「這是感謝呀！你看見嗎？約瑟夫·巴可喜？他真是一個暴君，真正的暴君。可是，同胞，你要知道，我不能惱怒他，因為我心腸很軟……很軟，而且我又是愛他的。聽吧，騎兵第五聯隊的約瑟夫·巴可喜伍長，你自己去想想這件事情。你原是一個聰明而有知識的人。不是嗎？你是一位伍長呢。我到城裏去正是爲了他的……」

「噲，來吧！」約翰神經過敏地說，把他推進房去。

那值夜伍長幫助他，默默無言地把酒瓶和那紙包放在桌上，然後想離開房間了，彼得却留住了他。

「騎兵第五聯隊約瑟夫·巴可喜伍長；你看見人家這樣對待你的朋友，你忍受得住嗎？你不覺得慚愧嗎？這就是感謝嗎？」

那值夜伍長敬地行了禮，暗中微笑着出去了。

房裏的人都睡着了。蓬鬆的頭，睜眼惺忪而雙唇猶笑的臉孔，從被底下出現了。

「哦，你已經從城裏回來了嗎？」一個低聲從一張牀上發出了這樣的問語。

「自然我已經回來了。你不看見嗎？你問得多麼愚蠢呀！」

「又是醉了嗎？」

「又是醉了。是的，那對你有什麼妨害呢？況且我也沒有忘記你的。這是給你的一瓶很好的伏特加酒！」

這幾句話是很神奇的，嚴正的臉色變得恬靜了，一種模糊的朦朧欲睡的微笑，從雙唇間浮現出來了。大家精神抖擻了。有的退了牀，別的人穿上了鞋走向那龐大的火爐邊去用剩餘的木柴來生火，還有些人和藹的聲音說：

「彼得，你到底不是一個壞孩子。」

「我爲什麼是壞孩子呢？難道是因爲我爲了我的約翰效勞而到城裏去的緣故嗎？是的！聽着，約翰，我到她那裏去過了。天曉得！她真是嬌美的而且對你又很有些戀念。可是哪一個婦人不愛你這位藝術家呢？」

「不要恭維！」

「不要客氣，約翰，不要客氣，人人都知道，婦人都是愛你的。將軍的御用醫生的女兒，每天在我們的營舍前徘徊，對於你的招呼表示特別的謙恭。參謀長的妻子講起你的藝

術非常熱心。司令的弟媳婦，那個俏麗的寡婦，甚至於在最近一次表演的時候，送你一束花；而在她的稱贊之中有一種不是優伶所應得的尊敬。軍事監獄裏所有的婦人都是圍着你，要你教他們跳舞。」

「教跳舞！」那低聲的人用懷疑的重音重複着說。

「尤其是那檢查官的妻子，很有曠就你的意思，」彼得繼續着說。「是的，是的……她幾乎每天都從城裏跑到這裏來……」

「學跳舞，」約翰說完了那句話。「在那爲慈善事業而舉行的跳舞會中，她又是我的舞伴。」

「不要再議了，約翰，因爲你的抗議是很可疑的。你自己也不能否認，那個俏麗的婦人對你這樣親熱，你也覺得很愜意的。我對你說，我，彼得，杜希基，你最忠實的朋友和同學，和你說，她狂愛着你了。」

「她，這不過是神經質的婦人暫時的癡情，因爲她對於我這異鄉人有些好奇心的緣故。」

「噯，那末你到底自己也承認了！……」

「我並不承認什麼，因爲我沒有事情可以承認。」

「可是……」

「可是，假使我有過這種事情，我自己也該厭棄自己了。我有我的妻子和女兒在祖國。你以爲我就是那種祇顧目前的畜生嗎？」

「你又是唱老調了，又在幻想的世界裏彷彿，而忽略了現實的人生了。孩子們，你們可聽見，他唱着怎樣的高調，說什麼『我不是那種祇顧目前的畜生。』」哈哈！你真可笑，約翰，真可笑。你不是一個男子嗎？男子是有特權的。」

「可恥的特權。遮飾男性弱點的假面具，如果我向婦人要求什麼，我也得向我自己要求同樣的東西。這是我的原則。」

「你扮演着包娣發夫人的丈夫約瑟夫的角色呢；這角色表面上很好而其實是愚蠢的；而你正扮演着這種角色。隱藏的欲望在你的眼光中看得出來，而婦人是了解這種欲望的。自然她們是明白的。婦人是爲什麼的呢，是爲了理會男子們的欲望。至於我呢，我是痛恨女人的。我看輕她們。假如有人要我畫一張婦人的象徵畫，我一定會畫出一隻稻草填頭的孔雀來。」

這奇怪的比擬，全房間的人聽了都大笑起來；但是當他們看見約翰憂悒地在看他們的時候，突然沉靜起來。有幾個人自己也是做丈夫的，所以很了解他，也有幾個很尊重那個同命人的感情。半晌後，那低聲說話的凱斯孟說話了。在他的聲音中，蘊藏着一種懺悔的情調。

「彼得，你喝醉了太俗陋了。」

「偽君子！你說我太俗而你自己也覺得我的話是對的。該死的！婦人是該咒詛的地獄的引導者，是性慾的儲藏者。我可以這樣說，因為我是有理由可講的，她們是可惡的蜥蜴。」

「彼得，要記看你也有的！約翰這樣說，要阻止他那些滔滔不絕的無聊話。」

「哈哈！我的母親！哈哈……天曉得！」彼得狂暴地叫說。他的眼睛射出怒火來，用手突然抓住了酒瓶。像老虎一般的兇猛，他向約翰挺身而前。他手中高舉着武器，威脅地站在他面前，約翰對他驚愕地瞪視着。過了好些時光，彼得·杜希基漸漸溫和起來，眼睛裏閃着淚光了。他把瓶投在地上。

這突如其來的衝突，使每個人驚呆了。過了一會，他們才鎮靜過來。那筋肉稜稜的凱欺孟向他急步跑來，可是已經無需了。彼得對約翰的眼睛凝視了好久。在他的眼睛裏呈現着一種苦痛和真誠的懺悔的表情，突然間，他推開了提住他的凱欺孟，抱住了他的朋友，狂熱地哭起來。約翰撫摩着他的頭髮，帶着原諒的表情。有什麼事呢？他不知道。他對彼得所說的那句話，也不是一種觸犯。約翰向四周環視，彷彿對他那默然無言的疑問要找一個回答。八個男子站在他們周圍。每個臉孔表示着疑惑不解。

「哦，彼得，去睡覺吧！」凱欺孟用憐憫的口音開始說。「你酒喝得太多了。……」

「不！不！……讓我去罷！你不知道……約翰也不知道，」彼得喃喃地說，把約翰緊抱住了。「你懂得什麼？什麼？」

「好，彼得，我們不懂，我們甚至不願理會剛才在我們中間發生的那件事，」一個肥胖的男子，直到此刻默默無言地蹲在自己牀上的，忽然說了。

「你說的不錯，漢牟勒。我們不需要這樣衝突，」一個大頭的矮子，正在生火的，贊同着說。

「約翰，你能原諒我嗎？」

彼得的聲音因內心刺激而顫抖着。約翰急握了他朋友的手。

「沒有什麼，彼得，沒有什麼。也許我當真是錯的，因為我在說這種話之後對你說那句話。我們三年來共患難的友誼是不至於因為這點小事而破壞的。」

彼得高聲地哭了起來。

「約翰，如果你知道……要是你猜想到……」

「哦，安心吧！你不是一個小孩。你哭不羞嗎？……哦，彼得……我的朋友……」

這熱烈的痛哭，使彼得全身震抖得更厲害了。那些同命人開始安慰他。然後，他們各自上牀，把薄被拉到自己身上來。凱欺孟坐在自己牀上，不時好奇地看看那兩個互相依偎的朋友。約翰想用幾句溫柔的話來安慰彼得，但這時他突然跳了起來，咒詛着投在自己牀

上。約翰向他走過去，默默無言地撫摩他的頭，不久彼得睡着了。那些同命人單調的鼾聲有節奏地在房中響着。約翰站在房中沉思了好久，忽而看看那橫着破瓶的地板，忽而看看那放着送給他的紙包的桌子。看了一會，他終於坐在自己牀上，僵硬了似地從那有冰花的玻璃窗裏凝視着全無星光的黑夜。

天尙未破曉，就有一個人輕輕地叩門了。

「哦！」一個輕輕的聲音從被底下回答着。

又聽得叩門聲，聲音更加高大了。

「是誰呀？」

「可以進來嗎？」外面一個婦人的聲音說。

「請進來！」

門霍地開了。在門檻邊現出一個少女來。她是一個身材頗高而像貌很俏麗的女郎。棕色的髮髮，藍蔚的雙眼，給她那圓渾渾臉孔以一種柔和的嬌美。她的雙頰被早風吹得通紅了。

「呵，是你，菲莎！」說話的人隨即冷漠地轉回牆去繼續睡覺了。

那少女一時站着不動，彷彿不知做什麼好，不久她開始活潑地敏捷地工作了。在爐中生火了，她開始悄悄地在房裏打掃了。約翰默然地看着她。他們的目光有幾次不期然而然地相遇了。少女的臉孔漲紅到顛顛部，輕聲地說「早安」，約翰祇點頭回禮。

「你睡得好嗎，巴特先生？」

「連一分鐘也沒有睡過。」

「你生了病嗎？」

「不。」

他們沉默了。少女略帶慌亂地扯看她外衣的緣邊。約翰問道：

「你在那裏過夜的？」

「在醫生的營舍裏。」

「哼！他們是精緻的人呢。」

「是的，可是我厭倦他們了。他們太自傲……我可以喝一杯茶嗎？」

「茶還沒有送來呢。」

少女走到桌子邊去向四周環視。她的目光向各種物件上溜轉，終於停在那破瓶上了。

「你們晚上玩了嗎，巴特先生？」

「沒有。」

「祇不過我看見了這破瓶才這樣猜想……杜希基先生呢？」

「是的！」

約翰捲起一根烟來。那少女找了一條紙想給他點火。她在火爐裏點着了火，然後帶到

他的牀邊去。約翰點頭致謝，接了火。少女故意把手接觸他的手。約翰不願注意這事。

「你惱怒我嗎，巴特先生？」

爲什麼，菲莎？」

「因爲你對我說話有些不大願意的樣子。」

「你錯了。不過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罷了。」

「我很歡喜藝術家，尤其是你，巴特先生，你是真正的藝術家。」

「你爲什麼這樣想呢？」

「我見過你多次在舞臺上。你真是多才多藝，你忽而跳舞，忽而扮演角色，你又自己作劇。」

「因此我是真正的藝術家嗎？這是不論那個智巧的人都能做的啊。」

「是的！也許可以的，不過總不及你。」

「但是你不懂得劇情呢。」

「這沒有關係。我看見你的臉孔，我聽見你的聲音，這就夠了。」

「是的。」

「是的。」

約翰疑惑地規視着前面。那少女坐到他牀沿上來。

「你不但是藝術家，而且還是一個很好的人。」

約翰譏刺地微笑。那少女彷彿被觸犯了似的固執着。

「是的，是的，巴特先生。這誰沒有像我那樣知道清楚。我覺得這個。我是誰？營舍的破絮，而你却依然地尊敬地對待我。這種尊敬我真是不敢當的。但也應該有像我那樣的人。不是嗎？」

「你說着無謂的話，菲莎！」

「爲什麼我說無謂的話？生活就是如此的，我的運命注定我做營舍的破絮，而檢察官的妻子的運命，却是像公主那樣誇耀。」

「爲什麼你要講到檢察官的妻子呢？」

「我祇是講講而已，我不能講起她嗎？爲什麼不能呢？況且誰都知道她愛上你了。」

「誰對你說的？」

「有人說……我也看見過，當你和她在舞臺上試舞的時候。她愛着你。哦！人家不可以愛你嗎？我也愛你，沒有什麼……哦！」

「你胡說，菲莎。」

「這不是胡說，我愛你。噢，我知道你並不愛我，因爲你比別人更好。」

「你看吧，你祇是胡說！因爲我不愛你，我就是好人嗎？誰懂這種話呢？」

「啊，這是很容易懂的。你愛我，可是不是像別人那樣愛我。你愛我更甚於那些貪戀我的肉體的人。是的！你知道，即使你自己要我的話，我也不肯給你的。但是你永遠不願的。」

「爲什麼你這樣猜想呢？」

「因爲你甚至於不要那檢察官的妻子，雖然她是城裏最美麗的婦人。」

外邊，在走廊上，響起那值日伍長的叫聲來——「醒來！吃早點心了！」

突然間起了偌大的喧聲。人們來往地跑着。值日隊在營房前排列起來。每人手裏都握着一隻大鍋子或者茶碗，在雪上寒慄着跳走。門開了，進來的是那藝術家房間裏的僕人，一個有翹髭和鬚鬚的村人。「早安，義勇隊員先生們！」他這樣高聲地招呼那些睡着的人，他們自夢中驚醒了。

「早安，斯德發。」約翰代表全房的人回答。

那老年人從房角裏拿出茶壺來，然後急忙地去了。同房的人一個個地起了牀。那少女並不使他們感到慌窘，而他們的早浴也並不使他忸怩不安。她毫不慌亂坐在牀上，大家都離開了牀，除了約翰和還帶勻緩的鼾聲睡着的彼得。

「哦，菲莎，有什麼新聞？」凱欺孟問。

「沒有什麼異常的事。人家說，在歐羅巴、露西亞有反革命呢。」

「革命，反革命，政治的變動……但我們却依然留在這裏。」漢牟勒咕嚕着。

「噯！德國同志，俄國人對我們這樣優待，你還不滿意他們吧？」一個禿頭的矮子畫家帶着輕盈的微笑說。

「是的！他們用鞭打來款待我們。」另一個人喃喃地說，隨即割下一大塊麵包來，這麵包的顏色像麥在生長時的腐蝕土。

「伐爾加，你老是說胡。我們所受的鞭打是要使我們遲鈍下去的血氣從新振作起來啊！」

「孩子們！誰能對我說出最愚蠢的話來？」凱欺孟問，對伐爾加看了看。
一個人高聲叫了起來：

「世界上最愚蠢的東西就是伐爾加！」

「你該說話嗎？你再不能說更愚蠢的話了。」伐爾加突然驚惶地說，而沒有注意到這話不會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哄然爆發的大笑聲震撼了牆壁。不久那年老的斯德發帶了沸熱的開水回來了。每個人都傾注一點開水到自己的壺裏去。飲茶時大家沉默着。那少女站起身來。從牀底下把約翰的壺拿了起來，她放了一點茶葉進去，約翰拿了那鉛做的糖罐，把牠遞給那少女。

「你自己也喫一點。」

那少女把壺裏的茶攪了一回；然後倒了兩杯出來，一杯遞給約翰，另一杯小心地放在自己的膝上。

「哦，拿點糖罷，菲莎！」

「謝謝。」她撮了一塊糖，捏在手中，飲一口咬一點。「我也替杜希基先生預備一點罷？」

「可以的。」

那少女去找尋杜希基的茶壺，找到了，她便把茶預備好，然後輕輕地接觸他一下喚醒了他。

「杜希基先生！你的茶在這裏！」

「什麼！你要什麼？」杜希基說罷，隨即_也在牀上霍地坐了起來。

「喝茶罷，杜希基先生！」

「啊！是的！好，好……」他接了那少女的茶杯；但當他的目光遇見約翰的目光時，他把茶交還了。

「你不要喝嗎？」

「我沒有胃口。」

「是的，因為你昨晚玩了一陣。」

「是的，我玩了一會。」他把雙唇扭成畸形的微笑。

「喝吧，彼得！一點點熱氣不會有害的。」約翰敦促他說。

彼得重新拿了茶杯饕餮地喝完了茶。

外邊又聽出了大鬧聲，那俄國營長的粗聲命令着；

「排隊去搬木頭！快！快！」

「該死的！這樣早嗎！」凱欺孟表示不滿意。「哦，孩子們，工作去罷！」

凱欺孟是全房的領導者，他常常不得不以身作則。因此他第一穿上外衣，趕快走出了房，別的人躊躇了一會，都先後跟他走了。房裏祇留着巴特，杜希基和那少女了。約翰彷彿自尋快樂似地有節拍地攪着他的茶，哼着一闕悲曲。那少女走到火爐邊去留心火了。彼得飲完茶，把空杯子放在地板上，又躺下去了。他甚至一次也不看約翰一眼。

「這曲子是你新的歌劇裏面的嗎，巴特先生？」那少女開始說。

「是的，這是那主要的曲子。」

「幾時表演呢？」

「我還不知道幾時哩。」

「啊，我怎樣地想看牠呀！這一定是很好看的，正和第一次的一樣，不是嗎？」

「甚至於更好看呢。」

「甚至於更好看？噢！你真使我好奇起來了。」

「哦，你不久就可以看見了。」

「我不知道，大概我不久要到依古茲克去了。」

「做什麼？」

「去當兵。」

「哈哈！你當兵！什麼念頭呀！」

「這也並不好笑，」菲莎持異議地說，雙頰通紅了。「依古茲克地方現在正招收女兵保護民國呢。」

「你也要當兵嗎？」

「是的。我要當兵，我還可以做什麼呢？你說吧，巴特先生，我可以做什麼？我是一半的孤女。人家把我從中學校裏趕了出來。我的命運是注定的毀敗，可是我不歡喜慢慢的死。也許一顆慈善的槍彈會完結一切。不是嗎？」

「你現在太悲觀了。明天你也許說法就不同了！婦人的決意祇有一時的價值。」

「你錯了，巴特先生，因為婦人要做而且真正要做什麼事，即全世界反對她，她也總要做的。尤其是你不了解俄國的婦人，我知道她們。我也是她們中間的一個。」

「也許……」約翰自言自語地沉思着。

「一定的，巴特先生，一定的……你要逃避一個人，可是你要知道，如果她要戰勝你的話，她一定會戰勝你的。婦人是安琪兒和魔鬼合於一身的。她表現安琪兒或魔鬼的一面，那是常常隨機應變的。爲什麼你驚異地看我呢？你不相信我嗎？或者你以爲我在講一件奇怪的事呢？」

「不。全然不是。我驚異你。」

「杜希基先生，你也奇怪我嗎？」

「不。」彼得低聲回答。

「你看，杜希基先生不是比你更深切地了解婦人的心嗎？」

「我祇了解你那樣的婦人。約翰是了解另一種婦人的。」

「杜希基先生，你不是說他完全不了解他所認識的婦人嗎？」

約翰對那少女看了看，目光帶着責備的表情。彼得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很了解這目光的意義，因此想截斷這篇談話。

「菲莎！我要起牀了。」他開端說。

「起牀怎麼樣呢？」

「你看見男子脫衣不怕羞嗎？」

「哈哈！杜希基先生，你應該更真誠一點。你爲什麼不說，叫我停止說話走出去

呢？我原應走了，那末，再見罷！」

她走到門口去，在那裏又停了一會，回眸注視約翰一眼。「巴特先生，你惱怒我嗎？」

「爲什麼？」

「我惱怒了你罷？」

「爲什麼？」

「我剛才覺得我使你有有些不樂的樣子。請你恕罪！我太饒舌了」

「沒有什麼，菲莎，沒有什麼。祝你康健！」

那少女已經握住了那門的把手了，忽然約翰的聲音留住了她。

「菲莎！」

「什麼事？」

「你有兄弟姊妹嗎？」

「有的，可是很小，對作沒有多大用處。你舞臺上需要他們嗎？」

「不，不是！那邊桌子上有一包糖菓餅乾，拿去送給他們吧。他們一定很歡喜的。」

那少女婀娜動人地走到桌子邊去。她拿了那包裹，突然俯下身去吻了約翰的手。

「現在我真惱怒你了，菲莎！」約翰真正驚異地說。

那少女帶着幸福的微笑走到門邊，在那裏回頭對約翰微笑着說：

「你去惱怒吧，可是我終於吻了你的手！」

約翰怔視着那關上的門，諦聽那少女離去的步聲。

「犧牲者，可憐的犧牲者。」約翰在齒間自言自語道。

「和我們一樣的犧牲者，」杜希基接着說。「我記得起她，兩年前，怎樣手裏拿着提桶來收集殘餘的食物。那時她不過十三歲，幾乎還是未成年的少女。她用天真無邪的目光來看這世界，天真爛漫地在覬覦她的男子中間周旋着，這些男子像樊籠裏飢餓的掠奪獸看見一個小孩一樣看待她。肉！肉！於是他們就吃了她。」

「男子真是可惡的獸類。」

「人生真是可惡的殘忍的。她是戰爭的犧牲者。要不然，她也許已經是許多小孩的賢母了，而且可以無憂無慮地過她的一生了。」

「我不知道爲什麼，可是我對這不幸的女子總感到無限的憐憫。當我看見她的時候，我心眼前常常現出朶斯退益夫斯基的小說中的女主人翁：莎娜。你是知道我對於俄國人的同情的。」

「你對哪一個民族不同情呢？對每個民族都同情的。你是一個世界語學者也是一人個類一分子主義者。」於是彼得的雙唇上現出一輕盈的微笑來。

「不要嘲笑我！你知道這是我的弱點，在這一弱點上你很容易刺傷我的。」

「我並不要用我無意中的微笑來嘲笑你，可是你得原諒我，我忽然回憶起那個男人來。」

「那個男人？」

「你教他文字的那個，也就是他的妻子時刻都想和你調情的那個男人。我回想起最近城裏的一次演劇了，這真是人生的猶笑，那男人在舞室裏獨自帶着真誠的理想學習，而他的妻子卻在地下演員室裏和教員調情呢。哈哈！真是人生的猶笑！」

「不要笑！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我是永不會欺騙朋友的。」

「這我也知道，可是這總是惡魔的喜劇。因為這是喜劇，約翰。這裏面甚至於沒有一點真誠。那男人一點也沒有猜想到，或者也許他過於信任你的友誼，而你卻堅拒以自苦，哈！喜劇！」

「你又要做起昨天的……」

彼得默不作聲了。他回想到昨天發生的意外事，便愁雲滿面了。約翰略感良心的責備，默然無言地起了牀。他開始穿衣了。彼得躊躇了一會，也跟他做了。他們沉思地心不在焉穿着衣。約翰先穿好了，拿了外衣想離開房間。

彼得喚了他一聲，使他停住了。

「約翰！」

「哦，什麼！」

「我要和你講話，完全是正經的……我要把我對你的奇怪的行動解釋明白。」

「不必，彼得，你似乎有什麼原因。不過現在我沒有功夫，因為他們在屯營的劇場上等我去試演呢。」

「你一定要聽我，約翰，好使你了解我並且完全原諒我。」

「你不必解說！我早已原諒你了。」

「但是……我請你……」

約翰對他的朋友注視了好久，彼得用他的神情央求着他。他把外衣仍舊掛在衣架上，坐到桌邊去等他說話。彼得也走過來了。沉默了一會。約翰捲了一根烟，把烟遞給彼得。

「謝謝……現在不吸……我不知怎樣開頭，因為是一件討厭的事。」

「等下次有相當的機會再說罷！」

「不！不！我現在一定要說，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刺觸進我們的友誼上來了。」

「你太多心了。」

「不！不！我覺得的。況且你並沒有錯。一個朋友，為了一句全然不足觸怒的話而用酒瓶來攻擊他的朋友，實在應該受人鄙視的。」

「你老是言過其實，當時你有些醉意罷了……」

「完全不！我當時脾氣很好。但是你提起了我的母親，未免使我發脾氣了。」
彼得一時怔視着前面，彷彿正在找尋適當的開頭的話說，約翰無言，可是憐憫地觀察着他內心的掙扎。

「約翰！」彼得開始說，「你的心是善於了解別人的。你甚至可憐菲莎那個女孩子。你也了解我一些罷。你知道生活壓迫對於十之八九的人都是苛刻的。牠虐待了菲莎，又虐待你，還虐待無數我們同命的人們。那末，自然不足奇怪的，牠是不會寬恕我的。你知道，我未做演員以前曾做過牧師呢。」

「是的！我知道的，你已經說過了……」

「我是扯說的，我把上帝的聖殿改爲秦麗嫻的宮殿，這並不是因爲我愛藝術而是因爲我家裏的悲劇。」

「這我倒不知道。」

「我還是一個不行的牧師，正和我不行的演員一樣，因爲我不能原諒呀。真正的牧師應該對誰都原諒的，除了自己以外。而這一點我卻做不到，我沒有力量做這種事。演員是不原諒別人，而祇原諒自己。因此這種職業適宜於他。」

「你胡說，彼得。」

「不是指你而說的，我親愛的。你是例外。與其說你是演員，毋寧說你是牧師。你像

是一個奇異的爲大眾的利益而犧牲的傳道者，彷彿你要證明給世界看，利他主義不是社會上的欺人語。你是一個人。」

「不！我祇要做一個人，可是戲劇束縛住我。」

「誰沒有污點呢，反正太陽也不免啊！可是我要講完我的故事，因爲人家等着你……有一次，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走進禮拜堂去做懺悔禮，你總知道禮拜堂裏的懺悔椅的。這種椅子是很高的，那些小窗是有格子的，懺悔者的臉孔很不容易看出來，尤其是在灰暗的時光。我在椅子裏坐下來，我深坐在椅子裏，用肩衣遮蓋我的臉孔。那時候來了一個婦人，在她首先說話時，我就聽出我母親的聲音來。我本應該使她注意到我的，可是魔鬼似的好奇心捉住了我。」

「可怕！」

「還不可怕呢。可怕的事現在要來了。我把臉孔完全遮蓋起來，等待着懺悔禮的舉行……於是我不得不承認我的父親不是姓我現在的姓的，我所崇拜敬愛的母親是另一個男子的外婆……」

「彼得！」

「天曉得！不要可憐我，因爲我該得這種懲罰的。好奇就是一種罪過……當她作完了她的懺悔而等待赦罪的時候，她跪在小窗前，我一時狂怒之餘把木椅欄都搗毀了，狂聲地

叫道：「不能赦罪，永遠詛咒你！」

約翰「驚異的目光瞪視他的朋友。

「她暈了過去，我逃出了禮拜堂永遠不回去了。我改了姓名。幸運幫助我。在我被運命所投到的那個遠地方，我認識了一個有癆病的青年。他是一個孤兒，孤苦無助地活在上。我們在城外市區內同租了一所屋子。過了幾星期死神可憐他把他帶走了。我硬拿了他的居留證，而把我的放在他的袋裏，杜希基不是我的名字，而是那個已經長眠六年的人的名字……現在你知道我的悲劇了，你批判一下看！」

約翰的臉上有兩道眼淚滾滾欲墜了。

「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但是你也許可以可憐我……是的。」

「你……你；你的母親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也許她知道我已經死了，或者說得更確實一點，知道真正的杜希基已經死了。現在我想我也是死了。這倒是好的！」

「要是你們兩人偶然同去了呢。」

「這是永遠不會的。」

「你可以原諒她嗎？」

彼得想了好久，然後帶着突然的決意回答道：

「永遠不！我不能原諒婦人。奇怪的性情，但是我就是這樣，我覺得最可惡的獸類就是貓。貓是善於獻媚的，狡猾的，虛偽的，不忠實的。一切的惡都隱藏在牠裏面。如果在某個婦人心中找到了這種貓樣的性情，我便深恨痛絕地離開了她，而且永遠不會原諒她。」

約翰溫和地微笑了。

「彼得，你對於你說的話自己也不相信罷。你又要言過其實了。其實你也是愛婦人的。」

「我狂愛她們，而這就是我的致命傷，因為我遲早都要在她們心中找到那種貓樣的性情。」

「可是婦人可以救你一生啊。」

彼得高聲笑了好久，可是在這笑聲的爆發中祇有苦趣，而沒有什麼自然的快樂。約翰感到這一點。

「婦人是安琪兒，同時又是惡魔，菲莎說。」約翰使他回憶起來，然後握住了朋友的手。

「但她也說，她是顯露必需的一方面。」彼得繼續笑。

「如果她變成了惡魔，原因總是爲了男子。」

「哦，不見得常常如此。」

他們沉默了，彼得用一根點過的火柴來擦淨他的指爪。約翰不願遇見彼得的目光，所以祇是刮着窗上的冰花。彼得突然站起來，走到衣架邊去，從他外衣的袋裏掏出一瓶伏特加酒來，這瓶酒是他昨晚忘記放在桌上的。

「幸而這一瓶你沒有給菲莎。約翰，爲你的康健喝一口罷！」

「不！你知道我是不喝強性的酒類的。」

「那末爲了那檢察官的妻子的康健喝一點罷！」

「不，讓我去罷！」

「那末爲你妻子的康健喝一點罷！」

約翰用躊躇的手勢接了酒瓶喝了一滿口，這酒很厲害，他的眼睛發出淚光來了。彼得嬉皮涎臉地微笑起來，拿了酒瓶，自己想喝了。約翰捉住了他的手。

「不要喝，彼得！留給那些孩子們罷。這瓶伏特加是屬於他們的了。」

「喝一口！爲了你妻子的康健！」

「那末我爲令愛的康健喝一點罷。」

約翰不再固執了。彼得喝了一滿口。

「真有趣，約翰，你怎麼不問起我的真姓名呢？」

「你自己說，好奇是一種罪過。」

「你說的不錯，因為我看，你能夠用一種方法使我和我母親和解呢。」

「這不是我的事情。上天可以做的。」

「上天！啊，你這直率的人！」

約翰要阻止他繼續喝酒，於是把酒瓶從手裏奪了過來。彼得並不抵抗，帶着譏笑說：「在我看來，約翰，你誓願救我一生。我對你說，你不會成功的。我為什麼要生活，或者說得更恰當一點，為誰呢？」

「我卻希望你生活。你並不是那樣壞的。」

「有時你會使我懷抱生之希望，當我受了傷，孤單地躺在戰場上的時候。但我們現在不是在戰場上啊。」

「那末我們在那裏呢？」

彼得沉默了，輕浮地吹口哨。約翰好心地看着他的眼睛。

「我的事業已經破壞了，」彼得突破沉思而說。「我的事業已經埋葬在那城裏杜希基長眠的坟墓裏了。我們不但調換了居留證，而且也調換了命運。我現在可以做一個高級的牧師了。一個牧師區裏最富的人，而現在呢……」他又短峭地吹了一會哨，很有意義地。

「不要想你可以做什麼了，但求改過罷！」

「哈哈！你真是一 牧師，約翰，真正的牧師！你熟悉講道的方法呀！」
約翰神經過敏地轉過身來。彼得把手按在他朋友肩上，懺悔地說道：

「不要惱怒我，約翰！不要惱怒！……到劇 裏去吧！也許檢察官的美麗的妻子已經
不耐煩地等着你了！」

「今天不是她試演。」
一個人在叩門。

門開了，值日兵走進房來。

「巴特先生！有人托我轉信，說太太在劇場上等你去試演了。」

彼得勝利地微笑了。

「哦，我說了什麼？檢察官太太在劇場上不耐煩地等着你去試了演。試演！」

「今天你脾氣太不好。」

「我可以去了嗎？」值日兵問。

「等一會，巴可喜！」約翰說，從桌上拿過瓶 遞給他。「哦，喝一點！」

「謝謝，義勇隊員先生。」說了他喝了。

約翰很快地拿了外衣，離開了房，可是他還聽得彼得的叫聲：

「代我向那漂亮太太致敬罷！」

三

新鮮的空氣咬嚼着約翰的雙頰。他很快地走過了無人跡的街路。那些傾蓋着冰雪的窗戶，似乎在無意識地看着他。他走過了這些窗戶，轉向另一道街去。路旁有一排營房，門戶大开着。牠們好像打着欠伸的地窖，正等待着犧牲者。他走了過去。遠遠地就望見車站，剛有一班火車向西駛行，過了八天牠就要到彼得格勒了，在他面前的路上，有一隊俘虜在移近來，背着粗大的樹幹。他們迎面用謙恭的叫聲招呼他。

「早安，巴特先生！去試演吧？」

「敬禮！那新劇幾時開演呢？」

「可以弄幾張入場券嗎？」

他對每句問語都盡力簡短地回答。有幾次停住了，和那著名的男子談話，因為他給了那些同命人許多優美的幾乎不可忘卻的時光。那俄國營長不住地叫着：

「快點！快點！」

那些同命人走過了。他繼續向劇場邁步前進，劇場已經在近處的一塊曠地上看得見。這是一幢可以容納一千二百人的木造的大建築。牠的裝備很是簡單，祇不過合乎西伯

利亞茂地的劇場的需要而已。以前這劇場是爲俄國軍人的娛樂而設的，如今那好心的司令官卻把牠轉給那些俘虜們去處置了，因爲缺少俄國藝術家和兵士的觀衆的緣故。約翰走上了那些闊大的臺階。走進一個寬敞的前房，那裏有泥磚和鉛做的巨大的火爐，把空氣烘得溫暖了一些。

從那觀廳的中部傳過快樂的高聲的談笑聲和鋼琴聲來。他開了門。喧聲和樂聲停止了。那些俘虜藝術家恭敬地在舞臺上等待着他們的指導者。

「你們在試演什麼？」他問。

「新歌劇裏面的唱歌和跳舞。」一個孩子臉孔的青年回答說，他是演員的領班者。

「音樂隊在那裏？」

「他們有事情到城裏去了。明天我們才可以由音樂隊伴着試演呢。」圍繞他站着的人們有一個解釋着說。

「那很好！我們來試演那劇本罷！」

「杜希基不在這裏。」

「斯德發，去找杜希基來！」

「我以爲不必去找他，因爲你也不能試演呢，」那擔任領班的青年說，嬉皮涎臉地向化裝室門斜視了一眼。「你那從城裏來的女對手等着你呢。」

「是嗎?!」約翰假裝驚異地說。

「是的!」

約翰走到化妝室門去，到了那裏，他指揮他們開始試演。

「音樂的節目過後，就試演第一場。別哈!請你代我?」

「就是!」

約翰開了門，立即看見一個婦人坐在一隻小小的鐵火爐旁邊，她像一隻顫抖着的小鳥，蹲在一堆快熄滅的火上面的樹枝上取暖。火爐裏已經沒有火了；平常祇是在表演的時候才生火的。約翰對那婦人凝視了一會。她甚至於沒有看見他進來，或者是假裝不見。她是嬌美的，俏麗的，像一座精細的磁做的女神。她雙唇上微露着青春的微笑，輕浮的金髮從她嬌小的帽邊裏舒展出來。

「你好嗎，太太?」約翰高聲叫道，使外面的人聽到這毫無意味的俗禮的致候。

「你好嗎，約翰。尤洛維基?」那婦人回他一句，隨即伸出她那蒼白而溫暖的纖手來給他。

約翰幾乎沒有接觸牠。那雙婦人的眼睛閃起柔光來。這雙眼睛裏不耐煩地蕩動着的火焰，使他心靈中起了逆意的反光。

「你可知道，我為什麼來的?」

「我連猜也沒有猜到。」

「今天我要到城裏去跳舞。人家邀我去參加跳舞會，這會是為了救濟貧兒而舉行的，我不能拒絕。」

「可是我們沒有新的舞呀。」

「沒有關係！我們跳跳『仙女和魔鬼』的舞罷。好嗎？」

約翰回憶「臺底下化裝室裏的情景來，那時他們也表演那同一的跳舞。他的心忽然顫慄起來。他默不作答，打量着那婦人的眼睛，那一對有生命的金剛鑽微笑起來了。

「你不願意嗎？……可惜，因為我已經答應了，而且代你答應了……因為我知道你今天不會表演給俘虜看……我又想在快樂的伙伴中間也有趣，那裏人人都敬愛你……而我……」

那婦人撒嬌地咕嚕着，可是約翰固執的沉默的使她慌亂起來。

「你爲什麼這樣注視我？」

「我並不看你卻看你的心靈。」

「奇怪！」她忸怩地紅了臉。「哦，那末你看了牠沒有呢？」

「是的，因為牠就在你的媚態裏，而且從你眼睛裏閃出光來？」

約翰陡然改變了聲調。他臉上現出怒火來了。

「你爲什麼說謊呢？」

「可是，約翰。尤洛維基，你想的什麼呀？撒謊嗎？呸！什麼話！」

「是的！你撒謊！你撒謊！你祇是謊說今天有跳舞會，好使你可以引誘我到我家裏去。你的丈夫在那裏？」

「他清早就動身到多哥薩伏斯克去了，他在那裏有公事呢。」

「那末你撒了謊了！」

「不，不！我並沒有撒謊，因爲的確有人邀我去參加……」

「可不是今天晚上。是嗎？」

婦人低垂了眼皮，帶着求恕的微笑低聲說：

「跳舞會要一星期後才舉行。」

約翰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帶着交替的感情看着那婦人；她戰兢兢地舉眼望他，帶着嬌美的慌亂微笑着。

「你惱怒了嗎？……約翰·尤洛維基，不要動怒！……我知道我撒了一點謊。」

「撒一點謊？你會得怎麼巧妙地解嘲呀！」

「好吧，我撒了謊，可是……約翰·尤洛維基，你不應該惱怒我……我要看見你……」

「你以爲你丈夫不在家就是最適當的時候了嗎？」

「不要責罵我，因為憑天而說，我要走向廣大的世界裏去了！」
約翰怒氣勃發了。

「走！走開！可是不要替我玩弄出笑話來。」

「我嗎？我卑躬屈膝地在一個俘虜面前求愛，難道算是鬧笑話嗎？我忘卻了一切。不願一切自願被人醜詆，算是鬧笑話嗎？我不願忌旁人的誹謗，到你這裏來替你解除舉目無親的孤寂，難道算是鬧你的笑話嗎？到底是你鬧笑話還是我呢？我們誰在鬧笑話呢？」
婦人開始嗚咽了。約翰覺得自己軟化了。他那暴君似的神情變得央求似的了，他的聲音興奮地顫抖起來。

「太太！」

「不要老叫那可惡的『太太』的稱呼！」

「哦……那末好的……客脫雅！……」

「再叫一聲！」

「客脫雅！」

「再叫一聲！」她帶着眼淚微笑了。

「噯！不要孩子氣！」但他自己也阻不住他雙脣上浮現出來的微笑。

「再叫一聲！再叫！再叫！再叫一次，再叫一次！」

「客脫雅！客脫雅！客脫雅！……你滿意了嗎？」

「不十分滿意！」

「你還要什麼呢？」

「接吻！」

約翰走到門邊，在那裏用冷淡的口音回答：

「我馬上回來。我妻去對我代庖人說幾句話，然後伴你到車站去。」

「徒然的效勞！」她撒嬌地做着鬼臉說。「頂早的一班火車到下午才開哩。我要留在這裏。」

「你會受涼呢。」

「沒有關係。至少我不必長久受苦了。」

「這是毫無意義的婦人的浪漫思想。」

「你正像包梯發太太的約瑟夫一樣浪漫的。」

「這句話是你從杜希基那裏學來的。是嗎？」

「我記不得，也許是的。不過這總是一句中肯的話。」

「昨天他是你的客人呢！」

「是的！……你爲什麼不來，先生？」

「我有緊要的事務。我新著的劇本裏兩隻歌詞還沒有完成。」

「因此你把我送給你的一包東西給了那蕩婦嗎？」

約翰紅了臉。

「誰說的？」

「沒有人！我從車站來的時候，碰見一個女孩子我認出了她手裏拿的包裹就是我的。」

我阻住了她，猜想一定有些不妙，所以就詰問她。啊，她怎樣傲慢地對我微笑啊。」

「你不該對她說話的。」

「謝謝！要是這樣，那邊所有的人都要譏笑我了，因為你先生連包裹的東西也不看，

竟忘卻了我放在裏面的信呢！……你想！」

她從她皮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遞給約翰。他全然慌亂了，躊躇了會，接了信。

「我的不幸的信呀！我的愛情的戀念的呼聲，而你卻把牠投給一個蕩婦了。你想想不出你使我感到怎樣的苦痛呢。你深深地冒犯了我。——婦人也許可以原諒這種事情的，倘使她的愛情比這種冒犯更深切，可是忘卻——是永不會的。」

約翰失望地絕叫起來。

「你要我的什麼？」

婦人覺得自己必得勝利，享受着男子內心的掙扎，微笑起來。

「沒有什麼，巴特先生！我祇要同你談談話。沒有什麼，巴特先生，祇要談談話……祇要談談話。」

約翰突然把門開了，喚斯德發來。那老人應命來了，停在他面前。

「斯德發！你回家去對杜希基先生說，我請他馬上到劇場上來，你懂了嗎？快點……你還得要叫火夫到這化妝室裏來生火。你再到軍官的廚房裏去叫三客飯來，你懂了嗎？三客……錢在這裏。不要忘記拿了檯布和盆碟來！你懂了嗎？」

「懂了！杜希基先生，化妝室裏生火，三客飯，檯布，盆碟。」

「好，斯德發！聰明一點！」

老人走了，在鬍髯底下喃喃地說了些話。

「爲了婦人多麻煩啊！」

約翰關了門。婦人帶着詢問的、光等待他的解說，因爲她不懂得他們的談話，這是用匈牙利語講的。約翰坐到一張有墊子的靠椅上去，帶着一種報復似的挑戰似的微笑，過分謙恭地說：

「太太要和我談話，可惜我功夫不多不能應命，我爲表示懇懇起見，請了一位代庖來，杜希基先生不久就在這裏，你可以隨便怎樣處置他的。」
怒意把她的雙頰染成了玫瑰色。

「你真是會得演喜劇。」

約翰站起身來，深深地俯下身來。

「你說的不錯，太太，我因為有這種職業而覺得很驕傲呢。」

「可是你不但在舞臺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的。」

「你使我不得不然呢。」

「我？」

「是的！我已經多次對你說過，我是愛我妻子的。這並不是喜劇，你是嬌美的，豔麗動人的，你自身就是『誘惑』的化身，但我卻必須用種種可能的方法來竭力遏制自己，那已經是一種喜劇了，因為我一見你，我的血便要叛逆起來，沸騰起來，要求什麼了，而不見你的時候，血激流動更其厲害。但是有一次我聽得一個老人說，自制會使一個人強壯起來。現在我正在鍛鍊。」

「祇有老人會說這種蠢話。」

門上有叩聲。火夫來了。

「先生叫我生火罷？」

「是的！你在這種凍冰的空氣裏也許要受涼呢。我們還得在這裏吃午餐。斯德發快從軍官的廚房裏拿飯來。我定了三客飯。」

「我不要吃。我也有一定的主義的。永不接受仇敵的東西。」

「你當我是你的仇敵嗎！爲什麼？」

婦人對火夫看了看，約幹懂了她的意思。火夫是一個平常的鄉下人，肥胖的雙頰飽滿的健碩的青年。他講話是用土語的，因此別人幾乎聽不懂他，他在火爐邊蹲下來，很慢地彷彿他要替小孩造一幢小屋似地，把木片一片一片地放到爐裏去。

約翰爲解開這悶葫蘆，對他說話了。

「哦，郁菊，有什麼新聞嗎？」

「沒有什麼，先生！」那孩子回答，在他短衣所有的袋裏找尋火柴。「我忘記帶火柴來了！」

「火柴在這裏！」約翰說了把自己的火柴遞給他。

「有人說，又有許多俘虜來了。」

「幾時？」

「我剛從朋友那裏聽來的。也許住在劇場近旁的營房裏。」

「啊哈？我知道了，到劇場來的時候，我看見幾個營房，都開了大門預備新來的人進去住呢。」

「人家說，俄國人在兩三個月以前把他們捉來的。」

「大概這裏面有我們的同鄉呢。」

「嗯！」他同意着，隨即鼓 全副氣力來吹火了。「耶穌來點着這木頭罷！木頭都是潮溼的，正像我洗澡後的襯褲！」那孩子咒詛着說。

婦人向約翰耳語地問：

「他懂俄國話嗎？」

「不知道。我可以問問他。郭菊，你會講俄國話嗎？」

「不會多講……該死的，這種木頭從那 樹林裏砍來的！總是燒不着火……俄國話我懂得不多。」

約翰轉向婦人翻譯着說：

「俄國話他講的不多，懂的不多。」

「他是鄉下人嗎？」

「是的！——」

「他看來是怎樣健壯啊。他像家畜那樣生活，無思無慮，不必自討煩惱……啊，我怎樣地願意做這種沒有感覺的人呀。」

「你錯了，你以為腦經簡單的人就沒有他的煩悶和憂慮了？他們也會像你一樣愛人而且忠實於他之所愛呢。」

「哈哈！你看我太愚笨了！……你問問他，他愛不愛俄國少女？」約翰微笑着滿足了她這奇異的願望。

「那菊！太太問你愛不愛俄國女人。」

「還算愛的。」

「還算愛的！」約翰傳話了。

「問他歡喜我不？」說了，她獻媚地對那孩子微笑起來。

「太太問你歡喜她不？」

那孩子一時對婦人的笑臉看着，咋舌作響，搔了搔耳朵回答說：

「嬌美的人，可不是給我的……她的鼻子像我的在曲拉賽爾凡尼的未婚妻……不過她更美，我想。太太的手不是爲擠牛乳用的，也不是爲做日常的麵包的。」

他停住了話，繼續使勁地吹火。約翰把那好孩子的意見重說了一遍。

「他以爲你不及他在曲拉賽爾凡尼的未婚妻來得美。你的手不配擠牛乳烘麵包。」婦人愉悅地微笑了，從她的錢袋裏拿出錢來給了那孩子。孩子把鈔票捏在手裏，不解地忽而對那婦人看，忽而對約翰看。

「我感謝你的誠實。」她說。

「她要的什麼？」孩子問。

「太太感謝你的話。」約翰解釋着說。

「我願意這樣說的！」那孩子頷首應諾，把錢小心地放在他的雜記簿裏了，然後繼續吹火。「聖女可憐這火罷！」

門開了，走進來的是演員的領班。他恭敬地向那婦人行禮，低聲地和約翰接洽事情，話時他幾次向她瞟了幾眼。

那婦人忖想他們在講到她。

「他要的什麼？」她問約翰，對那紅着臉的少年和藹地微笑。

「關於演戲的事情，太太。他請我傳達他的意思，他在那新劇中擔任女主角，舞女。他要一套新的好看的舞衣。」

「呀，很好。今天晚上你可以在我的服裝裏隨便挑一件給他。」她說，對約翰的眼睛注視着。

「今天晚上嗎？」

「是的！你本來要參加跳舞會的。你答應了。不是嗎？」

約翰慌亂地囁囁着。

「是的，不過……我……」

「沒有什麼『不過』。你說『是的』，大丈夫說話是要守信的，不管願意不願意。」

說了她雙唇上浮現出勝利的微笑來。

約翰低頭降服了，轉向那少年去。

「今天我要到城裏去，替你挑選一套舞衣吧。」

「選一套肉色的！這個顏色很適合我的棕色假髮。還請你替我買個臂環。臂環可以使手臂顯得細一點。」

「好，好。我留心就是。」

「還有，親愛的指導員，不要忘記替我買萊希納脂粉，因為這裏所預備的連剛修過的臉孔也遮不滿呢。我要使人拜倒呢。」那受人寵愛的少年誇耀地繼續說。「是的！我還沒有告訴你，潑洛凱欺隊長買了一雙金繡的鞋子，使我非常驚異。這雙鞋子是高跟鞋的，穿着脚就小了許多。」

「好，好。」

「你心情不好罷，我親愛的指導員？」

「是的，可是……」

「我懂了。快點，我親愛的！」

他佯笑着向婦人行禮，握了握約翰的手，隨即走了。門關上了。祇關了不多時，因為又開了門伸進頭來：

「親愛的，要是可以，挑選那件太人在上次舞會中穿的裸胸舞衣。這件舞衣把曲綫表現得很動人。不要忘記！」

「好，好。」

門又關上了。約翰轉向着那婦人，她這時站在衣架前看那些假裝的婦人臂部和乳房，這些是表演時用繩繫在男演員身上的。

約翰在她背後立定了。

「太太，你可知道，我們就是這樣對自己虛偽而使我們陶醉在幻想裏面，因為現實的幸福已被人生搶奪去了。」

「即使人生把幸福送給你們，你們寧願把幸福建築在幻想上的。這就是你們的悲劇。」她帶着悲哀地微笑說。

「是的！真的！俘虜的共通的命運啊！」

「但不是人人都是幻想家。」

那孩子終於成功了。爐中的火熊熊地燃燒着了。他又放了幾塊本頭進去使火焰更烈，然後他站起來要走了。他在那一對沉默的人前停了停，彷彿要說什麼話。約翰覺察了他。

「你要什麼，郁菊？」

「我祇要對太太說，沒有一個俄國少女能使我忘却我那在曲拉賽爾凡尼的未婚妻的。」

俄國婦人是給俄國男子的，匈牙利婦人是給匈牙利男子的。」

那孩子離開了房間。

「他說的什麼？」那婦人好奇起來了。

「他代我回答你了。俄國婦人給俄國男子，匈牙利婦人給匈牙利男子。他還說，沒有一個俄國婦人能使他忘却他的未婚妻。你可知道，鄉下人也有他的幻想和痛心的戀念。」

婦人神經質地把舞衣的一角撕下來拋在約翰的腳上。

「你看！你們這種人在人生前面跑過，但是你們的幻想，終於要像這徒然的幻想的產物一樣被破壞的。」

「客脫雅，你太不公平了。你在評判一種你所不了解的感情了。」

「我爲什麼不了解？」

「因爲你從未真正地戀愛過，從未自願犧牲帶着痛心的忠實去戀愛。」
婦人哭了起來。

「你爲什麼哭呢？因爲我的話刺中了你的心，你觸感傷情嗎？」

婦人突然地抱住了約翰，熱烈地嗚咽地訴苦。

「你控告我，約翰。我受苦得可怕極了……你爲什麼說我不了解愛呢？……說我不了解那種犧牲自己而痛心地忠實的愛呢？」

「因爲你只懂得肉慾。」

「你錯了！我對你說。我愛你不能離開你，我可以放棄一切，放棄所有的人……」

「除了我，客脫雅，是嗎？這就是你的大錯。」

「不要惱怒我，約翰·尤洛維基，寬恕我！」

「我並不發怒。」

「吻我！祇要吻我一次！」

約翰竭力想從那雙緊抱着的手臂裏掙脫出來。他終於掙脫出來。婦人把他的頭愈拉愈自身，幽咽地微語着：

「吻一吻，約翰！……祇要吻一吻……祇要短短地一吻。」

約翰的雙頰灼熱地紅起來了。他忘却了自我，把那婦人緊偎在懷裏。

叩門聲響了起來，婦人假裝冷漠的樣子，兀自玩着一件劇裝的羅帶。約翰開始來往地在房裏踱步。

叩門聲繼續着。約翰高聲叫了起來：

「進來！」

杜希基走進房來。他對兩人都看了一會，然後帶着幾乎感不到的譏諷說：

「似乎我來得不得其時，阻擾了你們的試舞。可是，約翰，原是你叫我快點到劇場來

的。」

約翰感到話中的譏刺，但假裝沒有感到。

「你來得很湊巧呢。」

「我也這樣想。」彼得說，壓制着他那幾乎窒息的笑意。他向婦人轉過身來。「你好，太太。我甚至不敢希望我會這樣快地重會到你。」

「你好，杜希基先生。」說了她伸手給杜希基。

彼得俯身吻了那纖美的手。

「你看！約翰。尤洛維基，杜希基先生才是真正豪爽的勇士。他不像你那樣連手都不吻的。」

「約翰！約翰！你甚至於不吻太太的手嗎？啊！啊！啊！」彼得眉宇軒昂地責備着說。「你看！我的朋友是這樣的。原諒他，太太……像太太那樣雪白的手你也不吻，不覺慚愧嗎？假使我在你的地位，我要從早吻到晚上呢。」

「怎麼辦呢？我就是那樣的人！」約翰說，似乎是被激怒了。

「熊！他真是一隻熊，太太。相信我！我是他的朋友。我很知道他。」

婦人嫣然一笑；彼得也笑了，因此約翰不由己地跟着他們笑了。門前有靴子的窸窣聲。年老的斯德發送午餐來了。他敬地開了門，像演劇那樣泰然

地宣告：

「午餐預備好了！」

「那裏，斯德發，那裏？」彼得和約翰異口同聲地問。

「在我手裏，」那老人很嚴肅地回答。

約翰和彼得走上舞臺去拿桌椅。演員們都已回家了。那老人把鍋子放在火爐上，從袋裏拿出食具來，從外衣裏拿出那些留心地在檯布裏的碟子來。那婦人把自己的帽子和皮衣掛在門上一根釘上。

彼得和約翰帶了一張桌子和三把靠椅回來。他們很快地把檯布鋪在桌上，把盆碟和食具放在上面。

那年老的斯德發站在爐前默然無言地等待命令。但約翰准他離去了。

「斯德發！你可以回家去，過幾點鐘再來拿東西。你懂了嗎？今天我還要進城去。我的晚餐給了伐爾加先生吧。他常常不願意叫晚餐來吃的。」

「是的！我回家去，回來拿東西。你要進城去，晚餐拿給伐爾加先生。我懂了。」他行了禮便走了。

約翰很謙卑地叫婦人坐在自己旁邊一張椅子上，然後自己坐下來。婦人拿了湯匙還站在舞臺。

「你可允許，約翰。尤洛維基，我來做女主人？」他狡猾地說；「我曾經說過，我不接受仇敵的東西，可是我沒有說過，我不給任何東西給仇敵。」

約翰微笑了，把碟子遞給婦人，婦人拿了一匙湯給他。

「婦人的理論，常是娓娓動聽的。」

「婦人的理論常是動聽的，但老是錯誤的。」彼得說，把他的碟子推到婦人面前去。她自己也吃了一點湯，然後坐下身來。他們默然無言地吃了幾分鐘。突然間，當熏肉送上來時，彼得跳了起來，從外衣袋裏掏出兩個瓶和三隻杯子。

「啊，我真笨！我幾乎忘卻了酒。」他叫了起來。

「你的酒從那裏來的？」婦人問。

「從我自己的酒窖裏，這酒是醫生營房做的，但怎麼做的呢？祇 乾葡萄加點糖和水就成了。這是我們勇敢的醫生們的特產。」

「現在我懂了，那些醫生和你們的牧師爲什麼每月都買這許多乾葡萄。」

「啊！牧師！我們能幹的牧師！他是一 奇特的人。我很尊敬他，尤其當我不是被迫而見他的時候。他是真正虔誠的人，他翻着魔鬼的聖經，紙牌。他像河馬那樣喝酒，他私慈善事業的捐款，他打那些不幸的士兵，他們祇不過因爲下雪沒有看見他，所以沒有照我矩行禮，他每天夜裏很……」

「哼！哼！」約翰佯作咳嗽警告他。

「很規矩地避免世俗的享樂。哦！」

「你觸怒了他了，杜希基先生。」

「我並不觸怒他，不過我對他是深恨痛絕的……這熏肉味道真好，不是嗎？……啊！我真笨。我又忘記了一件事情了……倒酒，這是我的義務呢。」他把杯子斟滿了酒，然後舉出自己的杯子來。

「太太！親愛的朋友！今天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一八年！」約翰飲完了一杯，坐下去了。

那婦人和約翰笑了起來。

「你是能幹的雄辯家，彼得！不是嗎，太太？」

「不要請問這位太太！他和你意見總是相同的。」

「並不總是相同的！」她抗議着說。

「常常如此，太太，可並不是對於一切事情都如此的。」彼得固執着。

那婦人紅了臉。約翰對他的朋友責備的目光看了一眼，彼得傲慢地忽而對他看，忽而對她看。突然間，彷彿得了什麼新意念似地，他站起身來，走向門去。

「你到那裏去？」約翰問。

「到那裏去！火快熄了，我們這裏木柴不夠。我馬上回來，你們兩人在一起總會厭倦罷。你甚至於還沒有講，今天你要進城去參加的跳舞會呢。是的！你今天要表演的什麼？」

「仙女和魔鬼。」那婦人急忙回答，以避免約翰的老實話。

「啊！這是很動人的舞呢……真是動人的舞……約翰很歡喜牠……哦，我馬上就回。」

他去了，婦人帶着求諒的目光對約翰微笑。他慌亂地把目光轉向天花板。

「你爲什麼說謊呢？」

「我祇說了一點謊……祇有一點我是撒謊的……」

「你知道我要老實對他說罷。」

「可是不應該在現在說的。大有分別呢……我們還有時間可以想出一種說得過去的事……」

「但是爲什麼呢？爲什麼老是說謊呢？」

「你說的不錯，約翰！我們不要再說謊罷！我們相互對說一句『我愛你』罷！哦，說罷！」

「不！」

「爲什麼不？」

「因爲我不愛你。」

「你說謊，約翰……你有一點，大說其謊呢……」

她撫愛地拍着約翰的面頰。他容忍着這種撒嬌，深沉於幻想的觀察中。

「說罷，約翰，你說，我撒了一點謊，因爲我是愛你的……說罷！」

「約翰，我親愛的……說罷：『我撒了一點謊，因爲我很愛你，客脫雅……』」

「不，不，不！我不愛你，我憎恨你，因爲你要把我從我的人兒那裏奪去。我恨你，

因爲你偷取我的思想和夢想。我恨你……」

那婦人投入約翰的懷裏。

「咪啊嗚！咪啊嗚！咪啊，噢咪嗚！」彼得的聲音在外邊響了起來。

婦人重坐下來。她的臉色適勁地變化着，雙眼向走進來的彼得閃着光。

「你真會學貓叫，杜希基先生！」

「謝謝你。維我，可是我和真的貓比較起來，祇是一個拙笨的模仿者。」

約翰因怒意和刺激而紅了臉，用銳厲的聲音問他：

「你爲什麼學貓叫？」

「我在劇場上看見了一隻雌貓，」他匈牙利語繼續說，「今天夜裏將在城裏那扇窗

下像貓那樣叫着的人，你將給她一些什麼呢！

四

在藝術家營舍第十號房間裏，桌子是被移在房間當中了。一席歡愉地閒談着的人坐在。他們正在款待那些新到的同命人，這些人兩三月以前還是在遙遠的祖國裏，享受自由。

從對面德國藝術家的房裏傳過六絃琴的樂音和高大的歌聲來。漢牟勒並不在匈牙利人的房裏。他到他的本國人那裏去了，這些人也招待着新來的相識者。

彼得和約翰還沒有到，他們並不等候他兩人。因為斯德發已經宣告約翰整夜不歸。杜希基大概會來的。

桌旁坐着十一個來自匈牙利各處的俘虜。每個人都是典型的藝術家。凱欺孟，一個天才詩人，坐了首席，他左右兩旁坐着兩個客人。

凱欺孟眉飛色舞地做着手勢講述有趣的故事給那些驚異的客人聽，這些人剛從幾星期前起才開始吃俄國麵包的。

「……於是整個兵營被看守着了。那末怎樣脫逃呢？一個守兵荷着槍帶着銃劍站在圍柵的大門前。清早，我同別的一個人起了身。我們拿了幾隻雪茄煙匣，把牠們釘在一根做

成三脚的木桿上，然後拿了一管偶然遺留在某人的旅行袋裏的工程師用的皮尺，走到天井裏去。我們開始那齣喜劇了。我就當工程師，手裏握着簿子，不斷地做着筆記。我命令把三脚架忽而放在這裏，忽而放在那裏。那守兵對我敬地看着。其時兩別的人，一根長而有顏色的桿子和鉛線測量土地。守兵眯着眼睛看我們。我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大門邊。我們終於達到了。」

「那守兵呢？」一位客人不耐心起來。

「且聽！我拿一張紙給守兵看，我們在這紙上印了三戈貝（俄國幣名）錢的模型並且用俄國字母寫了些匈牙利的無聊話。守兵看了看，對於那印記看得尤其長久而且注意——他行禮把大門開了。我們繼續測量，我們這樣一點一點測量着而出了兵營。」

那些新來的俘虜笑起來，知道這個故事的老俘虜得意地微笑。凱欺孟繼續講下去：

「回來已經是，感困難的事了……那時是不准帶進任何東西來的，尤其肉類。俄國人似乎爲了接連的敗仗要想這樣地報復……我們在鄰村買了一隻豬……可是怎樣私運進來，便是一個問題！杜希基有一個很好的意思。我們這四面楚歌的一大隊，佔有十以上的營房，而且也有一個病院。手臂上帶紅十字布看護員常常有進出自由的權利。我們的狡猾就是根據這一點。我們把紅十字布繫在手臂上，又用兩根木桿做成一隻扛牀，把那屠殺了的豬放在上面，用一塊布把牠那鮮血淋漓的頭裹好，再用一個軍帽蓋住了頭頂。然後用軍

大衣遮蓋牠的身體；這樣一來我扛着牠回去了。杜希基和我做領導者，路上我們碰見了一個俄國軍官，他們對於我們這個新傷的同伴表示熱烈的關心。杜希基對他們講了一段動人的故事。那哥薩克隊長用刺刀傷了我們那不幸的同伴，因為他忘卻準時向他行禮。那兩個軍官相信了他，因為人人都知道那哥薩克隊長可怕的殘忍的本性。因此，他們憐憫地點了點頭，敦促我們說：趕快帶他到醫生那裏去……於是我們走了，急跑而去了！現在到了那衛兵站着的大門口了。願上帝保佑罷！哦，他一見那鮮血淋漓的身體，一句話也不說，就把大門開了。他還幾次用手作十字狀呢……這樣我們終於狡猾過了那沙皇峻嚴的制度了」。

凱欺孟講完了故事。大家縱聲大笑了好久。

俄頃，門霍地開了。杜希基來了。大家喝采歡迎。

「啊！你把約翰留在那裏了？」

「他到城裏去了。」彼得回答說。

「同那檢察官夫人同去。是嗎？——」莎拉斯，一個長鬚的畫家，說道。

「是的！」

「他不跟你同來，倒很幸運呢，因為否則我們要有十三個人了。」那顛頂的伐爾加表着他那迷信的意見。

「的確，十三個還差一個哩。」客人中間有一人證實着說。

「迷信中十三這個數目，誰是第十三到房裏來的，誰便要在這一年死去。」

「他遲早總要死的。」杜希基笑着說，別的人也笑了。

有人叩門了。大家都沉靜下來。他們雖然都是豪爽的人，卻也不由己地被迷信的感覺擒住了。

外邊站着的人繼續叩門。

「哦？進來罷！」凱欺孟許可了。

依查爾·斯端納的低矮而可憐相的人形在門檻上出現了。他是鄰近營寨裏一個買賣舊貨的俘虜。他笑着在門前站住了。

「好好地玩罷，義勇隊員先生們！好好地玩罷，義勇隊員先生們！好好地玩罷！」

「歡迎歡迎，依查爾！」彼得說。「你帶了些什麼來？」

依查爾把他的帽子留心地板放在地板上，從他的腋下拿出一條黑色的褲子來。

「你看！褲子！」

「啊！是的！」

「是的！褲子！我剛才躺在我的牀上幻想着，我躺在床上老是這樣幻想的。我忽然想莎樂謨諾曾經從軍官營裏拿一條黑色軍褲來賣。莎樂謨諾是我的助手和店夥。哦！我想

起幾天前巴特先生曾叫我找一條配合他的燕尾服的黑色軍褲來。我躺在牀上的時候，我對莎樂謨諾，對我的店夥兼助手說，我要到巴特先生那裏去把這條褲子給他看。很好！莎樂謨諾說。我躺在牀上的時候，我從我營房的窗口望到你們的房子，便見房裏火光輝煌着，我想，巴特先生也在這裏吧，所以帶了這條褲子來給他看。」

「巴特先生不在這裏，他到城裏去了，要到明天才回來。」

「沒有關係。這裏有杜希基先生代表他。杜希基先生或者巴特先生，那是一樣的。」

「不不不！」

「幾乎是一樣的。我要說。幾乎是一樣的！褲子就在這裏。你看，杜希基先生！完全是新的。」

依查爾帶着勝利似的眼光把褲子指給他看。杜希基看了一下。

「幾乎是新的，依查爾！不幾乎罷了！」

依查爾笑了起來。

「哦，自然不是全新的，不過一點沒有穿舊。」

杜希基看了看褲子，別的人在席間講着婦人的道德。客人中有一個年青的士官候補生，誇耀地講着他的戀愛冒險史。別人都津津有味地諦聽着。

「這條爛褲你要多少錢，依查爾？」彼得開始講價。

「爛褲！爛褲嗎？杜希基先生，你眼睛瞎了罷，倘使你把這條完好的褲子叫做爛褲。我從來沒有穿過這好看的褲子，連我們訂婚時也沒有穿過。你難道想我要欺騙你嗎？願上帝增加我家裏的人而永不讓我見他們，如果這不是好好的褲子的話。」

「好！可是要多少錢呢？」

「不過十二個盧布。祇要十二個。」

彼得把褲子交還他，想回過身來了。

依查爾拉住了他的衣袖。

「你願出多少錢呢？」

「你討價太多了。一個盧布也不要？」

「十一個，杜希基先生！十一個盧布，老實說，我不會有好多利益。」

「褲子祇值五個盧布，而我願給七個。好不好？」

「你以為我癡了嗎？委托我代賣的軍官一定要砍掉我的頭呢，如果我只賣五盧布。」

「七個，依查爾，七個。」

「哦，我的利益在那裏呢？」

「這條褲子不值這多了。這條褲子都是細孔，連天上的星也從孔裏數得出來。」

「天上的星數得出來？你說。從褲子的細孔裏嗎？這種精美的料子有孔嗎？」

依查爾把褲子抬起來想要放在燈火前，但他又放了下來。

「我情願做爛狗，倘使我能夠從褲子的細孔裏數得出星；可是我不願你說老依查爾是個壞蛋，所以情願把價錢放低，再對那軍官說，那條褲子是半送半賣地給了一個很窮的兵士。好嗎？我剛才說十一盧布。我現在說十個盧布罷。可是不要再還價了，杜希基先生，不要還價，因為你要相信我是虧本的，祇不過我不願失掉老主顧罷了。」

「依查爾！」彼得說，拿出他的錢囊來，給了他八個盧布。「這是八個盧布！要是你願意接受，把褲子留在這裏，否則你拿走就是。」

「啊！啊！你太固執了，杜希基先生！但是怎麼好呢？我很喜歡藝術家。我要對那位軍官先生說，那條褲子被一個俄國人搶去了。褲子你拿了罷，可是不要對誰說，我賣得這樣便宜。人家要嘲笑我呢。甚至於對沙藥謨諾，我的店夥，我也要說褲子是給俄國人搶去的。他要嚇一跳呢，要是我把褲子半送半賣了。」

「我不要你半送半賣。把褲子拿走，不要多說了。」

「啊！不要這樣驕傲，杜希基先生。我不願意觸怒你，祇不過安安我的心罷了。哦！」

依查爾把褲子放在巴特的牀上，拿了錢又俯下身去拿帽子。

「你可知道，你是第十三號到這房裏來的？」伐爾加對那將離去的舊貨商這樣問。

「啊！哦，我做了好生意呢，」依查爾畏葸地叫道，臉色失望似的。「我祇賺了三盧布，而且還要死呢。」

「不要怕，依查爾！我們大家遲早要死的。」彼得微笑地安慰他。

「但爲了第十三個而死，那又不同。」

依查爾呻吟起來，隨即走開了，彼得回到席上。那士官候補生還在那裏絮聒。

「是的！是的！婦人總是婦人！不但在俄國，不論什麼地方，都是世道衰。你以爲我們的婦人就是聖女嗎？完全不是！我們屯營裏，我有一個戀人。一個嬌麗的女人。一個真正的十足的女人！她很多情，永遠不會滿足的。如果有人看見她在街上，她彷彿是馬利亞，裝着一副溫柔的神情，扳着受苦似的嚴正的臉色，可是在家裏……在家裏她是不可抵抗的女妖精……」

「你講這種戀愛史不羞恥嗎？」彼得譴責地說。「在這裏我們有幾個是有妻子在本國的，這種幻想會使他們感覺難過。我不歡喜這樣誇口。況且誠實的婦人一直到墳墓都是忠實的。」

「你以爲我撒謊嗎？」那士官候補生挑戰似地辯着。「完全不是！在我上戰場以前，她還給我一個照相呢。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把像片給你看。你看，我說她是嬌麗的婦人並不是誇口。」

他從袋裏掏出一本日記簿來，檢了一會，把一張婦人的照片投在桌上。

「你看！你就相信了。」

大家好奇地看像片。

突然間房裏爆發出一個嘆息聲來。像電擊一般，來了一個驚人的叫喊：

「我的妻子！」

這可怕的叫聲響出以後，杜格勒，房裏最沉默寡言的一個，帶着狂野的神情釘視着照相。

「我的妻子！」他聲音嘶啞地哭着。

杜希基突然果斷地跳到士官候補生那裏去把他推到門邊。凱欺孟阻住了那狂暴的杜格勒，因為他盲目地狂憤地要向那士官候補生撲過去。開始了大搏鬥。有幾個人要遏制那不幸的人，他這時憤怒得用指甲刺進自己的身體裏去。別的人馬上趕走了那討厭的來客。

「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杜格勒重複着，狀極悲痛，忽而啜泣，忽而蹬足。他撕開了外衣，用指甲在裸胸上抓了血紋。

「杜格勒！用點理智罷！」凱欺孟使他鎮靜下來，並且竭力阻止他。「哦，杜格勒，我的朋友！」

「我的妻子！我的妻子！」

同樣的呻吟聲又繼續了幾分鐘。大家慌亂地站着，不知怎樣才好。

突然杜格勒跳了起來，奔向自己的牀位。牀上面牆上掛着他的合家照；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兒，中間是杜格勒自己。這像片是根據他一年前寄回家去的照像複製出來的。幾星期前他是何等歡喜，當他接到他合家照而且還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時候。而且他又是怎樣快活得流淚呀！

杜格勒把照片從牆上撕了下來，投在爐中。他怔視着那突起的火焰。誰也阻不住他。他重新回到牀上，從底下拖出他的軍用旅行箱。開了鎖，他從裏面拿出一包信來，這些信都是那婦人從遙遠的祖國寄來的。他狂暴地把信投入火中，帶着瘋狂的神情看着那些被忘卻了的忠實的誓言和虛偽的感情變成灰燼。

最後那束紙都成了灰。於是杜格勒一跳便到了門邊，在別人未能阻止他以前，向外面冰凍的黑夜裏飛奔出去了。

月光閃着銀灰色。雪地發着結冰的崩裂聲。

杜格勒踉蹌地急跑，把自己的外衣和襯衫先後拋在地上。杜希基追上去，但追不到他。杜格勒突然失掉了力，倒在冰凍的地上，開始熱烈地嚎啕大哭了。

「失節的淫婦！……失節的淫婦！」

杜希基終於追到了他，蹲在他身旁，那些拋棄的衣服遮蓋他的身體。

「杜格勒！我的朋友！……自制一點！」

「我要死了！讓我死罷！」

「胡說……杜格勒！用一點理智罷！」

杜格勒突然僵硬了。臉上有痙攣抽搐的樣子，雙手抓着地面，嘴裏泛着涎沫。

「杜格勒！杜格勒！我的好朋友！……叫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

杜希基呆住了，向四周默視。遠處現出一個人形來，他力竭聲嘶地叫道：

「噲！到這裏來！救命！」

那個人形急步走來了。

「快點！爲了上帝的愛！」彼得叫道。

那個人形開始急跑了。在黑夜的沉寂中聽得到杜格勒臨死似的喘息和走近來的步聲。

「噲！誰呀？」一個婦人的聲音問。

「是你嗎？菲莎？」

「是的！」

「快到營房裏去叫凱欺孟來！」

「有什麼意外事？」

「有的，有的，快點！」

「是巴特先生嗎？」

「不！杜格勒！」

菲莎來了，看見了那半裸體的不幸人，連忙把大氅脫下來投給杜希基。

「給他蓋上罷！」她叫着就跑。

從營房那面已有人來了。菲莎對他們祇說一句話：

「快點！那邊！轉彎的地方！」

她向藝術家營房跑去了。

凱欺孟和他的同窗們到了那轉彎的地方，把那不幸的同伴抬了起來。他們帶着他向營房跑去。杜格勒呼吸急促而艱難。

他們到了房間還沒有把杜格勒放下牀來，門便開了，菲莎帶了一個醫生走進來。

那俘虜醫生對病人看了看。

「癱瘓！」他短峭地說，隨即敏捷地開始使用他的手術了。

不久杜格勒回醒過來，但只有幾分鐘，一種不可抵抗的睡意立即使他闔上了眼睛。他勻緩地呼吸起來。菲莎在牀沿上坐下對他憐憫地看着。

「祇要充分的休養！不得有任何刺激！」醫生吩咐說。「明天我再來。」

醫生去了。房裏祇有沉重的靜寂。那些同命人默然無言地坐在牀上。菲莎柔順地，幾

乎不接觸地，撫摩着杜格勒受傷的額額！他在睡覺中幾次發出呻吟。

彼得坐到桌旁。他的目光對那遺忘在桌上的照片長久地凝視。在他那疲憊的頭腦中，思想在相追逐着。他回憶那時常誘惑他的往事。他憐憫地轉向那病人，從桌旁站起身，走向牀邊。

他停了一會。他雖然被自己的情感支配着，卻依然竭盡溫柔地向那少女的前額俯過去他。

那少女驚訝地看他。彼得未免慌亂了。

「你真是一個好女孩，菲莎！很好。你有良心呢。」

那少女什麼也不回答。

「我吻了你的額，你惱怒嗎？」

「我感謝你，杜希基先生。……我很感謝你。」

她悄悄地哭泣。來。彼得回到桌子旁，把照相捏在手中低聲喃喃着，自言自語地：

「有許多婦人，起初大家認為理想的明燈，到後來才知道祇是田間的木虱。」
他把照相放在袋裏，然後向同房的人們警告地說：

「關於這個事情，一點也不要對約翰說！」

五

火車開始蠕動起來。車廂裏很寒冷。那煤氣燈映着眼，照亮了車廂內部。一層厚厚的花傾蓋着車窗。

約翰緊緊地蜷伏在一個角隅裏，默然無言地怔視着那車廂門上銅鏽的把手。那婦人緊緊偎着他取暖。

他們對面坐着一個肥胖的鄉下人，正在瞌睡，發着鼾聲。

「約翰·尤洛維基，你總要使他停止鼾聲。」

約翰撅嘴低聲吹哨。鼾聲低了一點，那婦人笑了。

「你很巧妙，約翰·尤洛維基。我也要這方法對待我的丈夫了，他老是鼾息得可以的。」

約翰低聲地說：

「在我的房裏你有什麼辦法呢。尤其是伐爾加打鼾的時候。他睡覺時像是在剝着狐狸。」

檢查員領着一個巡查兵來了。

「護照，先生們太太們！拿出護照來！」

約翰把護照給他看了。護照和車票都沒有問題。

這時那巡查兵搖了搖那個瞌睡着的鄉下人。

「喂！醒來！拿出護照來！」

那鄉下人睡眼惺忪地從袋裏掏出一張污舊的厚紙遞了過去。當那巡查兵看牠的時候，那鄉下人又睡着了，可怕地打起鼾息來。

那婦人用手指塞住了耳朵。那巡查兵和檢查員笑了起來。

「票子，先生！票子！」檢查員搖他。

「哦！什麼！」

「票子，先生！」

「啊哈，快點……快點……」

那鄉下人搜尋了好久，才在一隻內衣的袋裏找出車票來，那隻袋也就是他保藏他的錢的地方——一盧布和三盧布的鈔票同時從那袋裏落了出來，約翰拾了起來，放在那貪睡的鄉下人手裏。

「哦！你要的什麼？」鄉下人問，對那些鈔票疑惑不解地看着。

「你的錢！你讓牠們跌下來了！」

「是嗎？……我的錢？那很好！」於是他把鈔票塞進褲袋裏去。巡查兵和檢查員很快地去了。

那鄉下人立即睡着了。鼾聲又開始了。約翰微微吹哨。鼾聲止住了，可是祇有片刻光景。那婦人神經過敏起來。

在那整半點鐘的路程上總是這樣的。

火車停在那個小車站上了。那婦人急忙走在前面。當約翰剛要跟她走的時候，忽然一人的手拉住了他。

約翰轉過身來，那鄉下人向四周戰兢兢地看了看，對他用匈牙利語耳語地說：

「同志！今天不要進城！」

「爲什麼？」

「我不能多說，我說的已經太多了。」

「我一定要送這位太太進城的。」

「她是你的愛人嗎？」

「不。」

那鄉下人聳了聳肩，

「隨你做去罷！我不過好意而忠告你罷了，同胞。」

外邊那婦人正在等着。

「巴特先生！快點！冷極了！」她叫着約翰。

約翰仔細打量着那不相識者的臉孔。

「你是誰？」

那鄉下人默不作聲地解開了他的大氅，胸前露出一條紅帶來。他把約翰留住了一會，突然間他向對面走出了車廂，穿過鐵軌向鄰近一個樹林裏跑去，不久就不見了。

約翰不勝驚訝，預感着不幸地目送着他。

「巴特先生，你怎樣了？」那婦人關心起來，她已經回進車廂來。

「沒有要緊的事！」約翰心不在焉地說。

那婦人觀察着約翰的嚴肅的臉孔。

「發生了什麼事罷？」

「是的！發生了什麼事了，而我卻不曉得怎麼辦。」

「什麼事？」

「今天夜裏，城裏要發生事變了。大概是政治的變動。」

「那末怎樣呢？」

「我不知道，可是那個鄉下人是有布爾雪維克的徽章。」

「哦，這是很多人有的，倒也沒有什麼事。」

「但他警告我，叫我不要進城。」

「因此你害怕了！」那婦人說，在約翰聽來，這話中似乎略帶輕蔑的譏刺。

「我並不怕，不過預防不測，總比閉着眼撞到絕壁上去來得好一點。」

「那末你不願陪我到家了嗎？」

「我並不說這句話。無論將有什麼事發生，我應該陪你到家。今天你是在我守護之下的。」

他們出了車站，向城裏去了。

黑夜是沉靜着。繁星的微光在白雲中間閃閃欲墮。

約翰和那婦人很快地走過了那些杳無人跡的街巷。有幾次還聽見曳長的吠聲。

「狗不安：來了。」約翰低聲說。

「狗是夜夜都不安的。」她眼睛現出嘲笑來。

「不是夜夜都如此的。我已經有一百次在城裏遊蕩過了，可是城裏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死寂……你看這小屋。那裏面住着墨特佛尤克，就是那個老虎，這屋子每當黃昏總是有光的，而現在那些窗子毫無光明了，那老虎早覺得危險了。我敢打賭說，他已經不在城裏了。」

「爲什麼你把墨特佛尤克先生叫做老虎呢？」

「因爲他確是老虎。俄國兵士們給他取的這個綽號。我們，俘虜們，不過把這個中肯的諱名借來用罷了。從來沒有見過比他再殘忍的人了。他又殘忍又渴血。」

「可是那老虎倒有一個美麗的妻子和嬌小的兒子呢。你的朋友歡喜他的妻子。杜希基很同情她。」

「杜希基嗎？他祇不過同情那不幸的少婦和那小孩子罷了。當那老虎帶着他的家眷住在我們營裏當司令的時候，他就憐憫她了。當瑞士紅十字會的人們來參觀以後，忽然來了一個上諭，調他到城裏來了。」

「是的，我記得的，城裏大家對於這事都是議論紛紛的。」

「因爲種種殘酷的行爲，他不得不去職。他那最可惡的殘忍就是，他命令把十個住滿着俘虜的營房全部焚毀了。營房裏有三千以上的不幸人，患着紅疹的熱病，他們都死了，而他還誇口說，這是防止疫癘最好的方法。」

那婦人戰慄起來。

「你覺得冷嗎？」約翰問。

「不！……我恍惚在眼前看見那些不幸的人們，在被釘住的門後，在火焰裏暴死了呢……我們趕快走罷！」

他們急步走了。那檢察官的住宅幾乎是在城的另一端，他們還沒有走到一半的路程。從鄰近的一條街裏，十人組成的巡邏隊和一個隊長，突然向他們迎面而來了。

「你可看見，太太，巡邏隊人數比平常更多嗎？」

「是的！」那婦人回答。她的聲音裏聽得出一種不快意的驚訝。

巡邏隊停住了。隊長向他們叫道：

「護照！」

約翰把護照給他看。隊長看罷立即交還了，然後用手提燈照亮了那婦人的臉孔，對她看了看。

「哦，好！」

他對婦人行了禮，隨即對巡邏兵們低聲命令着說：

「走罷！」

巡邏隊走了，可是那隊長留了一會對他們耳語地說：

「快點回去，把門戶緊緊關好。不論誰來叫喊叩門也不要開！」

「要發生什麼事嗎？」那婦人問，隱不住她的恐懼了。

「反革命！……還不能確定，不過偵探說，布爾雪維克黨徒在城外四面逡巡而且圖謀攻城呢。檢察官先生在家嗎？」

「不！他還是清早就動身到多哥薩伏斯克去的。」

「嘿！可惜，因為那些黨徒正是從那方面來的。」
那婦人顫慄起來。隊長急忙跟他的兵士們走了。

「約翰·尤洛維基，我害怕了。」

「不要怕！」他說，「還沒有一定……我們趕快罷！」

「是的……我們趕快罷！」

幾乎跑步似地，他們走進了那條長街，在這長街的一端已經看見那檢察官的美觀的私邸了。他們剛剛走了幾步，遠處已有槍聲傳來了。

「你聽！事變已經開始了。」那婦人耳語地說，緊偎着約翰。

「也許這祇是無端的警告罷了。」約翰試欲使她安靜。

他們到了那屋子。約翰開了大門，把鑰匙交還那婦人。

「把大門留心鎖好！」他說，握了握她的手想告別了。

婦人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

「你要做什麼？」

「我要回去了。」

「在這種危險的時候嗎？」

「不要緊！你剛才以為我膽怯。我祇不過警告你有危險罷了，我祇爲了你而害怕。再見！」

「不，不，不！你應該留住！在這種時候屋裏要有男人才好。」

「大門鎖好了比我這毫無武器的人更可以保護你呢。」

突然間聽出了車馬雜沓的聲音，而槍聲也愈加頻繁了。街道的一端現出一隊人來。

「爲了上帝的愛！進來罷！」那婦人叫道，隨即把約翰拉進天井來。

隊伍的步聲愈加逼近了。約翰把大門鎖了。他留心塞住門門和門梢。婦人便去叩前室的門。

幾分鐘後，裏面響出朦朧欲睡似的步聲來。

「誰？」一個婦女粗聲問。

「開門，瑪露莎，開門！是我！」她回答說，同時拉着約翰的手。

門開了，他們急步跑進去了。

「把門留心鎖上，瑪露莎！」

她把大鑰脫下來拋開了。

「窗梢都扣住了嗎，瑪露莎？」

「是的！」那女孩子咕嚕地說。

約翰把自己和她的大氅掛在衣架上。

「茶已經預備好了嗎？」

「早已好了！」

「那很好。帶到客堂裏來罷！」

女僕走進廚房去，他們便走進客堂去。愉快的溫暖接待他們。

那婦人把電燈扭亮了。約翰站在房當中；他最先看到的，便是那丈夫的像片，彷彿在責罵他似的。

她噓了口氣，彷彿剛才放下了重負似地。

「全靠上帝！我們終於脫險了。」

約翰一句話也不說。他全神貫注地觀察着那個像片。

「你看的什麼？」

「你的丈夫！」

「那裏？」她問，不由己地一陣寒慄。

「那邊，牆上……你看他怎樣責備似地看着我們！」

「你真是神經過敏！」

女僕帶着茶壺走進房來。她把牠放在桌上，等着命令。

「你要做什麼，瑪露莎？」

「我要問，你要什麼東西嗎？」

「沒有什麼，瑪露莎，沒有事。你可以去了。」

女僕走向門去，但婦人阻止了她。

「瑪露莎，那小孩好嗎？」

「他有些不安，但一點鐘前已經睡着了。」

「你可以去睡覺了。」

「是的！」

那女僕依然不動，對她的女主人看着，彷彿有什麼話要說。

「你要做什麼呢，瑪露莎？」

「沒有什麼！……不過我做了一個惡夢！我看見先生在我夢中渾身血跡，這不會有好意思……我又看見你穿白衣，而且你還……」

「我不歡喜你講你的夢。」那婦人打斷了她。

「好，」那女孩聳了聳肩，彷彿對自己說：「血身和白衣就是不幸……我的祖母已經年老，她常常說，夢是預言命運的……我祇想告訴你……」

她離開了房間。

約翰還站在房中。他心裏起了迷信的感覺。那婦人本能地猜出了他的感覺，走過去溫柔地抱住了他。

約翰用一種溫文的抗拒掙脫了那圍繞着的雙臂。

「你的丈夫在危險中。這是我感覺到的……人家迫害他，我是覺得的。你不覺得嗎？」那婦人站了一會，彷彿被一種可怕的暗示所刺激，過後又神經質地笑起來，走到桌邊去倒茶。

「我覺得冷，我要喝一杯茶，你要牛奶茶嗎？」

約翰沒有回答。他悄然地坐下，看着那桌布的裝飾，一朵朵繡成的玫瑰，又大又紅，但因久經洗滌，已像血跡，至少在約翰的想像中是這樣的。

婦人把一杯熱氣蓬勃的茶放在約翰面前，搭了搭他的肩膀，使他從冷漠的心情中回醒過來。

「請用茶罷！」

約翰抬起頭來，他的目光碰見了那丈夫的目光。婦人帶着突然的決心走到牆邊，把像轉了一面。

「哦！那好了嗎？」

「你爲什麼把牠轉了過去？你爲什麼把牠轉了過去？」約翰問，聲音表示着恐懼。

「祇有死人的照相是反轉的……」

「約翰……」她叫着。

「把牠轉過來！轉過來！」

那婦人聽了這神經過敏的命令已經伸手到像上去了，忽然有人叩起大門來。她嚇慌了，僵硬似地站着。

大門重複着叩聲。俄頃，窗下聽出了急跑的步聲，外面有人在狂暴地打窗板。

「開門！」約翰叫道，從桌旁跳起身來。「瑪露莎！瑪露莎！開門呀！」

瑪露莎驚惶地跑進房來。約翰叫道：

「瑪露莎，同我來開大門！」

「你瘋了，約翰！你瘋了！你忘了那巡邏隊長所說的話了嗎？今天夜裏不論誰來也不可開門！」

「不論誰，是的，但你的丈夫，我們就得開門呀。瑪露莎，把鑰匙拿來！」那女孩走進前室去，那婦人阻止了她。

「瑪露莎！瑪露莎！不要大膽開門！」

外面的鬧聲繼續着，更強烈更急迫。

約翰強暴地把那女孩推入前室，拉開寫字桌抽屜。他在那裏尋找手槍。

外面鬧聲停止了，可是響起叫聲來，高大而狂野的呼聲。

約翰終於找到了手槍，跑到門邊去，可是婦人撲過去抱住了他的頸項。

「約翰！你要去做什麼？你要他們來殺死我們嗎？他們是野蠻的人！……約翰！瑪露莎；不要讓他去開門！我的上帝！」

「讓我，讓我去！你的丈夫站在大門前，他們在追趕他呀！我覺得的，我有預感：瑪露莎，把鑰匙拿來！」

瑪露莎站着不動，手裏拿着鑰匙顫抖着，哭了起來。

「怎麼辦？怎麼辦呢？」她呻吟着。

「噯！讓我去！」約翰叫道，用畢生之力推開了門。她倒在坐榻上了。

這時門外響起槍聲來，停了一會，更狂暴地爆發起來。

房裏發出玻璃被擊的聲音，那丈夫的像框從牆上跌了下來，玻璃打成碎片。

約翰向裏面望去，驚恐地叫道：

「你殺死了你的丈夫！你殺死了你的丈夫！」

迷信的感覺捉住了那兩個婦人。瑪露莎跪在聖像前面，哽咽地呻吟。那婦人在坐榻上掙扎着，同時扭着自己的頭髮。第三個房裏忽然響出小孩的啼哭聲。約翰狂了似的，僵硬地看着那丈夫的照像。這樣，頭部支着地板，像死人的覆面布那樣，橫在牆腳邊。

外面的鬧聲變得狂暴了。高兀的笑聲響過街道，而且還可以清楚地聽出一個人聲：

「讓他去罷，同志們！那你們不看見他已經走不上來了嗎？」

約翰清醒過來，走到前室去開門。瑪露莎跟他走去。那婦人到第三個房裏去看那啼哭的小孩了。

約翰開了前室的門靜聽着。

街上有許多人在高聲爭論。

「他應該跟我們同來！」

「你可看見，同志，他已經不能走了嗎？」

「可是他應該走，我說……在自由的夜裏，人人都應該跟我們走。」

這時有人高聲地唱着：

偶像倒於灰塵，

民意戰勝一切，

帝王終於敗倒，

平等終獲勝利。

歌聲終止，又響起槍聲來。

「讓我去罷，我說！」一個銳利的聲音說。一個人用腳跟猛蹴大門。「我們去罷！」

外面的隊伍帶着高大的笑聲走去；於是歌聲由槍聲伴着響起來：

同志們已得勝利，

心中滿貯着希望；

紅旗在四面飄揚，

貴族們戰慄不止。

歌聲漸漸移近來。約翰走向大門去。瑪露莎跟着他走。

「把鑰匙拿來，瑪露莎！」

那女孩把鑰匙交給他。他把耳朵假貼着大門。

「你聽，約翰。尤洛維基！」她顫聲地說：「他像臨死似地喘息着，彷彿要從喉嚨裏迸出血來似地……你聽！」

約翰把大門小心地開了。同時一個男子的身體，屍身似地，倒了進來撞在他胸上。約翰幾乎失掉了身體的均衡。

靠了瑪露莎的帮助，他才把那臨死似地喘息着的男子拖進院子裏。月光照亮了他的臉孔，瑪露莎立刻叫了起來：

「依凡·尼古拉維基！」

「誰？」約翰驚異地問。

「依凡·尼古拉維基·拉特金可！法庭上的侍役。今天他清早用雪車送先生到多哥薩伏斯克去的。」

「他受了傷嗎？」約翰一面問一面把大門重新鎖上。

瑪露沙笑起來。

「不，完全不是！他喝醉了……他醉得像豬仔一般了。」

「先生在那裏？瑪露沙，你問他！從我們這裏到多哥薩伏斯克有三天路程而他已經回來了……問問他！」

瑪露沙搖了搖那軟癱無力的男子，他躺在地上艱困地喘息，並且時刻在狂叫。

「依凡·尼古拉維基！……你聽見嗎？……依凡·尼古拉維基！」

那男子睜開眼來，微笑着，同時噴出一股惡味來。

「同志們已得勝利……」他唱起來，唱到後來幾個字，已經沉入睡夢中了。

「我們一定得知道，他把檢察官先生放在那裏，」約翰說，去搖那醉漢。「依凡·尼古拉維基！你聽見嗎？……醒轉來！」

「是……的！」那醉漢吶吶地說。

「你的先生在那裏？」

「心中……偶像……已倒……」拉特金可繼續哼着。

約翰用全力搖動那醉漢，高聲重複看這個問語：

「依凡·尼古拉維基！你把檢察官先生放在那裏了？」

拉特金可笑了起來。

「他是一個好人……他是……好……人……」

「好！好！我知道，可是你把他放在那裏了？……你這胡塗人，說呀！」

拉特金可用他那沾滿雪的手揩了揩臉孔。瑪露莎打了他幾下。約翰不時推搖他，竭力想拉他起來。

「依凡·尼古拉維基！你不覺得羞嗎？」瑪露莎責罵他。「你是豬仔，真是豬仔！」

「胡塗人！爲了上帝的愛說罷！你的先生在那裏？」

拉特金可顯然很吃力地在整理他的思想。

「先……生……噯……我不知道。」急促的喘息幾乎不讓他說話。

「他住在那裏？」約翰問那個女孩。

「就在這裏，在那園子裏的屋裏。」

「他有妻子嗎？」

「有的。」

「馬上叫她來。」

瑪莎露走向花園去。前室的門限上現出那女主人來，臂懷裏抱着一個兩歲的小孩。

「什麼事，約翰·尤洛維基？」她問。

「依凡·尼古拉維基酒醉的胡裏胡塗地回來了。」

「啊！……依凡·尼古拉維基？他還說些什麼？」

「叫他說，連一句好話也說不出來……他真像豬仔一般。」

拉特金可開始唱了。

「同……志……們……同……志……們」他大笑起來。太太進去了，免得小孩子受冷，一會兒又獨自出來。

拉特金可還在唱着！

「偶像……已倒……因爲真的倒了……因爲應該倒的……」

太太蹲下來看那醉漢。

「依凡……依凡·尼古拉維基！」

「依凡·尼古拉……尼古拉……嘿！那醉漢開始思想了。」誰是依凡·尼古拉維基？誰……誰……依凡·尼古拉維基是我。我是尼古拉夫……該死的……我說不出來……嘿！我是……我是……嘻嘻……靜點……靜……點！」

那主婦搖了他一會。

「依凡！你把我的丈夫留在那裏了？……你聽見嗎？」
拉特金可睜大了眼睛，彷彿要表示他是完全清醒的。

「自……然我聽見的！爲什麼不聽見？……我有……耳朵。我聽見，你同他們……是的！」

「依凡！」那婦人繼續問他：「有人殺死了我的丈夫嗎？」

「爲什麼要殺？爲什麼殺……死他？」

「因爲你不同他回來。」

「他不回來，因爲他不願意回來，」說了，他按照「馬賽曲」的調子繼續唱下去。「他不回來，因爲他去了……脫拉姆脫拉泰姆，泰姆，泰姆。」

「他沒有對你說什麼嗎？」

拉特金可繼續唱着。

「他說，這封信帶去給我的妻子……」

「他給你一封信嗎？」

「是的，他給我一封信，從從從……」

「在那裏？信在那裏？」

拉特金可大做其手勢，繼續唱。

「在大衣袋裏……脫拉，脫……」

約翰搜尋那醉漢的衣袋，找到了那封信，遞給那婦人。她拿了信回進屋去，同時喚約翰跟她來。」

「來，來！……這個豬仔讓他去。他的老婆就來了。」

約翰啓步前行。依凡·尼古拉維基的妻子打從花園大聲漫罵着跑來了。

約翰已經在門限上了，忽然聽得連續的打耳光的聲音，那個妻子是這樣款待她的丈夫的。

拉特金可鼓起了腹部大聲唱着。

「偶像倒於灰塵……」

「你已經倒於灰塵了，你這隻酒醉胡塗的豬仔 願上帝管住你的喉嚨罷！你這隻爛豬！」

約翰進了房間。

那婦人坐在榻上讀信。他身旁坐着她的小兒子。約翰停在她面前，等候什麼似的。

看完了信，她默然無言地把信遞給約翰。他開始讀那零落的字行：

愛妻：

可怕的情勢逼我離家。我對你撒了謊，說是我有公事必須到多哥薩伏斯克

去。我不是爲了公事去的。孟顯維克制度倒了。我同幾個別的人不得不逃命。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離城很遠了。我爲了你而救我自己。暴風雨過後，大概我就會到你這裏來。

我和墨特佛尤克先生同道逃難的，幸而他的偵探及時警告我們，我們才能脫險。我們將往何處去，我還不知道，即使我知道，現在我也不敢告訴你。

我很爲你擔憂，可是我希望那新制度總能寬恕婦人，不致因爲要對亡命者復仇而加害於他們親近的人。

我的一切都好地放在寫字桌裏，你可以找到。那些文件交給以新制度名義而進來的人罷，希望你博得他們的同情。還希望你到巴特先生那裏去請他保護，因爲他的一個本國人是紅軍裏的一個領袖。他大概不會拒絕援助你和我們的小菲特耶。他平常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對於不幸人總是同情的。我回來總不會不感謝他的。

不要爲我發愁，因爲我能夠怎樣快，總是極快地使我們重會的。每天代我吻吻小菲特耶！你不幸的丈夫是常常紀念着你的。

菲特耶

約翰讀信時，婦人留心地看着他的神情。他的臉孔忽而表現痛心的驚異，忽而發着

怒火。

現在他把信交還了她。默然無言。幾分鐘的寂靜。

那婦人從坐榻上站起身來，走到寫字檯去，把信放在抽屜裏。

「哦，你看怎樣？」她問端著說。

約翰並不回答。磨難的思想襲擊着他。說什麼好呢？做什麼好呢？可怕的情勢。把一個婦人交給一個自己也沒有保護的俘虜去保護。他怎能保護她以及她的小兒，抵抗那些以新制度名義而進來的人們呢？他在這國家裏是一個外國人而且沒有公民權。那亡命者爲什麼正想到他呢？

「你沒有意見嗎，約翰·尤洛維基？或者你的意見是很冒昧所以不敢說出來呢？」

「不是！」

「那末爲什麼不說呢？」

「因爲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做什麼好。」

「你說的不錯。我在你的地位也要猶疑不決了。這並不使我發氣。可是我總要說一句話，我的丈夫棄我在這裏，讓那些人來決定我的命運。這我也不怨恨，因爲如果這是一種懲罰，我是該受懲罰的。我從來不愛他，我常常唾棄他。但是他請求你把一個負不起的責任放在你身上，這對你是討厭的，但對我卻是最滿意的了。我看你似乎不十分願意接受這

種保護責任。我是了解你的。我丈夫能夠替自己釋罪的唯一理由，就是說那新政黨的兵士和領袖中也有你的本國人。」

「太太……」

「我還沒有講完……簡單地說：我要承認，我的丈夫是了解我對你的不可毀滅的愛情。」

「客脫雅！」

「不要害怕！這是我自己對他說的。我自己！」

「而他呢？」

「他什麼也不說，因為他沒有責備我的權利，因為是我把他提拔到他現有的地位的。」

「我不懂你的話。」

「這是難懂的，因為完全自認也許要毀壞我們的友誼。甚至你對我懷着的一點尊敬心也許會因為我說明真相而喪失呢。」

「你應該開誠布公地講。」

「請你不要這樣要求我，約翰·尤洛維基！請你不要這樣要求我！」

那婦人帶着央求的目光站在約翰面前，他可憐她起來。

「你說的不錯，客脫雅。我沒有權利請問你的。」

那婦人走近他的身體，用堅定的語氣說：

「祇有你有這種權利，約翰，除了你誰也沒有。我的丈夫把我棄給你了。從此我是屬於你的了。祇是屬於你的了！」

他撫愛地擁抱了約翰。

約翰不動地站着。他的思想在很遠的地方遊蕩。他的心眼前出現了他自己的人兒。坐榻上的小孩；那正像他妻子往前一樣耳語着愛語的婦人；家中使他時常沉醉的溫暖，以及那柔撫的雙手的接觸，這一切一時像是一個甜美的夢把他勾引住了。

「約翰，我是你的。我是你權利中的所有物。他把我交給了你，也把你交給了我……我愛你，約翰，這樣真誠地愛你，我願我的愛比以前任何人對你的愛都來得真誠……」
那婦人覺得自己占着優勢，向約翰懷裏緊偎過去。約翰並不抗拒，他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約翰！你也愛我！」她耳語着說。「這是你也不能再否認的。你也愛我，約翰！你，親愛的，我唯一的安慰！」

於是她蹶起嘴唇讓他親吻。約翰把她金髮的頭抱在手中，默然地看着她那雙閃光的眼晴。

「吻我！」那婦人幾不可聞地微語。

約翰已經忘懷了一切。他祇看見自己面前微笑的誘惑。他感覺那雙渴吻的櫻唇的熱息。他的心靈已經變成了那雙烈火似的媚眼的魔力的俘虜，於是一種不可抵抗的情慾捉住了他。

「客脫雅！……客脫雅！……」他忘了自我地耳語着說，他的嘴唇已經接觸她的了。

「要爸爸去！……要爸爸去！……」榻上的小孩哭了起來。

約翰突然回醒過來。他恍惚覺得，自己的小孩在警告似地呼喚他。慙和怒意的紅光在他雙頰上燃燒起來。把婦人推開了，他立即大聲地叫起來：

「瑪露莎！……瑪露莎！……」

那婦人惶悚起來，顫慄着看他。

「你怎麼樣了？……有什麼事呢？」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感謝上帝！……幸虧上帝來了！他和你小孩的嘴來警告我……彷彿我的小孩叫了起來。」

那婦人歇斯底里地笑了起來。約翰依然叫着：

「瑪露莎！……瑪露莎！……」

「你要什麼？」她突然驚恐地問。

「我要離開這屋子……我馬上要走，去而永不再來……」

「約翰！」

那婦人倒在他面前了，癡癡地抱住了他的雙腿，央求着：

「約翰！不要去！……不要離開我！……可憐我！約翰，可憐我！」

約翰竭力想掙脫，但她失望地緊摟住他。

「瑪露莎！……」約翰叫着，不耐煩地看着那門。

那婦人的雙手接觸着那遺忘在約翰袋裏的手槍。帶着突如其來的決心，她把手槍掏了出來，跳起身來：

「去！去！可是你一出門限，我已經死了……那末你去罷！」

約翰向那婦人跳了過去，竭力想奪去她的危險的武器。那小孩號哭了起來。忽然門開了，瑪露莎帶着披散的頭髮和惺忪的眼睛跑進房來，看見她女主人手中的手槍，她惶恐地驚叫起來。

「我的上帝！太太！」

約翰奪去了手槍，把她投在房角裏。那婦人悄悄地哭泣着，倒坐在榻上。她抱住了她的幼兒，瘋狂地不斷地吻他。

瑪露莎一籌莫展地站着，忽而看她的女主人，忽而看約翰；約翰窘住了，在婦人面前倒下來，頭伏在她的雙膝上。

長久的沉默。瑪露沙踏着足趾走到牆角去拾拋去的手槍。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低聲微吟着。「血體和白衣不會有好意思……我早已說過……我的上帝！」

那婦人的雙手移動起來，溫柔地撫摩約翰蓬亂的頭髮。

「約翰·尤洛維基……你可以原諒我嗎？……約翰·尤洛維基？……」
她重新欷歔地哭起來。約翰握住了那柔撫的手親吻。

瑪露沙輕輕地推了推約翰，低聲問：

「檢察官先生死了嗎？」

約翰意氣消沉地回答：

「是的！……他永遠是死了……」

六

太陽已經昇在頂空了，忽然有人猛敲大門。

瑪露莎跑到門口。

「噲！誰？」她問。

「杜希基！」來了回答。

瑪露莎開了大門，杜希基便進來了。他看來頗可笑。手掌闊的一條紅帶，像一條巨大的封帶那樣圍在腰間，還有一個紅色五角星在帽上誇耀着。他左手握着一個紙包和兩封信，右手挈着一個兩歲左右的小孩。

「巴特先生還在這裏嗎？」他問。

「是的！他還睡着呢。」

「他睡着嗎？……哈哈！哦，喚他醒來罷，瑪露莎！去喚醒他，我必須同他講話。」

瑪露莎好奇地看着那個小孩。

「是誰的？」她問。

「我不知道！上帝送他來的。」彼得回答，撫摩着那孩子的小頭。瑪露沙嘆息起來。

「啊！上帝昨天夜裏來看過我們了。」

「怎樣？有什麼事？」

「我的先生……我的先生……」

瑪露莎說不下去，哽咽的幽泣塞住了她的言語。彼得神經過敏地催促她。

「有什麼事，說出來罷！」

「我的先生死了。」她幾乎像嘶叫地回答。

彼得大吃一驚。他甚至於幾分鐘不能說話。

「有人殺死他的！……一定有人殺死他的！」那好心的女孩叫道。

「在那裏？……噯，無稽之談！這次政變是沒有流血的。」

「巴特先生昨天晚上對我說的，當時太太要自殺呢……啊，上帝，全靠你到我們這裏來了！」

「你說的什麼？太太要……」

「是的！是的！她也願意死……巴特先生把手槍從她手裏奪了去……」

「可怕的！」

彼得僵硬似地站着不動。那女孩愈哭聲音愈加高大了。

「上帝到我們這裏來了！……啊，何等不幸……我的先生是這樣的年青而且勇敢……聖誕節他還送我一條新的圍肩呢。就是我现在帶着的一條圍肩……他還給我十盧布……他是一個很虔誠的人……而命運卻是如此。好人早死，惡人卻總是活着……可是我早已預覺得晦氣要來了，因為我夢見……是的，是的……杜希基先生，我夢見我的先生……」

彼得打斷了那令人厭倦的婦人的絮聒。

「去罷，瑪露莎，去喚醒巴特先生……不，不要哭！事情已經過去，我們不能抵抗命運啊……哦，去罷，瑪露莎！……不要這樣痛心地哭，因為……不要哭！……哦！」

他們走進前室去。走到廚房門口，彼得把那小孩交給這好心的女孩。

「是誰的孩子？」她問，把小孩抱起來擁在胸前了。

「我對你說過，我不知道！」

瑪露莎走進廚房去，彼得開了前室的門。房內有一個睡者的勻緩的呼吸聲傳出來。他小心翼翼地悄悄地踏進房去。

房內還是幽暗，因為窗扉都是閉着。彼得找了一根火柴，靠了火柴的光他才找到電燈的開關機。他扭了一下，向四周環視。

約翰坐在寫字檯前一張椅子上瞌睡着。他的頭低垂着，他的神情是很安靜的樣子。彼得接觸他的肩膀。

「約翰！」

約翰醒了過來，慌亂地看看他朋友的臉孔。然後擦了擦眼睛，他低聲地問：

「你爲什麼了？」

「我爲什麼來？我替你擔心呢。昨夜發生了政變，誰也不知道，將來要發生什麼事呢……」

「是的！誰也不知道，將來要發生什麼事……」約翰語氣銷沉地重複着說。沉默。約翰沉思地怔視着前面。彼得咳嗽起來。

「真的嗎，檢察官被人殺死了？」

「誰說的？」約翰驚異地問。

「瑪露莎。」

「瑪露莎什麼也不知道。瑪露莎是一個傻子。」

「你對她說的。」

「我嗎！」

「是的！你說，檢察官先生死了。」

約翰竭力想回憶起來。他不耐煩地開始在椅背上彈指作響。

「瑪露莎是一個愚蠢的女人……他逃走了，別的沒有什麼……哦！」

「那末你爲什麼說，檢察官死了呢？」

「爲什麼我這樣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的，我知道。因爲他在他妻子心中真是死了……哦！」

「因此她要自殺嗎？」

「誰說這種蠢話的？」

「瑪露莎！」

「瑪露莎總是瑪露莎嗎！」

「那末不是真的嗎？」

「不！不！不……哦！」

彼得覺察出他的朋友很有些神經過敏的樣子，而這種情態是隱藏着什麼的。於是他忽然向房門走去了。約翰阻住了他。

「你要到那裏去？」

「回家去。」

「你剛才來就要去了嗎？」

「我看我來得不湊巧呢。」

「爲什麼？」

「你很有些神經過敏的樣子……」

約翰這時才看見他朋友身上的紅帶。他叫了起來。

「你也當了兵嗎？不幸的人！」

彼得歡愉地笑了起來。

「啊！你想的什麼？昨天我把護照借給一個人了，所以今天要安然到城裏來祇得從劇場的化裝室裏拿了『外交官的羅帶』來。牠倒很有些威風的樣子。」

約翰逆意地微笑起來。

「彼得！你常常有奇怪的念頭。」

「我一定要來會見你。因爲我不但替你擔心且還有別的東西給你呢。」

「什麼？」

「有給你的郵件來了。」

約翰突然快慰地跳了起來。

「在那裏？在那裏？……給我！從家鄉來的嗎？」

「不。」彼得略帶悲哀地回答。

約翰重新坐了下來。

「已經有六個月沒有一點音訊了，最近的信沒有稱呼也沒有署名。」

「也許不准多寫罷。」

「好……好，彼得！祇要安慰我！我覺得我們的家鄉已被距離和時間埋沒了。」

「你神經過敏了。」

「安慰我，彼得！祇要安慰我！可是對我說明，為什麼別人常常接到長長的信。為什麼他們的親愛人比我的更會想像呢？為什麼她們常常利用種種方法寄消息給她們的丈夫，父親，弟兄，和未婚夫呢？……為什麼祇有我不是命運的親生子呢？你看杜格勒，他幾乎每星期都接得他妻子的信……為什麼呢？」

彼得不能回答。他有些不敢說出來的思想。

「姑且請你說。信是那裏來的？」

「……紙包和兩封信……你總得要快活了……」

彼得走進前室去，一會兒他回來了。他把紙包和信放在寫字檯上。

約翰把紙包和信看了看。突然他臉上現出誠真的快樂來。

「從瑞士來的，」他驚喜地叫道，「書籍！世界語書籍！啊，我是怎樣快樂啊！彼得，真正的書！精神食糧！……啊，我的上帝！彼得，你看！多麼美麗！多麼有價值！」

約翰忘了自我快活着。他用顫顫的手撫摩着書報。他甚至於忘了那兩封信。彼得感動地看着他朋友的天真的臉孔。

「哦，信呢？」他問。

約翰真的興奮起來了，他急忙翻了翻那些書，彷彿立刻賞識牠們的內容似的。

「快點！快點！」他回答，拿了那兩明信片。

他開始讀。讀着他更快活地歡呼起來：

「以前和我通信的人寄來的明信片。你看，他們從雜誌上得知我已經做了俘虜。啊。

他們寫的怎樣可愛呀！怎樣溫柔呀！……彼得！……彼得！你看！」

「我不懂。」

「可是你應該了解激發這幾行字的人情感呀。一是從英國來的，一張是從法國來的……你看，人爲的仇恨原來如此！我們的運動可以救世界。我對你說。」

彼得帶着懷疑的神情悲哀地微笑。約翰覺察了出來。

「噯！你是好懷疑的人。你會打斷我的快樂呢。」

彼得很溫和地對他的朋友一看。

「不，約翰！我這個苦笑是別有原因的。我被你的快樂和信仰所感動了。可是，因爲我很了解你和你的熱忱，我常常恐怕，你要遭到致命的幻滅呢。你的一生中有欺騙的事情

等待着。你太敏感，所以你不曾幸福。」

約翰想了想。

「你說的不錯，彼得！我是——幻想家。我生活在幻想之中。假如有人把我所憧憬的夢想剝奪了去，我也許要死呢，因為那些夢想已變成了我生活的目的。你說的不錯，彼得！我多次覺得我的生活祇是紙做的堡壘，我把牠建築在幻想的基礎上，我不致因為看到廢墟而不斷地受苦，你說的不錯，可是……」

彼得替自己拿了一張椅子，坐在約翰身旁。

「約翰！我不願破壞你的幻想，可是——你全然不識人。在你幻想的世界裏，他們是穿着你這世界裏的光耀的衣服，講着神仙似的語言，有着透明的心和水晶般的感情。你在這幻想中跑過了現實的人生，不知道他們的心中有污卑的祕密。你把自己的心當作神臺，而把那『婦人』放在上面……」

約翰截斷了他的話。

「我祇把我所愛的婦人；我的妻子放在那上面的。」

「你在弄死她呢。」

「我不懂你的話。」

彼得回憶：杜格勒經過那致命打擊以後現在還躺在牀上。他想把他一切告訴約翰，可

是他看到他前面那 幻想家，感到憐憫，而這種感情也就封閉了他的嘴。

約翰微笑了。

「哦，你爲什麼不把你那奇怪的話解釋明白？」

彼得沉思了一會，說：

「不要誤解我，約翰！我尊敬你的妻子，雖然我不認識她。我尊敬她，因爲她是你的妻子，可是我要說，你並不愛她……更恰當一點，你愛的不是她，而是另一個，一個『理想的』女人』，你把她放在『完美』的神臺上……占據你心靈中的神臺的婦人，不再是你的妻子，不再是世俗的婦人，而是你照你的妻子的外貌創造出來的偶像。倘使你和她重會的戀念過於急切，那是會推倒你的偶像把牠打成粉碎的。可是果真如此的話，你也不會咒詛命運，因爲你的夢想殺死了她。」

約翰沉默着。這些話深深地感動了他。

彼得繼續說：

「我早就注意你，我察覺出來，你心中已經潛入了另一個婦人的形象。她自身就是勃動的生命。你的妻子祇在你的夢想中生活着。你會逆意地做一個比較。第一，愈近現實，則第二個愈近幻想，而終於成爲一個『聖女』……可是現實生活和你們的會見終於要消滅你的幻想……」

「你暗示着客脫雅。不是嗎？」約翰悲哀地問。

「是的。」

「你弄錯了，彼得。我並不愛客脫雅……我完全不愛她。」

彼得指臥房的門，門裏響出一些聲音來。

約翰還要說些話，可是瑪露莎走進房來，帶着一個茶壺。

「啊，杜希基先生！」她說，隨即嘆息了一聲。「那個小孩時常問起他的母親。我對那小孩說些什麼好呢？」

杜希基站起身來，走向門去。

「你說的是指哪個小孩，瑪露莎？」約翰問她。

「指我的！」彼得急忙說，隨即走出了房。

約翰驚異地轉向瑪露莎。

「誰的孩子？」

「我不知道……杜希基先生也不知道……。」

杜希基臂上挽着那個小孩回來了。小孩煞是可愛。他那雙圓大的眼睛閃着剛才哭過的淚光。

杜希基忽而對小孩忽而對約翰微笑。

「哦，你喜歡他嗎？」他問。

「這」小孩你從哪裏帶來的？」

「上帝送他來的，或者說是政變送他來的，倘使你歡喜這麼說的話。」

「你要他來做什麼呢？」

「暫時沒有什麼，因為我不知道他是誰的。我想，那位太太總是好心的，會讓他在家裏得到一點溫暖。」

「爲什麼要她而不要我們自己來管呢？」

杜希基笑了。

「你直率得可怕了，約翰！你以爲那些俄國人會讓我們收留小孩在你這裏嗎？」

「爲什麼不？我在城裏很有幾個相識的人，靠了他們的幫助，我寫一封信到俘虜管理所去，一定可以見效的……哦！」

「啊，你，直率的人！」

杜希基不斷的笑，激怒了約翰。他神經過敏地惱怒地轉過身來。

「噯！你沒有良心呢，彼得！」

彼得爆發出大笑來。他把小孩放在榻上，自己去抱約翰了。

「約翰，約翰，你，不可救藥的幻想家，你自己正在困苦之中還要幻想到新的煩人的義

務。你好比一隻敏感的牝牛，剛才因為自己的小牛被人搶去而嘶鳴，見了陌生的小牛就要牠而反不去想自己的了。」

「感謝你這中肯的比擬！」

「當然！」

「你笑是徒然的，彼得。因為雖然你是一個好孩子，但你對於小孩是沒有心的。」小孩忽然哭了起來。杜希基跑到他那裏去了，做了種種笨拙的鬼臉，又用了種種戲謔的玩意兒，才能夠遏止他的笑聲。

瑪露莎對於他們用匈牙利語的談話一點也不懂，噓了口氣，感動地說：

「杜希基是好心的！」

杜希基笑了起來。約翰咕嚕了一會。他已經平心靜氣了，於是說：

「瑪露莎，你老是胡說八道。」

臥房的門霍地開了，那位太太走進來。她對杜希基和藹地微笑，伸出手來，可是杜希基被那小孩纏住了，因為小孩正捏住了他的鼻子殘忍地扭牠。

「是誰的孩子？」她問。

「老實說，太太，我不知道。今天清早我發見他在我們營房前通東面的路上。昨天夜裏我們有了一件惱人的事，我們房裏有一個人生了病，我不能好好睡覺。」

「誰？」約翰突然問。

「杜格勒。」

「爲什麼？」

杜希基想了一會。

「不要緊……我甚至於沒有脫衣，清早我因爲使頭腦清醒一下，所以就出去散步。走了幾步，看見路上有一個棕色的包裹，我就停下來。我走過去看了看，你總可以想像我當時的驚異。這個小孩躺在那裏，包裹在溫暖的羊毛巾和軍裝皮外套裏面。他已經一半凍僵了。我帶了他便跑到醫生的營房裏，幸而我們終於使他溫暖起來。」

約翰把手按在彼得肩上。

「你終究是有心的，彼得。」

那婦人看了小孩的衣服。

「我以爲，她說，那小孩是好人家出身的。至少那小衣是精美的。」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

那婦人對那小孩憐憫地一看。

「瑪露莎！你給那小孩喫過牛奶了嗎？」

「是的！」瑪露莎回答。

「把小菲特耶也帶到房裏來。他們會一起好好地玩的。」

瑪露莎走進臥房去。

「剛才要請求你，太太，把這不幸的小孩收留在你保護一下。」

瑪露莎帶了菲特耶來了。這小孩看見了那陌生的同年伴侶快活地叫了起來。瑪露莎把他們坐在一起。那婦人，約翰，和彼得商議起來。他們決定把小孩留在屋裏，直到他的父母來認領的時候。這樣，彷彿昨晚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地閒談了一會以後，他們在桌旁坐下享用早餐了。杜希基並不關心於那個丈夫，那婦人並不提起他，而約翰也留心避免這個話題。

前室裏聽出了靴子蹣蹣的聲音。有一個人很留心地在門前的毯子上擦鞋底。

那婦人向他叫了起來。

「是誰？」

門口現出依凡·尼古拉維基卑謙的人形來。他那鬚曲的頭髮是留心地梳得很整齊了。可是被妻子磨難的痕迹他終於掩飾不過。這些痕跡是以長長的條紋在他臉上呈現着。說話時他幾次口吃着，而且連接地眯着眼睛。他走了進來，便向他們行禮，然後轉向房角裏的聖像，幾次以手作十字狀。

「有什麼新聞，依凡·尼古維基？」女主人問。「拿個椅子坐到桌子邊來！」

依凡服從了這個邀請，頻頻地點頭。

那婦人替他倒了一杯茶。」

「喝茶！依凡·尼古拉維基！」她說。

「謝謝。」

依凡接了一杯茶，倒一點在盆子裏好使牠冷下去。他從盆子裏喝了幾口，但是看見沒有人這樣喝，他也做效他們了。

長久的沉默。依凡呷着茶，別的人們偷視着他。最後那婦人說話了。

「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嗎，依凡·尼古拉維基？」

依凡對那婦人看了看，深深地嘆了一聲。那婦人更加關心起來，

「有什麼意外的事嗎？」

依凡咳嗽一下，對那兩個俘虜看了看，於是略帶窘促地開始講了。

「我給你帶了一件東西來，太太，可是天曉得我終於沒有帶來。」

「哦，這我真不懂。」

「我也不懂，檢察官先生給了我一張字條，叫我轉交給你，可是字條放在我袋裏已經不見了。」

約翰和那婦人笑了起來。那忠厚的人大概已經忘却了夜間那件奇怪的事了。那婦人寬

慰他。

「你已經交出了，依凡·尼古拉維基。」

依凡驚異叫道：

「我嗎？」

「是的！是你！不是嗎，巴特先生？」

「是的！是的！」約翰肯定着說：「就當你回家來的時候。你不記得了嗎？你躺在地
上你還一面唱歌一面把信交出來。」

依凡模糊地記起來了，不禁愧然赧顏。

「是的！我記起來了……我有些……有些……」

「是的！是的！是的！」那婦人微笑着說。

「我真慚愧，太太，因為我平常不喝酒的，可是昨天晚上回來的時候，我碰到了幾個
同伴，他們正在爲了革命而歡飲，所以也強迫我喝。可是我是唾棄他們的。」

「他們就是那樣可怕地在窗底下鬧的嗎？」約翰問。

「他們鬧了嗎？」

「很鬧，怎樣呢？」

「我已經說過，我是唾棄他們的。事情是這樣的：我送檢察官先生到多哥薩伏斯克

去。說得更恰當一點，祇是我想，我們要到那個地方去，可是到了附近的一個車站，檢察官先生對我說：依凡，你必須回家去把這字條交給太太，我不得多哥薩伏斯克去了，我要到遠地方去。哦，好罷，我想，讓他去吧，我至少不必在這種冰凍的天氣坐三天車子去，再坐三天車子回來了。我想要馬上回來，可是檢察官先生說，依凡，你必須在這裏留到晚上，才不使別人知道，我並沒有到多哥薩伏斯克去。哦，好吧，我想，於是我用先生的錢到一引酒店裏去溫暖一下喝一點伏特加酒。我們坐在一起，因為先生也同坐一會，等待向東行最早的一班火車。要離去的時候，先生給了我二十盧布，叫我為他的康健喝一杯酒，並且在酒店裏留住到晚上。於是我就留着，也沒有什麼事，我化錢不多，因為我要使我的老婆驚喜一下。可是事情卻出我意想之外……：黃昏的時候……」

依凡停住了話，把茶杯遞給那婦人，她又替他倒下了茶。依凡喝了幾口。

「黃昏的時候，」他繼續講：「我駕了馬動身了。天已經黑暗，我向上帝祈禱，因為檢察官先生說過，夜裏也許會發生不幸的事。因此，我祈禱着，吹着哨，因為在黑暗中吹哨是一件最足以鼓勇的事情。哦，好罷，我想，如果發生什麼事情，這是我自己的過失，因為我不在那個客寓裏留住到早晨。我正是經過樹林來的。路很光明，因為月亮閃着光。我祇是吹哨着，吹哨着，可是突然我停止了，因為那邊迎面來了另一輛雪車，車上看見一個怒氣沖沖的人。他幾乎時時刻刻都打着車夫的肩膀和頭，而且可怕地叫罵着。車夫拚命

鞭打馬，於是那雪車震跳着移近我的車子來。我拉住了馬韁，免得相碰，我對那些馬叫着：『嘯爾爾！』哦，已經好了，我想，可是那一輛雪車在我旁邊停了下來，那怒氣沖沖的人跳了下來，用手槍對着我：『誰？』他叫道。我駭怕極了，可是照那個聲音聽來，我認出了是墨特佛尤克先生，於是我說：依凡·尼古拉維基·拉特金可，法庭上的侍役。他把手槍放進袋去。感謝上帝，我想，他又問：『你從那裏來？』我就說送檢察官先生到鄰近的車站去。『哦，那很好！去罷！』他對車夫叫道，於是他們的雪車馳去了。我還恍惚看見，車子裏伏着他的妻子，她哭得很厲害……』

「他和他妻子逃走嗎？」那婦人問。

依凡利用這種停歇的時候從他的茶杯裏喝了一滿口，過了一會才回答。

「自然，同他的妻子。他不敢留她在這裏，因家人家很惱恨他，所以要對那無辜的婦人和小孩復仇也說不定……他們的雪車走了，我就……」

彼得突然打斷了他。

「依凡·尼古拉維基！那條路通過俘虜的營寨嗎？」

「正是經過你們那裏的。」

約翰被彼得看了看，立即猜出了他的思想。那婦人也有同樣的思想，而且已經剛要說話了：這時彼得警告地把手指按在嘴上。奇怪的興奮支配了他們三個人。

於是依凡繼續講下去。

彼得已經不聽得他的話了。

他恍惚看見那疾馳着的雪車，震跳着馳向不可知的目的地去。雪車忽然跳了一下，那裏在羊毛巾和軍裝皮外套裏的小孩倒了出來橫在路上了。那母親因為種種刺激疲乏地酣睡着了。

「你從俘虜營寨那裏來的嗎？」彼得問那個講故事的人。

「不是，因為打從衛戍營那裏走我覺得方便一點。」

彼得在他的幻想中繼續編織着前夜所發生的事情的線索。他在心眼前看見那母親柔和的臉孔。她那殉難者似的生活，就在墨特佛尤克同他的家眷住到營裏來的時候，已經常常感動他了。就在那時生產了這小孩，現在卻是孤兒似地坐在榻上的。

他又問依凡：

「你不見他們的小孩在那個雪車裏嗎？」

「天曉得。他們的車子跑得這樣快，像有翅膀一般，一剎那就在黑暗中不見了。」

依凡接着講下去，彼得沉思着。他感到一種不可忍住的願望，要救助那不幸而永遠被纏縛於那獸性人的婦人。他想像到她的快樂，當他把那小孩交給她的時候，雖然這也許是要再過幾年才會有的事；他恍惚看見他自己怎麼拭去那母親的喜淚。他感覺得，在他的

一生中她是第一回在他心中喚起一種超於同情的感情的婦人。

依凡喝完最後的一滴茶，從桌旁站起身來講完了他的故事。

「我們是從那酒店裏來的，這是我知道的，我也唱，因為自然囉，我們是一面走一面唱的。可是我怎樣回家，我完全說不出來。不要惱怒我，太太，我真是沒有罪過的……我不願意，可是人家強迫我，我不歡喜喝酒，這是我敢發誓的！」

「哦，那很好，很好，依凡。尼古拉維基！沒有什麼！叫你做的事你已經做到了，你已經交出了那封信，那就沒有什麼了……不是嗎？」

依凡拿了他的皮帽，已經頻頻低首地要離去了。可是那位太太阻住了他。

「依凡，喝一小杯伏特加！」

依凡的眼睛閃起光來，可是他拒卻地搖頭。

「不，不，太太，我不會喝酒……」

「哦，依凡……」那婦人敦促他。

依凡祇能服從了。

「如果一定要這樣的話，太太……」他說，隨即伸手接受了一小杯伏特加，這酒有一種看起來值得一嘗的黃顏色，因為酒裏放進了檸檬皮。「祝你康健，祝檢察官先生和他那些尊敬的朋友們康健……」

婦人又另外倒了一杯，遞給約翰。

「你要嗎，約翰。尤洛維基？」

「謝謝你！從來不喝的！」

「你呢，杜希基先生？」

「謝謝你！老是喝酒的！」彼得微笑了一下喝了酒。

依凡又喝了一小杯敬祝那丈夫幸福的歸途，又一杯敬祝俘虜們幸福的歸國，然後深深地鞠了躬離去了。

幾分鐘的沉默。彼得坐到兩個玩着的小孩那裏去，對他們憐憫地看着。約翰爲自己的思想所占據着。他的思想又飛到他那被棄的家庭去了。那婦人撫摩着她小兒的頭。

「他是大佐墨特佛尤克的兒子！」她說。

「是的！那老虎的兒子，」杜希基回答。

「爲什麼你叫我們不要說話呢？」約翰問。

「我不願這 饒舌的庸人知道老虎的兒子在我們這裏。這對那小孩是很危險的，也許有一個人……」

彼得突然停住了話，彷彿被一種新的意念攝住了，隨即急忙拿了他的大氅，約翰和那婦人對他驚異地看着。

「那裏去？那裏去？」約翰問他。

「回家去。」

這時他已經替那小孩穿上衣服，吻了那婦人的手。她全然驚訝了。

彼得爲了招待的慇懃而道了謝，然後把小孩抱在臂上走向前室去。在那裏他停了一會，向他們轉過身來。

「我央求你，太太，不要對任何人說老虎的兒子在我這裏。對誰也不要說！」約翰走向他的朋友去，留住着他問：

「你怎樣了，彼得？」

彼得思索了一會，帶着悲哀的微笑回答。

「沒有什麼，約翰，可是我想，我似乎也開始在夢想的基礎上建築。紙堡壘來了。」說完，他幾乎跑步地走去了。

七

過了兩天。約翰和他同房的人們因為演劇期將近，奔忙着作種種預備。他們幾乎整天試演着。第十號房裏祇有杜格勒獨自留着。他臉上凝結着一種晦澀的冷漠。他的眼睛並沒有淚光，祇是凝視着牆壁，牆上三「前還是掛着他所崇拜的像片：母與子。

一個鮮白色的方形斑痕便是那齣悲劇的唯一可見的餘跡，這悲劇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同樣的空虛之感。他的雙手時或神經質地捏緊拳頭，時或漠然地鬆弛開來。甚至發怒的力量他也沒有了。可是在他那內心神祕的深處萌芽了復仇的情緒。一種無力的可是渴血的復仇。

現在他把眼睛移開了。他的目光在那低頂的房裏溜轉，終於停住在杜希基的牀上了。一個留心地被裹在軍裝外套裏的小孩躺在那裏。杜格勒驚異起來，可是他的眼睛還沒有失掉那種奇異的僵硬的樣子。那小孩彷彿是蠟黃色的死人，至少在杜格勒看來是如此。記起來覺得同樣的可親愛的死者，他的心中也有一個。人生把這個人奪了去，當死神領他離開世界的時候，他默想了好久，終究不解爲什麼要把這個死了的小孩放在房裏。

他那被磨折的頭腦可憐地工作起來。錯綜的思想在他心眼前畫出種種幻象來。早已過

去的笑聲，小孩呢喃的嬌語把他的耳朵刺激得怪癢。小孩的手摸觸他的臉孔，扭拉他的鬚鬚。漸漸地他的神色溫和起來，雙唇上現出一種扭歪了的苦笑來。俄頃，一滴眼淚落到他那捏緊拳頭的手上。第一滴熱淚，然後第二滴，乃至第三滴，直到最後鹹性的苦淚從那痛苦的泉源裏撲撲簌簌地奔流下來。他全身被哽咽的哭泣震撼着。一種被壓制的呼叫擠住了他的喉嚨使他幾乎窒息，領頭變成了鐵環，他要呼吸自由就不得不把牠裂斷。那軍裝的內衣像是沉重的盔甲，他要解放自己便不得不把牠撕碎。

他的雙手失望地一動，抓住了領子把牠撕碎了。他用手一扯，就把內衣解了。那些被裂碎的鈕扣跌下地板去發出鏗鏘的聲音來。一個哽咽的哭叫聲從那塞住的喉嚨裏迸了出來。

「小兒！我的小兒！」

他倒身在桌上，默然的哭泣震動了他全身。

門忽然開了。菲莎手中握着一包東西站在那裏。她把門悄悄地關上，然後慌亂地看那哭着的男子，怎麼辦呢？她甚至於不能安慰他，他不會講俄國話，她又不曾講匈牙利話。可是過了一會她躊躇地走過去。在他身旁停了下來，她就伸出手來給他撫摩，可是她突然把手縮了回去。也許他會神經過敏地憤怒起來，誤解了她那誠真的同情，而且她的同情也許會遭到咒詛的報應呢。她，這樣年青的她，已有許多不公平的殘忍的事情教訓她避免男

子反覆無常的心意了！因此，她轉向那小孩睡着的牀去。她把那包東西放在牀沿上，然後從袋裏拿出一瓶牛奶來。牛奶已經凍成冰了。她又俯下身來，柔婉地吻了那小孩的前額。

這時杜格勒抬頭來，看見了她。他的神情忽而表示驚異，忽而表示慌亂。他的記憶又得均衡了，在他心中漸漸明白地猜想到前幾天他無意識地躺在牀上的情形。那醒覺了的記憶把那不幸的一晚重現了出來。這時有一張婦人的臉孔，向他俯過來，留心地注意他的動作。這是奇怪的，可是這時他想像着他的妻子向他俯過臉來懺悔求恕。當他昏然失知時候，他是原諒她的，現在看見了這少女，他知道那遊蕩女子已經在他牀沿上坐了好幾點鐘了，祇是一個蕩女而不是他曾經崇拜而以為清潔無瑕的真婦的妻子。現在他的偶像已倒在泥濘的深底了。妻子和蕩女已不復可分了。也許後者還勝於前者呢。苦痛的默想抓亂了他的心。

菲莎挺直了身坐下牀來。他們的目光碰着了。杜格勒見了那雙碧眼裏憐憫的目光慌亂了起來，覺得有說話的必要。

「他活着嗎？」

菲莎好心地微笑。

「你要什麼，杜格勒先生？」

悲酸的微笑扭歪了他的雙唇。他們原來不能互相了解。那少女等待着。「尼欠伏，」

他帶着一種閃避的手勢說，然後轉向窗棂，開始用指甲在玻璃上刮着冰花。菲莎想用手語使他了解。她做起手勢來真有點可笑，但同時也是嬌美可愛的。

「你要喝茶嗎？要東西喫嗎？」

杜格勒搖了搖頭。她聳聳肩去照顧那小孩了。她對他微笑，彷彿幻想着一種不可及的幸福，然後站了起來。她把牛奶罐放在火爐上，讓牠溶解而溫暖起來。她從包裹裏拿出餅乾和熏雞肉，這些是她在城裏杜希基的錢買來的。隨後她又從牀底下拿出另一個包裹來，開始從一件軍裝大衣上裁出一件小孩的一羅巴喜可（短襖），她把這一切做得怎樣巧妙呀！這不是生平第一次呢。原來她是有幾個小兄弟的。她用過剪刀後再用針線；於是她那纖手敏捷地配合並且縫起來。

那小孩醒了，用那雙肥胖的小手擦着惺忪的眼睛。那隻小嘴張着打呵欠，然後撒嬌地啼哭起來。菲莎放開了工作向他走去。杜格勒沉入混亂的思想中。

「他還活着？我爲什麼想他是死了呢？奇怪！爲什麼？」

這時菲莎從火爐上拿下那烘暖了的牛奶罐，把餅乾切碎放在牛奶裏，又找了一小湯匙來餵小孩。

有人把門開了。依查爾·斯端納站在門限上。他一見杜格勒，闔臉微笑的神情驟然變了。他半音地請了安以後，便搔他的後腦來。從他的神情很容易猜出，他是來安慰他

的，但不知怎樣開始。他咳嗽了幾次，拿出手帕來，帶聲地擦着他的鼻子，同時咒詛着，說是流行性感胃老是像瘟疫似地傳染給不幸的猶太人。他看見他徒然等候回應便高聲地笑起來。

「我可以打賭說，你現在以爲依查爾這老頭兒又來做買賣了。你弄錯了。我對你說，你想錯了，所以我不願同你打賭。爲什麼還要打賭呢，如果錯誤已經顯見了。不是嗎？」

他等了一會，搔着後頸，對非莎瞞眼示意，提高了聲音繼續說。

「你說的不錯。我不是來做買賣的，也不是來販賣舊衣，舊褲，舊鞋……我更不是來打賭的，杜格勒先生。那末我來做什麼，你一定要問了。我就回答。我來了。是的。我來了，因爲我躺在牀上想着我的生活。很奇怪，我不是睡覺就是默想。即使我睡着，我也計算着，因爲窮人的生活原不過計算而已。有時我在夢中計算我店夥莎樂謨諾使我受了多少損失。我一醒就對他說：你把賣給士官候補生漢伐塞先生的軍裝內衣的五百盧布放在那裏了？因爲漢伐塞先生已經做了六個多月的士官候補生，他在被俘虜時才自稱爲大佐的，後來他的同僚司令官基阿萊大佐也到營裏來的時候，他爲謹慎起來降貶了自己。哦，莎樂謨諾馬上蒼白了，我打了他一個耳光，才把六百盧布拿出來……你看睡覺時也打算是多麼有利呀！」

杜格勒沒有注意他。依查爾吞了幾口氣，對非莎看着。她低聲地解釋給他聽這些話是

徒然的。依查爾走過來用俄語說：

「我來安慰他的。」

「不能。他在這裏坐了兩天對誰也不說話。他又不進食。今天我看見他第一次哭。他刮着玻璃窗上的冰花，老是這樣刮着。」

依查爾憐憫地搖了搖頭。他們都沉默着。突然間，杜格勒驚異地轉向依查爾。

「我爲什麼想他是死了呢？說出來爲什麼！」

依查爾驚詫起來。他不懂他問話的意思，而在杜格勒的神氣之中有樣東西使他不寒而慄。

「你想誰是死了，杜格勒先生？」

「那個小孩。」

依查爾臉上一種恐懼的表情未免令人發笑。他對菲莎用俄語耳語地說：

「他狂了。上帝，他狂了！」然後帶着勉強的勇氣回答說：「因爲他睡着，所以你想他是死了。不足怪。莎樂謨諾，我的店夥，時常也是這樣酣睡的，正像一隻死了的驢子一般。那是很簡單的，沒有什麼奇怪。」

杜格勒又轉向窗去刮冰花。他已經刮出了手掌闊的空隙，可以望見街道。菲莎又拿起她的縫工。依查爾在杜格勒對面坐下。躊躇了一會對他說：

杜格勒先生……杜格勒……聽我說！老實講，我祇是一個平常的猶太人，沒有別的；可是杜格勒先生，聽我說！我也有我的妻子兒女在瑪爾瑪洛斯，願上帝保佑我們罷。我也常常想到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哦，我說不出確當的話來……橫豎你也不會了解我的……不是嗎？」

「什麼事情？」杜格勒問，並不轉過身來。

「哦，就是不得不歸咎於婦人的那種事情……你總懂得我的意思了罷……我以前想，這種事情是不能忍受的……」

「後來怎樣呢？」

「沒有什麼，將來也沒有什麼。第一，我的妻子已不年青，不會有人對她垂涎。第二，因為她既然從來對我也沒有什麼胃口，對陌生人那裏會有呢。第三，……我怎麼說好呢？我有五個兒女，美麗的孩子，五個小猶太人，其中四個男孩，一個嬌美的女孩，嬌小得像一隻小雞，她是我在柏萊米斯爾要寒時生下的。我甚至於沒有見過她，可是我知道她像小雞一般。哦，如果這五個小孩還不夠保障她的貞操抵抗那種引誘，那末就是上帝也保不住她了，因為上帝是在小孩的心靈裏的……」

杜格勒神經過敏地做了個手勢，依查爾好心地握住了他的手。

「不要刮冰了，杜格勒先生，不要刮冰！讓我講話！我一見你心頭就是一陣痛，你在

磨難你自己呢，聽我說。……末……我一想到這種事情，我便起了殺人不怕血腥味的念頭，而莎樂謨諾就要說我不是一個膽小人。有一次……可是我們不必去講那些證據！我要對你講講我鄰人的故事，他在我身旁睡了三年了。

杜格勒漸感興趣地抬起頭來。

「他也有那種事情嗎？」

「我剛要說到這件事情。幾個月前他接到了他妻子一封信。她寫的很少，可是含意很多。她告訴他小牛已經生出了，而她也添了一個小孩，父親是一個俄國的俘虜，這是指那小孩而不是指那小牛……哦，怎麼樣呢？她請他原諒，別的什麼也不說……」

「你的鄰人怎樣呢？」

「他大罵了一頓，後來也鎮靜了。新添了一個小孩，家裏就多了一個人。小牛會變大牛，還會拖車，小孩會變強壯的少年，還會幫助工作。那末爲什麼要動氣呢？他鎮靜下來，原諒了她。他的懊惱早已棄諸九霄雲外了。懊惱的人真該死！原來除了這樣也沒有別的法子。也許他回家去打她幾個耳光，那末什麼事也沒有了。關於這種事，我已經得到許多教訓了，杜格勒先生，很多教訓了。第一……」

杜格勒不再注意他的話了。他跳起身來，拿了大衣，要逃出房去。菲莎和依查爾阻止了他。

「你要到那裏去，杜格勒先生？」

他似乎是鎮靜了，但祇有片刻時光。他那壓制着的怒意又在他心胸中燃燒起來。他使勁地把那站在面前顫抖着的依查爾震搖起來。

「依查爾，快到那個惡人那裏去，對他說，我等着他！」

依查爾開始央求他，可是徒然，杜格勒叫了起來：

「去對他說我等着他！叫他馬上來，否則我自己去把他當瘋狗那樣打死他。去，去，快點！」

依查爾失望地搓扭着雙手。杜格勒不耐煩得似乎要發狂，突然他跳了起來，在他們不及阻止時，逃出了房。依查爾嘆息着跟他去。

「你要去做什麼，杜格勒先生？停住！停住！假使我懂得一點這種事情，我便是爛狗！」

菲莎獨自和那小孩留着。她躊躇着。怎麼辦呢？到劇場去告訴別人嗎？可是告訴些什麼呢？她對他們用匈牙利語所講的話，原是一點也不懂的。她終於把小孩裹在斗篷裏走出去了。她跑向劇場去。路上她碰見了依查爾。依查爾告訴她，杜格勒要跟那士官候補生決鬥。

「決鬥？在這裏嗎？沒有刀槍決鬥嗎？」她驚異着。

「是的！決鬥，決鬥！我也說不能，可是他笑得那樣奇怪。他也許懂得一種新的決鬥方法，因為他大聲叫喊：『我刮玻璃不是沒有用的！我知道怎樣決鬥。今天我們總要死一個了！』可怕呀，菲莎！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怎麼去阻止他們瘋狂的行動呢？」

菲莎回憶起一件使她恐怖的事情來。她記得杜格勒怎樣從那刮淨的玻璃窗看去，而當那俄國巡查隊經過時，她的舉動怎樣地變了。他回憶起兩年前發生的一種奇怪的決鬥：放「黑彈」的人要攻擊那俄國的巡查隊。這個不幸的少年終於被槍斃了。

「斯端納先生」，她決定了說：「馬上到劇場去報告杜希基和巴特先生。叫他們一定要馬上來。杜格勒先生生命在危險之中！我留在這裏。我等着巡查隊來。快點！」

「你要留在這裏嗎，我不懂。」

「去，去！不要耽誤時間了！我必須留在這裏。」

依查爾拔步便跑，但不時在冰路上顛蹶，祇得慢慢地走。菲莎目送着他，直到他那可憐的人影在轉彎處隱沒。於是她到一個不住人的營房的大門底下去躲風。風勢很是銳厲。小孩哭了起來。她把他緊緊地偎貼在胸懷裏。

路上沒有人跡。右邊站着守衛兵營。她等待那巡查隊從那方面來。對面排列着軍官的營舍。杜格勒是該當從那邊來的。她等了一刻多鐘，可是還沒有人出現。她愈等愈急了。她站了長久，冷氣刺入她的全身。小孩在她腹上睡着了。墳墓般的沉靜包圍着她。她再也

不能站在同一地方，必須走路才好。於是她走向巡查隊的營舍去。

雪塊在她輕步之下發出裂聲。這就是她周圍唯一的聲音了。這種沉寂使她起了奇怪的印象。她想到自己無目的的生活。她心中第一次感到一種神祕的安寧。現在她有目的了：利他。她譏嘲自己地笑了，可是這時在心靈的深處顫響起一個心弦來，使她起了一種甜美的幻覺。她早已想到，把她攝住在那個第十號房間的，不僅是流浪女子的貪利心，也不止是對藝術家的同情，也不止是愛人類的同情心。先時她不相信自己，後來因為這種感想竟嘲笑自己，隨後哭了好久咒詛自己的生活，最後她降服於自己的命運了。她什麼也不希望，什麼也不要——祇要看見他，唯一的他。他的目光把她從泥沼裏提拔到真正的人的境地。她盡心竭力地迎合他的心意，而他卻甚至於沒有猜想到她心愛的祕密，這使她的心未免懊喪了。

她已經跑過了藝術家的營舍。她又回頭看了看，究竟杜格勒在那裏回來否，可是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她繼續前進，可是走了幾步她停住了。巡查隊，十六個兵士，從那營舍裏走出來，四個四地排着隊。一個領隊者（不是軍官，因為那新制度取消了軍隊裏所有的階級）指揮他們。他是一個年青而身高的少年。有一次她在那裏遇見過他。她想，最好還是在沒有什麼事發生以前對他說話。她依舊站着。原來巡查隊，必須走過然後可以歸營。巡查隊開始走了，走近來了。槍管上閃着白晃晃的槍刺，一種快樂的軍歌響了起來。

杜格勒還不回來。她快活起來，當她看見軍官營舍前有幾個俘虜走近來的時候。似乎是杜格勒的同伴。到了轉彎處，巡查隊換了一個方向，那末杜格勒再也不會碰到牠了。她深深地噓了口氣——危險已經過去了。

於是她安靜地向那些走近來的俘虜走去。可是突然間她驚恐地停住了。那軍歌停止了。她害怕了，回轉身來。她看見那邊有人在失望地掙扎，不覺大吃一驚。那些兵士們用槍柄和拳頭狂暴地打着一個俘虜，而那俘虜用匈牙利語大聲絕叫着。

「槍斃我，可是不要打！殺死我罷！」
菲莎向他們奔去，大聲急喊：

「不要打他！放了他罷！他是一個瘋子！瘋子！」

那些兵士一時停止了狂暴的鞭打。他們看着那急步跑來的菲莎。那俘虜倒在地上，像死了一般。他前額上流出鮮血來。

「你說的什麼！」有一個兵士向她叫道。

「瘋子！瘋子！……你不看嗎？」

「瘋子？不，狂熱的孟顯維克！……我們打死他罷！」

他們中間有一個用腳蹴那低聲呻吟的不幸人。菲莎來得很湊巧，當另一個剛要刺槍刺給他最後的一刺。她突然的一擊把槍從他手中拋去了。

「畜生！你們是畜生！你們使一個手無寸鐵，一個不幸人，一個瘋子受苦，不覺得慚愧嗎？你們不羞恥嗎？」

隊長用肘推她，對她瞅了一眼，大笑起來。

「是你的愛人嗎？」

「不！天曉得，不是！瘋子！不幸的瘋子！」

「你認識他嗎？」

「那一個俘虜她不認識呢？」一個兵士縱聲笑着說。

「是的！我認識他。他是一個好人。他突然失掉了智慧。他有不幸的事。我知道他。他瘋了。」

菲莎一手抱緊小孩，用那隻空手去掠傷者額上血沾的頭髮，蹲了下去，可是她立即驚叫一聲跳了起來。那不幸人不是杜格勒。她看見了一張全然不相識的臉孔。一個臉如小孩的少年。她的驚異幾乎敗露了出來。她將怎樣解說這變化呢？她受窘了。過後她猜想了出來。因為他說出了她的名字，命運寬恕了那受欺的丈夫。可是她對那不相識者的憐憫也不下於對杜格勒的。

其時巴特，杜希基和凱欺孟也跑來了。他們立即開始對兵士們交涉。兵士們這時才真正對自己的狂暴引以為愧，並且竭力用軍紀和軍令來解釋。杜希基向那傷者俯下身去，激

憤地轉向巴特。

「他不是杜格勒而是那年青的士官候補生。」

「那 候補生？」

杜希基突然回憶起來，關於那件事他們一點也沒有告訴過巴特。

「那個候補生？」約翰重複着。

「現在那些事都不關緊要了。到了營裏我再把一切解說給你聽。受傷的人我們總得馬上帶到醫院裏去。」

凱欺孟和杜希基把那不幸人抬了起來，帶到路旁營房裏去。門前已有幾個好奇的人站着，其中有一個跑去請醫生了。他們把傷者暫時放在牀上。凱欺孟留在他身旁。杜希基回來了。

巡查隊已經排隊要走了，領隊者忽然轉過來對着菲莎。

「你抱着誰的小孩？」

菲莎裝出一種傲慢的神氣。

「不是你的！」

那領隊者的臉孔晦暗起來。

「我知道。但也不是你的。我該要知道你抱着誰的小孩？」

「不要管閒事！」

「如果你不馬上回答，我要把你連那小孩一同帶去。」說着，他的眉毛威脅地翹蹙起來。「據說，墨特佛尤克，那隻老虎，假裝着在城裏遊蕩。他在找尋他的幼兒。我們必須找到那隻小老虎，然後我們對於孟顯維克派領袖可有一種擔保品了。」

菲莎蒼白了，神經質地微笑。她的目光失望地對視着杜希基和巴特，要求指示似地。杜希基渾身震撼着。巴特卻鎮靜地站着，嘴角上還浮起一種輕盈的微笑。領隊者已經向那小孩伸出手來。小孩被那陌生男子嚇得叫起來，緊偎在菲莎懷裏找求保護。

「要媽媽，要媽媽……」那小孩不絕地重複着。

菲莎勁一推，撇開了那雙伸過來的手，對那些兵士挑戰似地睜視。

「哦！那你聽見了！小孩自己在說。母親就是我。你聽見嗎？如果你還敢接觸他一下，我要打你耳光。我馬上到司令部去報告說有人在路上攻擊和平的女同志而且還要搶她的小孩。母親就是我，你知道了。」

兵士們笑了起來。領隊聽了她滔滔不絕的雄辯頗爲驚異，所以較謙遜地說：

「哦，那末父親呢？」

約翰突然上前一步站在兵士們前面，把小孩從菲莎臂中抱了過來吻他。菲莎無意識地緊偎在約翰身旁。杜希基覺得詫異。兵士們停止了笑。接着便是一陣奇異的嚴肅的沉寂。

領隊者是熟識約翰的，而且知道他在新政體之下也是可愛的人物。因此他敬地走近去耳語地說：

「你是這小孩的父親嗎，巴特同志？」

約翰鎮靜地微笑。

「不！那小孩不認識父親的——祇認母親。他同這女孩都屬於我，因為男子的不公平祇得以男子的公平來補救。」

領隊者窘住了。他對他的同伴們看了看，彷彿徵求他們的意見。杜希基不懂約翰鎮靜的原因。祇有菲莎的態度是堅定而自信。她覺得他一定有救他們的把握。

兵士們低聲商議着。約翰的回答，他們覺得過於曖昧，可是他堅定的聲調卻很有效果。他們躊躇起來。最後，領隊者決定了。事情一定要考查一下。他向約翰轉過身來：

「同志，以法律的名義來回答吧！你們帶着這小孩是誰的？如果他是墨特佛尤克的小兒，我們必須帶走，你們祇得向革命裁判委員會去說話。要我們不疑心你們——文據來證明罷！」

約翰從袋裏掏出一張紙來。

「在這裏！你看，放心罷，讓我們走罷！醫生剛才來，我們要去那不幸的同命人。」

領隊者接過那證書來，看了好久，檢閱印章，簽字，對陽光照了照，搔了搔後頸，對小孩看一下，又看那證書，最後高聲地笑了好久。

「魔鬼幫助了你，巴特同志！魔鬼幫助了你！怎麼辦呢？證書並不假。小孩年齡也和寫的相仿。魔鬼幫助了你，同志！」說了他又笑。

於是巡查隊走了。兩個兵士留着，護送那傷者。

約翰把證書放在袋裏，走向營房去了。兩個兵士以及非莎和杜希基跟着他。他用匈牙利語把經過解釋給杜希基聽，使別人可以不懂。

「當你帶着那小孩走了以後，我便和客脫雅商議，怎樣保護小孩使不受人報復。這件事你竟因過分熱心而忘卻了。全靠瑪露莎我們才得補救你的健忘呢。」

「全靠瑪露莎？」

「是的。兩年前瑪露莎生了一私生子，過了幾月就死了的。小孩雖死，洗禮證還在。這證書掛在廚房她牀上面的牆上。每年當死人節的一天她慣常在證書前焚香點燭。我們便借了這張證書。爲什麼不借？這是我學你的。倘那死了的杜希基可以復活，那末死了的小孩爲什麼不可以呢？」

杜希基聽了有些不快之感，對約翰譴責似地看着，但約翰的神情是這樣溫和而無邪，使他的憤怒全然消失了。

他們到了營房。凱欺孟在門口等候他們。他悲哀地搖着頭。

「他們幾乎打碎了他的身體。兩個肋骨裂斷了。頭顱已經挫傷了，胸上背上都有傷痕。醫生覺得他很少希望。」

「杜格勒呢？」巴特問。

「誰也不見他。大概在家裏。」

營房門開了。兩個救護員帶着扛牀走出來。那醫生跟着他們，兩個兵士也加入了。於是這一小隊人走向醫院去了。約翰停住了沉思起來。他徒然在記憶中找尋那不幸人的臉孔。他和杜格勒有什麼關係呢？他從未見過他們在一起。他們決鬥過了。這事他聽了依查爾·斯端納興奮的吶吶的報告以後已經知道，可是什麼緣故呢？他不能了解，杜格勒，那好心的沉默寡言的人，怎樣會爲了一種瑣屑的冒犯而要求這種渴血的滿足呢？

菲莎接觸了他的手。

「巴特先生，我們回去罷。這裏很冷，小孩冷得發抖呢。」

彷彿要把剛才的猜想趕走，他做了一種神經過敏的手勢，深深地嘆了口氣，默然地走。杜希基滿心愁慮地走近他身旁。怎樣把那悲劇解釋給約翰聽呢？說什麼謊呢？瞞過那一部份呢？這些思想被約翰的叫聲突然打斷了：

「狂行！獸性的狂行！」

「你說的什麼？」杜希基驚異起來。

「爲了第三者的私事而互相咬嚙，這是獸性的狂行。一個男子把婦人看作沒有熱血的所有物，這是獸性的狂行。一個人重視身體的貞潔而輕視心靈的貞潔，這也是獸性的狂行。起先崇拜一個偶像而偶像倒了還要犧牲幾條生命在那已變灰燼的假偶像上，這也是獸性的狂行。」

杜希基已經知道約翰已猜出一切了。可是這突然爆發的哲理終於使他驚異起來。這種觀念已經有些像他的了。

「你看，彼得，」他繼續說，「這個女孩。我對你說，將來給她在社會上恢復她那純潔的名譽的男子，他的價值，比一個把自己的貞潔的妻子從尼姑庵裏領導到神臺前去的人所有的更大呢。她的心靈已經被貧苦，男子們的卑俗，以及運命接連的打擊，鍛煉得很堅強了。我敢打賭說，她一旦在一個誠實的男子的愛中復活起來，她在所有的引誘上都如同尼姑庵裏的貞女相競爭。今天你不是看見她嗎？她是帶着怎樣的英雄氣概而保護那個陌生人的小孩！」

杜希基沒有回答。他早已猜出了那女孩的祕密了。她已經在一個誠實的男子的愛中復活了，祇不過那個男子還不知道這愛罷了。而他又是不該知道的。

杜希基的沉默激動了約翰。每當別人不領會他的思想，對他所熱心的事沒有同等熱忱

時，他總是要激忿而神經過敏。他要表示他對那女孩的誠真的尊敬。

「菲莎！」

她停了步，等約翰走近身旁。

「你要什麼嗎，巴特先生？」

約翰握住了她的手，用美妙的語句感謝她今天的援助。菲莎不禁一陣紅暈。她的眼睛閃起淚光來，然後又笑了好久。幸福地，顫聲地笑了，抗議地說：

「爲什麼？爲什麼要感謝呢？因爲我今天表現了『安琪兒的一面』罷？也許將來我也有表現『魔鬼的一面』的時候呢。」

他們到了藝術家的營舍。約翰和杜希基在前急忙走進第十號房間去。杜格勒坐在窗畔，刮着玻璃上的冰花。他們走進來時，他甚至於不轉過身來。杜希基向他走過去，拍了他一下肩膀。

「杜格勒！杜格勒！」

杜格勒抬起頭來，對他看了一會，然後回轉身來，繼續刮冰。安靜地，毫不興奮地刮着冰。約翰臂上抱着小孩立定在他前面了，然後厲聲地對他說：

「杜格勒！你真使我大吃一驚呢，怎麼你強迫那不幸人和你決鬥呢？杜格勒！假使他死了，你在他父母之前有什麼藉口可以釋罪呢？杜格勒！你不回答嗎？」

杜格勒轉過身來對着約翰。他默然地向那小孩伸出手來。大家已經站在他周圍了，等着某種解說，可是他的嘴唇默然無聲地微動着。甚至於一個字他也說不出來，祇指着那小孩。

杜希葛驚恐地抱住了他。

「杜格勒！我的朋友，你怎樣了？我親愛的朋友？」

杜格勒顯然勉強了好久，才啞啞地說：

「我爲什麼想他是死了呢？說出來爲什麼？」

八

過了兩個月，春天來了。

劇場的化妝室裏有偌大的鬧聲，大家都起勁的準備看上演的事。裁縫們幫助着把假造的乳房和臀部裝到那些將飾婦女的青年人身上去。那裏可以看到極華麗的服裝。城裏的知識婦女都願意借服裝，爲的要表示她們對於藝術的同情；同時也要藉此誇講，「我那最新的舞衣是穿在俘虜藝術家的領班者身上的」。這原是一般的風氣。

不但如此，俄國人很愛好而且扶助俘虜們所排演的歌劇。俘虜營的司令也給那些演員以特殊的權利……他們不必參加困苦的工作。甚至於「客喜依可（夜盜）」，通常總是剝奪老實的人民的衣服的，對他們卻也是和愛的。有一次，約翰夜半從城裏回來便被他們襲擊了。他們已經開始剝衣了，忽然有一個「客喜依可」認出了他。於是帶着好心的微笑把那被奪去的大氅交還了他。

「哦，去罷，費立茲（在某一歌劇裏他是名爲費立茲的）。」

約翰坐在他的化妝檯前塗搽脂粉。今天他要扮兩種角色，凱欺孟的劇本中的主角，和自己的歌劇中的一個吃力的副角色。此外還有管理員的工作。

約翰旁邊坐着杜希基和謝爾喜，他是在各種劇務上都幫助約翰的一個忠實的助手，一個勇敢的同僚，一個嗓音婉曼而表演莊美的天才青年。

約翰有些悲觀的心情，正如慣常一般，他要刺激自己一下了。突然間他呻吟了一下。

「當真，我選錯了職業了。我不愛舞臺。」

大家已經覺察出他來了。「我們的指導員又在那集用興奮劑了。」大家彼此相對暗地裏微笑着。謝爾喜卻知道他的朋友受了那剛要扮演的悲劇的角色的刺激，必須要談論一下才好，於是捉住了談論的線索。

「你說什麼話呀！你原知道，你天生是一個優伶！」

「是的，因為這家族病也傳染到了我。我的祖父母，父母，幾乎全家的人都是喜劇家，而我也變成了這種流浪人。可是，我要說，這種藝術是一種危險的毒物。」

「毒物？」

「是的，毒物。表現陌生人的感情，傳達陌生人的思想，爲了陌生人的痛苦而下淚，因此常常不信自己的苦痛的誠真，這都是要把個性毀滅的。」

「每種職業都是有利必有弊的。」謝爾喜發表他的意見。

「你說的不錯。尤其是演員的技術要毒害那些狂熱者的心靈的。牠要毀滅他們的創造性。我要把這種可惡的弊病從藝術範圍裏排除出去。」

「深深地了解別人的感情，正是藝術家的一種有價值的任務。」
約翰做了一種銷沉的手勢。

「可是把別人的情意拿來作爲自己的感覺，是自己的滅亡。可惡的職業，我後牠！」
謝爾喜知道約翰對於舞臺是怎樣地不忍捨手的，不能回答這個自欺的謊言了。於是討論停住了下來。

過了一會兒的沉默，謝爾喜，真正的唐裘安（Don Juan），找求別的題目了。他開始表示對於他昨天在城裏看見的那個女孩的熱心了。

「她是嬌美的！極俏麗的！她站在步道的邊沿上，一雙幻想的眼睛看那些步行的兵士們。她彷彿是馬利亞的肖像……她並沒有看見我，我可以自由在地享受她的美。啊，如果她今天來了的話，我要單爲她而表演呢。」

杜希基笑了起來。

「我記起了一件同樣的事情。這還是發生在家鄉的。我坐在一輛公共汽車裏，她站在站口。她真是嬌美。極俏麗的！彷彿是維那斯的活像。我當時想像自己在奧利姆巴上……她突然向路上唾吐一下。維那斯唾吐了，於是從奧利姆巴跌入公共汽車中……哈哈！」

謝爾喜憤怒起來，約翰低聲地說：

「彼得，你真是不可救藥的。」

舞臺上有人按鈴。約翰警告着說：

「第一次響鈴了！快點，孩子們！」

響聲擴大起來了。聲音中還聽得出那領班者的裝腔的話聲：

「指導員，我親愛的，你看這條有花邊的短褲，不是鮮紅色的。你答應給我一條鮮紅的……可怕，也許有人換了，……一個唱歌隊裏的歌女。一定是唱歌隊裏的歌女。她們是這樣的傲慢。指導員，我親愛的，我不能穿着這種襤褸的服裝到舞臺上去的。」

約翰對他厲色地一看，於是那裝腔的青年放低了聲音：

「請你，親愛的指導員，吩咐一個人去把那條短褲拿回來給我。真是傲慢……」

「彼得，請你去看看，把事情弄妥當！」

杜希基走到那些飾婦人的青年人那裏，擦裙子來觀察。後來，他終於在一個房角裏找到了那條鮮麗的玫瑰色的褲子。那劇場裏的理髮師就在那房角裏替那扮歌女的領班者剪髮。

「這條褲子不是屬於你的。」杜希基對那驚詫的歌舞明星說。

「那末是誰的呢？」

「是尤獨克西亞的。」

「又是他的嗎？什麼都是他的。難道要我穿男人的襯褲表演嗎……不是嗎？我不給

你。不！……不……不行！」

杜希基想設法使他信服。

「你並不要跳舞。你祇是唱歌罷了。他要把腳舉到頭邊。況且你還可以有一條很雅緻的襯褲呢。將軍御用醫官的女兒的那條。我可以說，牠是美麗而且多花線的。」

「不……不……不！」他竭力地抗議着，使理髮師大吃一驚。

杜希基要走到約翰那裏去了，但是他手中已經拿着襯褲來了。

「莎瑪若，你的襯褲在這裏。那一條交還來。」

那神經質的歌女溫和下來。默然無言地服從了，雖然他的神情並不表示完全滿意。秩序井然了。杜希基當然要說了：

「婦女們，我要說，是可惡的造物，甚至於扮婦女的男人也是如此。」

約翰耳語地問：

「那老虎的妻子也是如此嗎？」

杜希基臉稍微紅了一下。

「她不是婦人，而是殉難者。」

第三次的響鈴。約翰走上舞臺去。杜希基從幕隙裏望了望場子。他的目光立即接觸到雅。她後面坐着菲莎和俘虜們。場裏充滿着觀客，有一千二百以上的人。音樂隊長已

經開始奏樂了。

他從演員室的小門裏走出來。外邊更其有趣，閃耀着美麗的陽光。況且他已經知道劇本的內容而且他還有時候可以看那歌劇。今天他並不扮演任何角色。

他坐在門邊的一張小凳上。陽光灼熱地撫摩着他那雙閉着的眼皮。那勝利似的春光偷進了他的心裏，他的思想又繚繞在那張已經有百次以上夢見過的臉孔上了，這張臉孔現在想來一定是被母親的苦淚所潤溼着。他原是以女性憎惡者和嘲己者著稱的，現在竟愛了一個至今尚未與談的婦人，那不是可笑的嗎？可笑，可笑！但他卻終於變成了一個幻想者，時刻用金光閃閃的絲，編造着一種理想的幸福的圖畫。

白鴿訴苦似的啁啾聲在他近旁響了起來。他睜開眼來；視覺清醒以後便看見那鳥在沙地上。牠在同一的地方輾轉跨步。有幾次牠停住了，把尖嘴鑽入沙土中，訴苦地啁啾着，彷彿幽泣着似地，然後牠又開始輾轉跨步了。杜希基留心地站起身來向牠走近些，可是那白鴿很奇怪，並不飛去，牠祇是訴苦地幽泣地啁啾着。杜希基向牠俯下身去，瞥見了一個被割下的白鴿的小頭在沙地上。那訴苦着的白鴿不斷地吻着那死鳥的嘴。

杜希基有所感觸了。他心中對於那鳥的苦痛發生了敬意，而對於那爲了自己的口福便犧牲了那小鳥的性命的戲場佈置員感到了一種憤怒。於是那憤世嫉俗的他卻蹲踞下來，正像他幼年時有一次那樣，開始用指頭掘出一個小穴來埋葬犧牲於人類的食慾的小鳥。

他背後有個人高聲地欣喜地叫起來了：

「好玩呀，先生！你變成了小孩呢，還是在找尋隱藏着的寶物呢？」

杜希基聽出了是依查爾—斯端納的聲音，並不轉過身來回答說：

「我在埋葬。」

「你埋葬什麼呢？」

「我埋葬這白鴿的小頭。」

依查爾皺起眉來：他想起了杜格勒被包圍在狂人中間的情形來。他不能走近去，因為路上有一隻驢子負載着東西站在他旁邊，他必須牽住牠，免得牠跑開。因此，他祇是關心地伸長頸子，驚異地看着，杜希基從袋裏拿出一張報紙來，從灰塵裏拾起一樣東西來包在紙裏，然後把那一小包東西埋在泥土裏。依查爾詫異地搖着頭。杜希基完了事才第一次對依查爾看，見了他的神氣不禁笑了起來。

「是的，真的，真的！」微笑還在杜希基的雙唇上顫動着。

依查爾真有些可笑的样子。他站在那驢子後面，緊握着牠的尾巴。那隻獸固執着要繼續跑步，而依查爾卻想停住一會講些話。

「依查爾，驢子要踢你呢！」

依查爾謹慎地站到相當的距離，可是仍舊緊緊地握着驢子的尾巴。

「再沒有方法牽住牠了！這隻驢是一種要咬人的驢子。牠要踢我，我倒可以跳開；但是牠要咬我，我有什麼辦法呢？」

「你要痛叫起來。」

「即使牠踢我，我也要痛叫呢。但是這樣更容易避免這隻該死的畜生的謀害呢。牠是俄國驢子，但跟匈牙利驢子一樣拗強惹笨。」

「你跟誰買來的？」

依查爾狡獪地做了做鬼臉，指着他的帽子，帽上有一個五角紅星，表示他是屬於紅軍的。

「你昏了嗎？你回家去人家不要你解釋嗎？你忘却了我們的軍官在做着關於那些加入紅軍的人的判決書嗎？」

依查爾的猶笑一變而為狂笑了。他點頭示意，於是杜希基走過來了。依查爾向四下裏望了望，把他拉近身來。

「我雖戴紅軍軍帽，但心中卻依然如故。帽子說我屬於紅軍，可是這隻驢子卻知道我依然是和以前一樣的人。甚至更忠實呢。我是真正為愛國事業而犧牲的英雄呢。」

「我不懂你。」

「自然囉，因為我還沒有解釋過。聽着！不！稍等一會！請你代我管牢這驢子，因為

要是不做手勢是講不明白的。又要講又要捏牢尾巴是不可能的事。

杜希基幫他把那拗執的畜生牽住了縛在一個木樁上。依查爾揩去了額上的汗珠，深深地喘了口氣，從袋裏拿出一個烟匣來，遞給杜希基。

「吸烟罷，因為這故事有些長呢。這香烟很好。以前祇有俄國軍官才吸這種烟的。」他在一張小凳上坐了下來，然後放低了聲音開始講：「你知道紅軍並不十分歡喜我們的軍官。最近幾個禮拜他們幾乎得不到東西吃呢。直到現在的薪金一茶就不見了，於是我們那些勇士硬把可以變賣的東西都賣了來換錢。哦，倘使他們受些苦的話，就讓他們去受苦罷！爲什麼不呢？他們原來一切都已經有過了。我們的一切他們也是常有的，可是餓得發狂終究不是謹慎的辦法……不是嗎？因此他們不願餓了。哦！有一次我到軍官營裏去會我的朋友，他是護軍隊裏的後備大佐，而且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很好的猶太人。他訴苦了，自然他要訴苦，因為最近的幾個禮拜以來，他削瘦得身體輕了八公斤多。這是誰也難能證實的，因為他現在還有八十五公斤的體重呢。哦，他卻訴苦了，我買給莎樂謨諾——莎樂謨諾是我的店夥，——猶太惡棍，時常要欺騙我的——晚餐時喫的重魚，被他吞吃了去，好比狗吞蒼蠅一般。他一面吞着，一面訴苦，這使我非常感動；從此我每天都偷入他的營房，給他東西喫，正像動物園裏的河馬一樣。哦！有一次，他剛要吞進四米突闊的一條臘腸去的時候，潑洛凱基隊長走進房來。你認識他的，不是嗎？就是替我們的領班買一

雙金縷的靴子的那位潑洛凱基隊長。好的。他進來了，貪婪地看着那條臘腸。我知道他就要訴苦了，我不能專聽這種訴苦的話。怎樣辦呢？我便把莎樂謨諾的一部份給了他。他道了謝，一面喫一面訴苦，說俄國人這樣那樣，說了不少，他對我好心地說，我雖然是猶太人，卻是一個誠實的人。他說：「依查爾！你可以把我們從貧苦中救出來。常常做我們的恩賜者罷。」啊！我想。誠實倒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是最老實的猶太人也不致於老實得這樣愚笨，竟會養幾百個飢餓的軍官而使自己受損失。但是我可以说，潑洛凱基隊長是比頂狡猾的猶太人還聰明。他領我到赫秦寇少佐那裏去，少佐考慮了好久，才允許叫我替潑洛凱基隊長在軍官營裏販賣東西。你想，他是怎樣的一個猶太人。你想怎樣！他要喫飽，他要賺錢。哦！要常常販賣東西，必須得現政府許可。可是那赤色政府祇允許某種專門職業團體的會員做這種販賣生意的。甚至於商人也不行的。那末怎麼辦呢？潑洛凱基隊長，真是一個很狡猾的人，他想了出來，紅軍的兵士做什麼事都比較自由，因此，他叫我表面加入蘇維埃軍隊，使我可以援救那些軍官，免得他們餓死。赫秦寇少佐和潑洛凱基隊長做好一張證書，證明我祇是爲了愛國的義務而在紅軍裏服務的，他們簽了字，這樣我便變成了一個英雄。我爲什麼說，這隻驢子知道這事呢？因爲那張證書就藏在牠的鞍下。」

杜希基有些疑惑。

「依查爾，這張證書很危險呢，如舉憲在布爾雪維克人手裏的話。」

依查爾咋舌作響，狡黠地微笑，把手放在杜希基的肩上。

「杜希基先生！我要把潑洛凱基隊長對我說的話告訴你。雖然你是基督教徒，你卻是完全誠實的人。不要動怒，我祇是開玩笑罷了。那猶太人就是這麼開玩笑地說的。我來要請求你一件大事情。請你把這危險的證書保存好，我需要牠的時候，請你交還我。我不需牠的時候，就放在你那裏好了。因為那些紅軍裏的兵確實不懂得這種玩意兒，他們馬上就放槍，他們總是放槍，放槍。」

杜希基答應了他的請求，可是他的微笑卻表示他對於依查爾的勇敢有些譏諷的意思。依查爾高聲地抗議着說：

「不！真的不！我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膽怯的。可是我要爲了我的家保守我的生命。你想，我有五個孩子，最後一個我還沒有見過呢。你看，事情是這樣的！我請求你的時候，我正是想着他們呢。倘使那個長鬍子阿帛拉哈姆責備我，說我是第一個猶太人，敢沒有證書而做事，我本來也可以請求潑洛凱基隊長把這證書保存在他那裏，可是……可是……不要動怒，親愛的杜希基先生，可是那個基督教徒，比猶太人還狡猾，還會做生意呢……不要動怒……他不會是一個誠實的人。」

杜希基縱聲大笑起來，拍了拍依查爾的肩膀。

「依查爾，依查爾你怕槍呢！你說的卻不錯。不過我想不出來，你怎麼會在戰壕裏用

槍呢。」

「那很簡單。我並不用槍。」

「你不用嗎？也許你生平沒有放過槍罷？」

「我放過槍，不過總是很小心的，因為我把機關一撥，那愚笨的槍就打我一個巴掌，乎把我的牙齒都震掉了。我在操場上放過槍，不過在戰壕裏，爲什麼要放槍呢？哦，你說爲什麼呢？原來事情對於我們都已過去了，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講話了。」

「我們必須放槍，因爲人家也對我們放槍。」

「聽着，杜希基先生！有一次我在戰壕裏那座電話機旁邊。那天早晨很寂靜，我傾享受着這種寂靜。我想起了那五個小孩和我的妻子，她現在正對鄰居的羅賽昂魯太太講着我的英雄事蹟。突然間，那些俄國人瘋狂了。他們開始這樣狂暴地放槍，我雖在戰壕裏離壕岸三米突低的地方，也不由己地撲倒在地上了。這時，那該死的電話叮噹地響了起來，鬧起來了。我不得不爬過去拿聽筒。司令部裏一個團長問：『俄國人爲什麼放槍？』他問我，他們爲什麼放槍？怎麼回答呢？『因爲有戰爭所以放槍。』你只要聽到那團長的咒罵！我不是沒有錯嗎？可是他叫我笨牛。」

「哦，依查爾，你看，你自己說人家放槍。那末你爲什麼不放呢？你又不是被宗教禁止接觸軍器的奈柴連教徒。」

「我要老實講講我所以假裝膽怯的原因。」

杜希基對於這個回答已經預先微笑了。可是依查爾嚴肅起來。

「當那伍長把我在戰壕裏的地位指給我看的時候，我想，這裏有這許多人放槍，多一個人少一個人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如果那時我知道一顆子彈會結束整件事情，我早已放槍了，即放了我就死也願意。但一顆子彈是不中用的，只會增加一些鬧聲。後來我想到那五個小孩，那時祇有四個，又想到我的妻子，她也許正在點蠟燭罷……我不幸的妻子同那五個小孩，那時祇有四個，於是我不放槍了。我想在敵軍的戰壕裏也有一樣不幸的猶太人，他也有四個小孩，他也是不放槍的。我們爲什麼相射擊呢？我們爲什麼要彼此使自己的小孩變成孤兒呢？我們對那長鬍子的阿昂拉哈姆有什麼話可說呢，倘使他問起我們來放槍是不是比在瑪爾瑪洛斯買賣舊貨更有益？因此我不放槍了。」

就在這時，劇場裏雷聲似地響起熱烈的喝采和鼓掌聲來。杜希基覺得，彷彿這種喝采和鼓掌也和這不放槍的可憐人有關，因爲他也許已經槍殺了另一個也有四個小孩的猶太人。祇要人人都像這平凡的販賣舊貨者一樣想，那就好了！……哦，最好還是不想！基督教徒與基督教徒互相戰爭，人與人爭……現在……現在……可怕，弟兄與弟兄相鬥，兒子與父親相鬥。

杜希基感動地抱住了那猶太人，然後，彷彿要隱藏自己的感觸似地，提高了嗓音叫

「哦，依查爾，把那張危險的紙給我。我會把牠連同你的祕密好好地保存的。」
依查爾從驢鞍底下拿出那張證書，戰戰兢兢地向四周環視一下，塞在杜希基手裏。

「現在我的生命已在你手裏了。」

「我不會辜負你的，依查爾。」

「我知道，可是……」他搔搔他的後頸，「自從我第十三個走進你們房裏以後，我想到也許我永不能在瑪爾瑪洛斯販賣舊貨總要不寒而慄。」

「依查爾，依查爾，不要迷信得如此愚蠢！你將來會安然地回到你的妻子和四個小孩那裏去的……」

「五個，五個，五個！」依查爾急忙改正，甚至有些誇耀的樣子，隨即從袋裏拿出一匣香烟。「杜希基，請你吸烟祝他們康健罷。烟氣也會飛騰上昇到教主阿帛拉哈姆那裏去，而且不會討厭，因為這是好烟。極好的！」

觀衆乘休息時出來吸新鮮空氣。依查爾解脫了驢子告別了。他剛要走，又想了什麼事。

「杜希基先生，我忘記了頂要緊的事。我碰見了到營舍裏來那個郵差。我看見他身邊有封信是給巴特先生的。信就在這裏，我帽子底下。請你拿出來罷，因為我一放驢子尾

巴，這該死的畜生就要帶了我所有的利益跑走呢。」

杜希基拿了那封信。依查爾趕着驢子走了。杜希基看了這信，有一種真摯的欣慰。這是從匈牙利來的。約翰已有半年多未接家信了。他急忙跑進化妝室。約翰在那裏，在熱烈的喝采聲中站着。

「約翰，你看，這是你最可愛的獎品！你的家信。」他叫道。

約翰因為討厭那些「雜話」而表現嚴正的神色，但這時立即煥然了。

「給我，給我，我親愛的！」於是他貪婪地撕開了信封。他在信封上認出了母親的筆跡。

大家默然地同感着快樂，可是祇有幾分鐘的時光，因為那剛才柔和起來的神色不久便扭歪了，雙唇緊閉起來。約翰倒坐在他的化妝檯旁邊了。他的神情裏蘊蓄着這樣的懊喪，誰也不敢對那封信的內容表示一點關心。

巴特在那站在他面前的鏡子裏瞧着自己，他瞧自己，可是沒有看見。他對於他周圍的一切忘懷了好久，直到那佈置員宣告舞臺已經準備好表演歌劇的時候，他才回復了知覺，悲痛地笑了起來。

「我不是對你說過，謝爾喜，爲了陌生人的感情，我們要放棄自己的感情。唉！」於是他把信放在袋裏，開始化妝而扮演新的角色了。

杜希基憐憫地注意着他。他看見約翰在內心中可怕地掙扎着要壓制自己的感情。現在有一千二百人正等着那喜劇以取樂自笑。

在整場表演的時間內，約翰彷彿勉強地使自己沉溺於做管理員的那種傷神的職責之中。他甚至於有些吹毛求疵的樣子，可是大家尊重他那無人確知的苦楚。這劇獲得了燦爛的成功，觀眾熱烈地歡呼着；幕落後觀眾熱烈地歡呼着；幕落後觀眾以雷聲似的鼓掌和歡呼要求他走到燈前。約翰現在是屬於那自私的觀眾而不屬自己了。他依從觀眾專制的意志而做一切。但當他最後回到化裝室去時，他倒在椅上哭起來，哭着，熱烈地不能遏制地哭了。

化裝室所有的人默然地踱步，耳語着。化裝室漸漸地空了，祇剩那三個朋友。當哭泣聲稍靜時，杜希基低低地問：

「你怎樣了，約翰？親愛的朋友，你有什麼事？」

約翰抬起頭來。

「沒有什麼，親愛的！實在沒有什麼！祇是——我的父親死了，再……再……沒有什麼了。」

他搖了搖頭，然後對鏡子裏自己的戲臉看了好久。怎樣可笑啊！於是他粗聲地笑了，一時憤恨把鏡子一拳打破了。

「我父親死了，再沒有別的！」

謝爾喜想慰藉他，杜希基沉默着。那個躊躇地痛楚地說出來的「再」字，給了他一個奇異的印象。約翰瞞着什麼罷，也許還有第二種不幸罷。他不期然而然地想到了杜格勒，可是他立即趕走了這個思想。

畏葸的敲聲在門上響起來。杜希基去開門。門前站着菲莎，挈着那個小孩。

「檢察官夫人等着他！」菲莎耳語着說。

「讓她去罷！今天巴特大概不很想伴她去。」

「有什麼事呢？」

「他接到了一封信。他母親報告他父親已死。」

菲莎感動起來，想跑到約翰那裏去，但杜希基阻住了他。

菲莎走了，可是杜希基又留住了她；想了一下他給了她另一個指示。

「可是，不！你說約翰不久就準備好。關於他接到那封信什麼也不要說。懂了嗎？」

菲莎頷首應諾，然後走了。在門口她又停住了。她憎恨那個婦人，她覺得那個婦人祇同約翰玩弄着。啊，她是明白她的。約翰以前有過許多人了，而約翰以後也將有許多人。

那個丈夫祇閉着眼，因為他需要這一個傀儡，用她的美來博得保護者。她估計自己比那嬌豔的婦人更誠實呢。

她站着默想。爲什麼杜希基不願她報告那噩耗呢？報告時倒可窺視她的臉色，因而可以多作猜想呢。她決定了便開了那小門。

這時她碰見那不耐煩的客脫雅就在她面前。她們直楞楞地對視了一會。客脫雅認出了那女孩，就是有一次從她身邊奪過自己的信來的。她略帶窘促地說：

「巴特先生已經去了？」

菲莎轉首指着化裝室。她依然躊躇着。

這時，她停了一會，叫出來：

「他父親死了。」

她打量着那婦人的臉孔。臉上祇有驚訝，沒有別的。

「他聽誰說的？」

「他接到了信。」

客脫雅臉色晦暗了，被一種不快之感所觸動。她不耐煩地說：

「他沒有托你說什麼話嗎？」

菲莎鄭重地說：

「他沒有什麼！他真的沒有托我什麼！」

那女孩的聲調觸犯了客脫雅。她也覺察出她眼睛裏一半隱藏的微笑。她不能自制了。

「你回答有些傲慢呢。」

菲莎睜大了眼睛，擲揀地冷笑一下，佯作卑謙地問。

傲慢嗎，太太？原諒我，太太！他沒有說什麼，真的沒有說什麼，太太！她眼睛裏閃起憎恨和忿怒的光，可是語氣卻是依然卑謙的。「我真正抱歉，太太覺得我的回答冒犯了。請恕罪，尊敬的太太！」

客脫雅覺得那多次重複的「太太」之中含有譏刺。於是她怒得發抖了。衣衫襤褸的蕩女以假卑謙而實傲慢的口吻嘲笑她。她，檢察官夫人，被一個蕩女嘲笑！被觸犯的虛榮心把血潮趕進她的頭。她不能自制，打了那女孩一個耳光。

這一擊並不厲害，幾乎沒有接觸面頰，但菲莎像雌老虎一般狂暴地向她胸前撲去。絲綢衫抓破了。她眼睛狂野地溜轉，牙齒格格作響，嘴裏高聲地吃舌地發出模糊不清的話來，粗俗而不可傳的言語。

客脫雅驚恐地避開了，但在她未到門口以前，菲莎又已對着她了。她的雙手和鼻管顫抖着，胸膈鼓動着，心像顛狂的鐵槌那樣跳動着。客脫雅戰慄着，想高叫，但不敢，她的神情央求着寬恕。一時是長久的屏息的沉默。菲莎突然鎮靜了，厭惡地猶笑着。

「哦，同志，同伴，我們已經平等了。老實一點好罷！比諸不計較而去老實得多。不要害怕，我不會害你的。不過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祇有幾句，尊敬的同志，敬愛的同

伴。張開耳朵聽罷！」

客脫雅膽大了一點，重新走向門去。

「讓我走！我沒有事跟你計較！今天的事你到法庭上去回答好了。走開！」
菲莎勝利地笑了。

「還不可以！稍等一會！我可以短短地講完。聽着，同志！我知道你同現在等着的那個人播弄着一種殘忍的把戲。」

客脫雅驚異起來，過後又長久地冷笑。

「啊，戀愛競爭，妒忌！……而我竟沒有猜到！他在我面前玩過一種喜劇，扮演一個拒絕一切誘惑的隱士……哈哈！」突然她轉身離開了那少女，可是菲莎捉住了她的手。

「留住！你錯了。他甚至於沒有用——手指接觸過我。你懂嗎，同伴，因為你真是同伴。我祇是警告你，叫你不要再玩把戲，再引誘他，因為我不願他得到和你的那些犧牲者同樣的結果。」

「我的犧牲者？」客脫雅誇耀地笑了起來。

「是的，你的犧牲者！如果你忘記了他們，我要提醒你。三年前，在你結婚前，便是那年青的高加索少尉。他槍斃了自己。正在你婚禮的時候，呸，連我也有些慚愧，人家帶了那將軍的副官來使你大吃一驚，你的丈夫和他決鬥而——他一生殘廢了。記着那瑞典紅

十字會的代表罷，他在你臥房裏割穿了自己的肺部。後來便是那黑種人藝術家的「悲喜劇」。你丈夫是叫了哥薩克兵鞭打他而把他從城裏戲院的化妝室中趕出來的。在約翰以前就是那死於獄中的土耳其軍官。現在輪到他了。你對他玩着同樣的把戲，我知道，假使他降服了你的歇斯底里的慾望，事情早已完了。」

客脫雅僵硬似地默然站着。那少女的眼睛又閃着怒火了。

「你欺騙你丈夫已有多少次，祇有天曉得。是的，你就是魔鬼。你使你丈夫昏憤。你裝得像一個被一個男子追求的殉難者一般。你比我們流浪女子還多罪過。這雖是你的事，可是不要膽敢播弄這男子，因為你會看見我反抗你呢。」

客脫雅又找到了她的勇氣，正當她覺得菲莎講到了感傷的一點的時候。她搖了搖她那美麗的頭，譏諷地但又帶着所有的嬌媚對那沉默下來的少女微笑。

「不要播弄他，因為我愛他。你為什麼不說老實話？老實一點好，老實一點好多了！」菲莎眼裏淌出淚水來，客脫雅看見她下淚，譏諷的聲調，銳利了。

「你為什麼不早說！失望的戀愛！怎樣浪漫啊！該當作一部小說呢。我實在同情你，盡心地同情你；為報償你，見，我要代你承認愛了。他有着一顆蠟樣的心，愛浪漫的情感，他會聽受你呢。哈哈哈哈哈！你這小安琪兒看守着他呢！」

菲莎嚴峻地皺眉。

「我要領他到你那些犧牲者的墳墓前去呢。」

客脫雅聳了聳肩，嘲笑地緊閉雙唇。

「那你領他去罷！他不會相信你。什麼也不相信。」

門霍地開了，約翰站在門口。背後便是他的朋友們。菲莎，彷彿受驚的小孩似地，垂下了眼睛。客脫雅發白了。她從未見過約翰的臉孔像這時那樣痛苦地恬靜着。他轉向客脫雅，很謙卑地，毫不虛偽地把噩耗告訴了她，還請她原諒他今天不能陪她進城。承杜希基好意代他送到車站，最後一班火車還未過去。

客脫雅觀察着他。當他說話時，她想猜出約翰已否聽見那冒險的會話。但當約翰舉帽告別時，她急忙走了。

約翰長久地目送着她，直到手上感到被人小心的一觸時，才回醒過來。菲莎站在他身旁，帶着誠真懺悔的表情。

「原諒我，巴特先生，我是一個愚笨的鄉下女子。很愚笨的。」

約翰一句話也不說就走了。菲莎竭力遏止眼淚，顫抖地對杜希基耳語着說：

「你什麼都聽見了罷？可怕，我真的錯了。可是我自己並不願這樣的。也許他是愛她的。」

杜希基友愛地把菲莎的手臂挽在腋下。

「也許他——是的，可是她——一定不是的！」

菲莎悲哀地垂下頭，懊喪地嘆了口氣。

「有誰知道？我今天把『魔鬼的一面』給他看了。」

九

八月間，赤色政府在曲拉恩斯巴加拉省裏動搖了，整個地方像是燃燒的區域，祇有俘虜營像一個中立的島，那裏有各國的可憐人過着半自由的生活。

約翰已有許多星期不再進城了。他要避免和那美麗的婦人相見。他怕她，但話雖如此，正當他不再聽見她那嬌柔的聲音，不再看見她那馬利亞似的臉孔的嬌媚時，他的戀念才醒覺了。她從未像現在那樣生動地站在他面前。過去共度的時的每一情節重現了出來，撩動着他的心。現在他再也沒有抵抗這種引誘的護符了，因為報告父喪的那封信（杜希基猜度不錯）在他心坎上又割下了一個殘酷的創傷。他竭力不願相信那封信，可是他徒然自己昏憤。神臺已經崩壞了，而他卻心負重傷地在廢墟中躊躇着。

他離羣索居了，不久他又把劇場閉了。他的精力已經斲傷殆盡了。他每天心灰意懶地看着虛無的空間，晚上在無人跡的營路上徘徊，夜間陷於熱病似的半睡狀態中。他就是這樣磨折着他的生命。

有一天他在山上濃蔭底下一張小凳上坐着。山谷裏沸騰着那營盤的生活。他的周圍是那片沉寂着的俘虜的墓地。新鮮的草香，混雜着鄰近樹林中的一種氣息，在他周圍飄漾

着。他身旁坐着杜希基，他那不可分離的朋友。這好心的同命人到處默然地隨從着他的朋友。他忍耐地等着約翰從前好講話的天性重新表露出來。他們已經共度了好幾星期，默然地彷彿啞子一般，約翰總是避免說話；幾個字或厭倦的手勢算是他全部的回答了。

他們默然地坐了一點多鐘，約翰才站起來在墳地上散步。杜希基依然坐着，悲楚地看着他的朋友，勻步地測量那條通到山的彼方的村落的沙路。他快要回來了。他尋常總走到墳場邊。他那垂頭喪氣的樣子又在杜希基心中喚起了痛心的憐憫。他的憐憫沒有力量，無濟於事，這使他心痛。他默想着。

自從菲沙和客脫雅之間發生了那一場意外的爭吵以後，他也沒有見過那檢察官夫人。有一次他進城想去見她，可是那女僕卻全無掩飾地說，女主人不願和他談話。這惹起了他的怒意，可是怎麼辦呢？在這次求見而不得的以後第三天，他在路上遇見了女僕瑪露莎，她正在找他婆收回她的亡兒的洗禮證書。他硬把牠交還了她。那證書既不是他權分內的所物，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徒然對那女孩央求了一番。她略帶悲哀地重複說：「太太命令我，我不得不服從。」在離去前她卻冒險地警告：「把那小孩和巴特先生看好罷！」

有一天菲沙穿着軍衣出現了。她投入無政府主義軍的婦女隊裏去了。這使他不勝驚訝，因為菲沙以前對於革命黨不十分熱心。他禁不住要責備他幾句，菲沙微笑起來，似乎有輕浮的樣子。但過後祇有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她放下了這微笑的假面具，痛楚地講

到她投軍的原因。她的話仍不足以使杜希基安心。有人向新政府誣讒她，說她想與俘虜們共謀叛變。她及時得知便投入了那時正募集的婦女軍，意在使控告無效。當夜她又到藝術家營舍裏去，考慮並商談了好久，才把那小孩帶走了。她懂得應該把那無辜的小孩藏在那裏。

他忖想，這一切都是那美麗的婦人在暗中做的。因為她那被刺傷的虛榮心正要追求報復。他祇是不解，客脫雅既屬那被仇視的資產階級，怎麼還會擁有勞力呢。

可是這個問題也顯然是可以索解的，兩天前他曾到司令部裏去請求一張進城的護照。在那副官的房裏他遇見客脫雅和那個青年擁抱着坐在一張大椅子裏。杜希基窘促起來。客脫雅煽動地微笑，裝腔地庇護着他的請求。

「不要拒絕那張護照罷，親愛的西蒙·彼得維基！他大概必需牠罷。我認識他的。他是一個勇敢的孩子。」

杜希基過於謙卑地感謝她的稱讚和自動的保護，但他卻決定不用他進城時所必需的護照；原來菲莎是把小孩藏在城裏一個相識的老婦那裏的。

約翰已在墓間隱沒了，杜希基看不見他；於是他也站起來，向同一方向走去了。這時忽有耳語聲，使他停了步。

「杜希基先生，不要走，留住！」

他認出了這是菲莎的聲音。轉過身來，他瞥見她在矮樹叢的後面。那少女默然地做着手勢，叫他靜默。他驚愕地停住了，向四下裏環視，可是沒有看見什麼。他微笑着問：

「你在偵探嗎？」

少女的臉紅到耳根了。她窘促地沉默了一會，然後很嚴正地又耳語道：

「我在看守着我一生最寶貴的東西。」

她聲音的震顫，碧眼裏突現的淚水，使杜希基軟化了。那少女穿着軍裝，腰間佩着手槍，帶着一顆天真的浪漫的心，看來是這樣可笑卻又動心，竟使他失掉了往常的聲調。他踏着足趾走近菲莎潛伏的那裏去了。

約翰正站在離那顆矮樹不過一百二十步的較低的地方。他讀着那些已亡而安息着的同命人的名字。在他後面，墳墓中間，一個華服的婦人急步地走近來。這是客脫雅。她在背後停住了，躊躇了一會，她的雙眼因淚水而柔潤着。菲莎和杜希基屏息地察視着這一切。客脫雅把雙手柔撫地放在約翰的肩上。

「約翰·尤洛維基！」她輕輕地叫。

約翰顫慄起來。那耳熟的聲音一直鑽進他心的深處。一種很快地過去的樂意在他雙唇顫動起來，但這祇有很少時光。他轉過來的時候，他的神色已經是疲倦而悲戚的了。他沉默着。

「約翰·尤洛維基！」那聲音更柔和更哀求似地響起來。

菲莎和杜希基全神貫注地聽着，覺得他們將看到一場偉大的情景了，兩個愛心的決鬥。約翰固執地緘默着。客脫雅徒然等候回答，她窘住了。杜希基也許從未見過她如此嬌美。她的臉孔忸怩地發着紫紅色，她那雙眼裏閃爍着慌亂含淚的微笑。這時他自己也不願相信，兩天以前這同一婦人會無恥地輕浮地在他面前調情的。

這時她終於自制了，向約翰挨近身去，握住了他的雙手。約翰並不掙脫那雙手，卻依然固執地緘默着。

「我是爲了懺悔而來的，」客脫雅開端說。「我對你大有罪過呢，約翰。你可以原諒我嗎？」

約翰做了一個輕盈的抗議的姿態，可是她用手溫柔地按住了他的雙唇。

「讓我來說。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心中並沒有怒意也沒有報復的心思——而祇有深深的懊喪，這倒使我欣慰起來。我看見你的心痛，我甚至於感到些快樂呢，因爲這就證明，你到底愛我……可是我現在是來算賬的。我不得不這樣。」

「不必，太太。」約翰頹然地截斷了她的話。

「聽我說，約翰！我不願否認我的過失。那個女孩子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我還是說：事實是真的——祇不過動機是假的。我知道，我已經失掉了你的尊敬，而再也不可

得了，可是並沒有失掉你的愛——不！不！不！愛依然活着，我知道的，也許比什麼時候都活躍。約翰，聽我說。我是一個犧牲者。我的美的犧牲者，男性的淫猥的貪慾的犧牲者。」

逆意的微笑在約翰的雙唇上譏刺着。這冒犯了並激動了她，她提高了聲音。

「相信我，約翰！相信我說話的誠真！我是被賣了！我自己的父親的工廠瀕於破產的時候，於是他給我介紹一個富有的青年。我並沒有猜想到什麼壞事，因為那個男子戴着理想愛的假面具向我接近過來的。他使我歡喜了。他似乎是善心的，溫雅的，誠實的。後來，我愛上了他，父親老是讓我們兩人獨自在在一起……過了一年我因為不能隱藏那種結果，便求他結婚，但他卻傲慢地一笑，直對我的眼睛說，這件事並沒有規定在合同中的。他應該娶一個合乎他的階級和出身的富家女子。我不願相信，於是我便請問我父親……而他也不能否認。我看見深淵就在眼前了。我決定自殺。有人阻止了我，並替我找了一個男子好讓他用他的金錢和職業把自己的姓氏傳給那將生的小孩。這個男子就是我的丈夫。」

約翰顯然是感動了，誠真的憐憫表露在他臉上。客脫雅帶着含淚的眼睛繼續說：

「我對那男子深深地感到恩謝。我盡心竭力想報答他的憐情。啊，我是何等直率啊！一天，我丈夫提議叫我到他的長官那裏去保護他。我正在驚異，不願，恐怕不成功的時候，他帶着可惡的竊笑對我說：『你什麼事也做得到，你原是美麗的呀！』我一時恍惚覺

房間在我四周旋轉了。這人原是我所尊敬的，溺愛的，而想要報答的呀！我昏了過去。我心中一切都死去了。祇剩下對那男子的永遠不滅的憎恨，因為失掉了尊嚴，因為內心的毀滅而起的憎恨和復仇之心。我決定報復，而且要無心地殘忍地魔鬼似地報復……從那時起，誰貪戀我，我就把肉體給他，可是代價總是可怕的……我的丈夫給我造成怎樣一個地獄，我也就那樣給他造成一個……我們一起生活，因為共通的罪過聯繫我們……記着，約翰，我對你說，你切切不要教我解釋明白，因為這要消滅你對我所有的尊敬呢。尊敬原來早已失掉了，所以現在我這樣自認也並沒有冒什麼險。」

她看着約翰。不久以前她還見他是感動的，但此刻他的神情多半是沉思而少有感動的樣子。她徒然等着那渴望着的回答。她不耐煩地，顫聲地叫道：

「你對我連一句話也沒有嗎？」

約翰讓那雙雪白的纖手從他的雙手中滑去，很嚴正地說：

「爲了別人的過失，你責罰了那些無辜的人呢。」

客脫雅的雙頰發出火光來。她的眼睛裏閃着怒火。

「難道我不是無辜的貞潔的嗎？男子們使我變成現在的樣子。因為他們的獸慾，我才變成魔鬼的……他們把我內心一切的美，一切的理想，都毀滅了。」

她的眼睛忽然滿貯着淚水了，她的聲音哽咽着：

「約翰，了解我……了解我……我一生從未戀愛過。你就是我第一個，因為你，我才覺得過去的可恥。你是第一個人不注意我的美。你是第一個人找求我的心靈而忽視我的肉體，我那堪咒詛的美的肉體。你是第一個人看到我初的自我而且賞識牠的價值。約翰，我因為我的過去而失掉了你，我失掉了你，可是沒有你我卻不能生活……我不能……我不願……」

約翰神經過敏地動了一動。他想用一種方法阻止她繼續說話。

「不必解釋明白！」他說。「我真誠地可憐你，太太。我可憐你因為你初次的墮落，尤其是因為你不能把你的道德心提拔起來。你太懦弱了。如果一個婦人為了戀愛而墮落，她依然是純潔的，因為戀愛並不是罪惡。可是得罪於愛的那種人，那是命該如此的。」

客脫雅歎地大哭起來。她的眼淚在她臉上畫出長長的條紋來，於是約翰失掉了他那矯作的鎮靜。他那僵硬的神氣柔和了下來，終於敵不過她那雙閃着淚光的眼睛的嬌媚。這時愛終於又支配着他而使他忘懷一切了。他已經後悔說那些粗魯的話了，他不得不憐憫地安慰她說：

「那麼，你哭罷！哭罷，眼淚是有恩於人的。我見你流淚而妒羨你呢，如果我也會流淚！如果我可以用眼淚來減輕我的痛苦！我的哭是在心內的，更其傷心，更其殘酷。我不願對你撒謊。我不願否認，我心中對你的感情不僅是同情呢，可是我覺悟到隔離我們的那

些道德的障礙。我已有幾次觀察我那痛苦地可憐地在兩種情感之間絞扭着的心呀！同時愛兩個人是不可信的，卻是實有其事的，而同時喪失他們是可能的，卻是不可信的。現在事情就是這樣。我有些偉大的死者，我正失望地哀悼他們呢。」

客脫雅把目光釘視着他的雙唇。她貪婪地注意着他的說話。樹背後，菲莎和杜希基逐漸興奮地竊聽着。菲莎的心被種種奇異的感情扯痛着，聽到了她該要憎恨的婦人的自認後，憐憫和妒嫉在她心中爭鬥着。杜希基氣質較為堅強，他那多疑的心不十分相信這美麗的雌貓說話的誠真；他原是這樣稱呼她的，「客脫雅的自白」，他想「也許含有真實的；可是一定沒有包括全部的真相。」況且他這時更關心於約翰，看他是否把最近幾週以來這樣消沉憂鬱的真正原因表明出來。

但約翰的態度突然變了。他悲酸地苦笑着，彷彿笑他自己剛才的感動。他的神色慌亂了，他的目光變得深入而浸心了。於是，他把客脫雅的雙手擒住了，這樣使勁地緊握着，竟使她呻吟起來。然後厲聲厲色對她叫道：

「你現在爲什麼到我這裏來？」

客脫雅驚駭地看着約翰的痙攣的面貌。

「我早就說了！」她耳語地說。

約翰狂野地笑了。他的手這樣緊地握着她的，竟使她痛倒在地上。她驚恐地叫道：

「你狂了嗎?!」

約翰感動得顫抖起來。他的話語哽咽地說出來，彷彿喉嚨被塞住了似的。

「你要演一種喜劇……那末就演喜劇罷!……你想像我的頭腦太簡單了……你以前要演喜劇，我何演喜劇……你要爭鬥，我就爭鬥了，可是我不會輕易地給你勝利的……」

客脫雅驚恐地吶吶地說：

「我不懂你的話……爲什麼呢?……我……我……」

「你爲什麼現在到這裏來?」約翰狂暴地用曳長的聲音叫道。「你現在爲什麼而來的?回答!回答!」

客脫雅使勁想把自己的雙手從那鐵腕似的緊握中掙脫出來，可是約翰癡癡地握住着牠。他雙唇上露出駭人的猶笑來。

「好!你不願回答。那我自己來對你說罷!」

突然間，他一手撕開了她的襯衫，從那胸衣底下摸出一小包東西來。這是幾張用白絲帶網束着的紙。

「這就是爲什麼……你要毀滅我!……爲了報復而作出這種毒計來!你看，控告我叛變的假證據!你要偷偷地把牠們藏到我身邊來!你要我被捕!你要使人家在我身邊找到證據，不是嗎?那就是你虛偽地來的原因!我讓你做完那齣喜劇罷。我也是一個喜劇家，

這你倒已經忘卻了。可是你的喜劇太危險了，有毀滅幾條性命的危險呢。牠要毀滅幾個人和一個無辜的小孩子的性命，這幾個人甚至於沒有用眼光來冒犯過你一次，而那個小孩是我們想以我們棉薄的力量來救護的。」

當他這樣譴責她的時候，客脫雅失望地在地上掙扎着。最後她起了身。憤恨，失望，固執的決意，和咬唇的敵意在她臉上交替着。她終於不能再緘默了。

「唉，約翰！何等不公平呀！……我的愛……你了解了罷！……你誤會……你誤解得可怕極了……」

但約翰在狂憤中一點也沒有聽到。客脫雅的手已經被他癡癡地緊握過了，但他卻又把牠使勁地絞扭起來，使她痛得失去了理知，無意識地用她的空手對他的臉孔打了一拳。

這一擊卻很厲害。約翰支柱不了竟顛躓起來。這一擊他一時失掉了視覺。他終於放了牠。

他聽到一個叫聲：「我卻依然要把已經開始的事情做下去。」過後又有一個驚駭的叫聲。他覺得有雙強硬的手捉住了他的臂膊。他回頭一看，杜希基在他身旁，在離他數步的地方，他又見客脫雅驚恐得僵硬住了。她前面站着菲莎，手中握着手槍。她倆都抖着，一則因為驚恐，二則因為刺激過甚，約翰叫了起來：

「菲莎！不！不！不要放！」於是他跑到客脫雅身前，她失掉了力氣，昏倒在他臂懷

裏了。

杜希基第一個回復了他的氣力。他拾了那些摺疊着的證據，把牠們放在自己袋裏。然後他從菲莎手裏拿過手槍——依舊把牠放在套子裏。

「狂人無謂的舉動！」他喃喃地說。

菲莎的臉孔變成死灰色了。她慌亂地看着雙臂抱着那昏去的婦人的約翰。這時他的目光被那不動的紙白色的臉孔攝住了。這臉孔是多麼潔白而恬靜啊。復仇心已經睡着，而神情變得柔和了。假如她永不再醒而永遠保留着這恬靜，溫柔，安琪兒似的容顏。

杜希基走近來。他在那婦人頭邊停住了，幾乎不可聞地說：

「美麗的雌貓！窒死了她倒好呢。」

客脫雅這時才舉起眼蓋來，她的目光長蔥地忽而向杜希基的臉孔，忽而向約翰的臉孔溜轉着。她沒有看見菲莎不動地在路上站着。

「你要弄死我……不是嗎？」

沒有人回答。

「我知道，現在我已在你手裏而你是不會饒恕我了。」

約翰想說些什麼，可是杜希基搶先說了：

「不，太太。我們祇是俘虜。我們是沒有什麼東西保護的。我們在這裏是異鄉客，我

們又沒有武器，你儘可以繼續你的陰謀。你去重新開始一切罷，可是要快些，因為時間很急促。你自己總知道得頂清楚，依爾古克已經投降了捷克軍隊，而捷克軍隊明後天就要攻城了。那些亡命後歸來的人也許要你回答，爲什麼你過於同情敵黨？這對你不是有趣的。你賜給我們的證據，我們將感恩地保存好，也許我們還可以利用一下呢。」

客脫雅臉上呈現出奇異的微笑來。她挺直了身，把衣服整理了一下。她躡步走近約翰，對他溫和地一笑，然後默默無言地轉身翩然而去。走了幾步她到了菲莎身邊。她停住了，似乎躊躇的樣子。隨後她叫道：

「同志，你現在是軍人了，你服務於革命。你剛才得悉了我的陰謀。我請你，逮捕我！這是我逐出你的路外的最好的機會。」

菲莎驚悸地窘住了。客脫雅愈加高聲地，愈加堅毅地重複着：

「我要求你逮捕我！」

菲莎向旁邊站過去，表示她不願成就那種奇異的願望。路是無阻的，但客脫雅，執着依然不動。後來她又說話，但這時她的口音是激昂的，挑撥的。

「這是你偉大的愛和犧牲！你怕我。那你要知道，我一離開了這個地方，我是要繼續奮鬥的。什麼威脅也驚嚇不了我，什麼感傷的奇情也感動不了我。我的愛已經變成不可撲滅的仇恨了，我永不會原諒。是的，我自認我有詭計，我有陰謀，我控告你們大家共謀叛

變，事實雖然沒有，我卻能用證據來證實！你所愛的那個男子的生命。你竟不敢庇護他嗎？我是魔鬼，魔鬼！你了解我嗎？我貪望的是他的生命，祇是他的生命，哦，同志，現在我既把自己交給你手裏而你還躊躇不決嗎？你逮捕我罷！」

約翰和杜希基驚愕地聽了這一切，但是菲莎站在那婦人的對面而且很可以觀察她的神情的，卻有一種奇怪的印象。客脫雅的神情是和那深恨痛絕地用重音說出來的話語相矛盾的。她的神情表示着失望的掙扎，深沉的悲痛。最後一句話所含蓄的多半是央求，而少有激動和尋釁的意思。菲莎覺得自己站在一個謎前了。要解決這個謎，最好還是把那奇怪的願望照辦了。

「我們就去罷！」她說。

約翰想阻住她們，可是杜希基卻遏止了他。

菲莎和客脫雅走了。約翰目送着了們像看着漸漸隱沒的幽靈一般。愛與恨就在那路上同行着。默然的自譴磨難着他。他再也不能否認，他愛着前者而對後者卻祇有無限的憐情。他一生中從未這樣痛心地受過欺騙。誠然，客脫雅是慣於獻媚而行動輕浮的，可是他卻沒有想到她在道德上會這樣墮落。他相信她的愛的誠真，她的眼的柔撫，和那雙撒嬌微笑的櫻唇說出來的話語。他這時才覺悟，他的愛就在他們初會時已經萌芽了。當他拒絕她的擁抱和親吻時，他便對自己作着可怕的搏鬥，祇爲了另一個他把她放在「心靈的神臺」

上的婦人。當那個偶像破壞了的時候，他不得不看到使他這麼多夜失眠而發熱病似的掙扎的那個婦人的真面目了。

杜希基憐憫地看着他帶着心痛地沉思着。兩人沉默了很久，杜希基才警告似地說天已晚了。於是他們回去。到了半途，約翰忽然說：

「彼得，我但願能夠痛哭一場，痛哭一場！」

「哭罷，約翰，哭罷！」杜希基憐憫地說，隨即友愛地抱住了約翰。

「我不能……我不能……哭了多好呀！我很……很愛她……」

「她不值得你的愛。」

「不要說這句話。彼得……我殺死了她的心靈……我是有罪過的。」

杜希基不知回答什麼才好。約翰，彷彿要減輕自己的苦痛，變得饒舌了。

「過了演劇那天的晚間，她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她請求我原諒她那種未加思索的舉動。她痛心她說她的愛，我卻未敢回答。兩星期前我又接到她一封信。祇有幾行字，我覺得是一個謎。我再管束不了自己，馬上任心盡意地回答她；我寫時竟忘卻我在這裏是算不得什麼人的，因而我答允她的竟越出了我的權利。我沉溺在幻想中，想像出種種幻景來，可是我把那信帶去投郵的時候，我卻被殘忍驚醒了。我在路上遇見了她。手挽手地，獻媚地微笑着，緊緊地偎傍着，她和現在的那一副官同走。一見我她就臉色蒼白了，於是

我把那封信撕碎了。」

杜希基逆意地說：

「雌貓露出爪牙來了。」

約翰繼續說下去：

「在幾天前，有一次晚上我遊蕩着散步，我無目的地走了好久覺得疲乏了，所以就在劇場上一個臺階上坐下。忽然有人對我說話。這是邵菊，就是以前那『火夫』。他現在已投入紅軍了。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那個五角黑星並不『他驕傲一點。他稱呼我『義勇隊員先生』。『那末你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問。『你可知道什麼是無政府主義？』他的臉色煥發起光亮來。『是的，』他回答。『我爲了我的未婚妻不得不積蓄點錢……』」

「不幸的傻子！」杜希基插入說。

「但是你且聽下去罷！……他陪我走到我們的營舍。到了門口，他向四面看了看，帶着祕密的神氣告訴我，他的同志，以前做過劇場佈置員的，對他說過，有很大的危險緊迫着我，因爲我對現政府陰謀叛變，甚至還有我謀叛的證據，我不久就要被槍斃了。那時我對於這些話只付之一笑，但昨天邵菊又來看我，還勸我躲藏或逃避，因爲今天有人要來逮捕我和那些同房的藝術家。我懷疑這事，於是他老實說，這都是那美麗婦人親手做的。他親眼看見證據在她手裏，當他整理那司令副官的房間的時候。這個人和她討論了好久。我

當時想，鄒菊是弄錯了。他原是不會講俄國話而且懂得很少，但他固執着說，他懂的俄國話已夠他猜出一切了。

「今天……今天我接到她一封信。她請求我和她在墳地裏相見，說是她一定要在那裏同我說話。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你已經看見。可是，那天我得知她的報復心不但威脅着我，而且也波及你和別的許多人，當夜我那苦痛的心情，恐怕你也想像不出。現在我所以不能自制，你也不以為奇怪了罷。那時我是獸性地粗暴，現在想來也要抱愧。痛苦和憤怒剝奪了我的理智。」

杜希基愈聽愈驚恐。

「我要絞死她呢。」

他們到了營舍。同房的人都在。一個在讀書，另一個無思無慮地遠矚着那東方被渲染得血紅的晚霞。還有一個用六弦琴奏着一闕哀曲。其餘的人幻想地諦聽着。如常地招呼了一下，約翰和彼得坐到桌旁去。但約翰不安的心情不讓他休息。他神經過敏地站起來要走。

這瞬間走廊上聽出了鬧聲。門霍地開了，門口現出一隊武裝的兵士，由菲莎統率着。她的臉色是峻嚴的，神氣是堅硬的，口音是嚴厲的命令式的。

「我以革命法庭的名義和通敵謀叛的罪狀來逮捕這房裏的人們。」

大家跳起身來。有幾個人以為戲謔笑了起來，別的恐懼地怔視那些士兵。約翰和杜希基同時叫道：

「菲莎，你嗎？你也這樣嗎？」

菲莎沒有注意這叫喊，向杜希基走去，從他的袋裏掏出那些他在墳地裏放進袋去的證據來。她把證據交給一個兵士以後，便命令按次逮捕。她宣讀人名，兵士們把每個人領到走廊上去，那裏有一羣好奇人在喧鬧着。念到杜希基和約翰的名字，菲莎發了特別的指令。

「這兩個人將帶到城裏，國家監獄。其餘祇是嫌疑犯，帶到衛戍營拘留所裏！懂了嗎？」

約翰彷彿不信任自己的耳朵，又說：

「菲莎，你嗎？你也這樣嗎？」

「我是軍人。司令部有命令，我就得服從！」她粗魯地短峭地說。「同志們，我們可以走了。」

營舍前喧鬧着許多俘虜。其中也有依查爾。斯端納，他失望地東奔西跑探聽消息。當他得知逮捕的原因時，他陷入絕望了。

「我的證書呢？我的證書怎樣了呢？啊，我這蠢驢子，竟會把證書交給他！」他譴責

自己。「現在我犧牲於自己的謹慎了。那張該咒詛的證書現在竟會絞去我的頭呢。」
被捕者分兩隊走着，一隊向衛戍營拘留所，一隊向車站去。後者由菲莎率領，不久便上車進城去了。

到了國家監獄，菲莎把約翰和彼得交托了值日看守兵。他們被領過迂長的走廊，各被牽入不同的囚室。這兩個朋友互相握了長久手才告別。

過了幾分鐘他們兩人都在沉寂中了。

大概在萬籟俱靜的午夜，約翰的囚室的門忽然悄悄地開了。約翰正背着門站在那裏，困惑地默視着那格子窗的鐵條；他沒有注意到那踏着足趾偷入的訪客。這是菲莎。她輕拍一下約翰的肩膀，他便驚異地轉過身來，可是她的手命令他靜默。她把一張摺疊着的紙塞在約翰手中，臨走時對他耳語道：

「巴特先生，我吻了客脫雅的手，你也吻罷！她有那樣的愛倒使我慚愧了。」
門無聲地又閉上了。約翰貪婪地攤開紙來。祇有筆跡熟悉的一句：「我愛你到死。」
那張紙落下地來，於是那早已渴望的淚水在約翰的眼裏出現了。

十

依查爾·斯端納整夜沒有睡覺，他一閉上眼，立刻有可怕的幻象在他眼前晃動。他睜開眼皮，便聽到一種神祕的聲音。也許有兵來捉他了。怎麼辦呢？逃嗎！逃到那裏去？困難的問題！西面有捷克軍阻擋，據說捷克兵要捉俘虜來驅入安格拉河中槍斃。往南去嗎？不可能，中國邊疆防衛甚嚴，而且俄國白軍正在那裏等好機會。俄國白軍同樣殘忍，據說要像中世紀對異教徒那樣審判。向東逃嗎？那不啻從水桶跳入水缸。匈牙利紅軍是向東逃去而衝入日本軍的虎口的。況且匈牙利革命軍也未見得不殘忍。也許人家當他是軍官……那末，啊！……地毯上有多少星，肩膀上便有多少釘。祇剩一個方向：北方。可是北方展開着無限的荒原，禿山，其後便是冰海。哦，好罷，除了地理的阻礙還有半野蠻的土人。那末往何處去呢？難道留在這裏把熏鮭魚，克拉可伐臘腸，麵卷，胡椒，鹽賣到最後一刻時光，或者還是讓自己被武裝起來送入營盤周圍的戰壕呢？

他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半夜他起了床，拿了紙筆開始寫遺囑了。但寫了開頭幾句，他就狂憤起來。他的妻子常常忘記起幼女的名字。不但如此，莎樂謨諾是個狡黠的猶太人，也許要用遺囑來欺詐呢。他把寫好的撕碎了，然後開始裝束。祇收拾了些最需要的東

西。莎樂謨諾沒有這種煩憂多好呀！你看，他無須冒生命之險來經商，卻也得到他的紅利。爲了至少使自己滿足一下，他突然對那屏息着的莎樂謨諾的大腿打了一下。

莎樂謨諾驚醒了。他那雙杏仁似的眼睛緊張起來。

「哦?!」

「沒有什麼！」

「你要什麼？」

「笑罷！」

「半夜裏開玩笑嗎?!你真是……依查爾！」

「你當我開玩笑嗎？」

「你不是叫我笑嗎？」

「這你以爲開玩笑嗎?!你看你多麼狡滑。」

莎樂謨諾搔着他的濃鬚，對依查爾欠伸着。看見依查爾在那裏收拾行裝，也不覺得驚異，因爲依查爾已有幾次這樣做法，爲了使他易於處理貨物。

「你要作什麼，依查爾？」

「我在束裝，莎樂謨諾。」

「這我也看到。但是爲什麼呢?現在已經半夜了。」

「已經過半夜了，莎樂謨諾，已經過了。但是你為什麼要發出這愚蠢的問話呢？你並沒有為我們的鋪子冒生命的危險，而我卻處處冒險。你儘可以安心睡覺，而我卻像爛狗一樣躲避人家。你安心睡覺罷，莎樂謨諾。事情對你完全沒有關係。我們的買賣並沒有刺激你，煩惱你，苦痛你，打擊你，而我卻顫抖着，躊躇着，苦惱着，流着汗，爭辯着，堅持到生腦病。我煩惱極了……」

「哦，也許是這樣的，」莎樂謨諾微笑着說，用手指梳着頭髮。「但是你為什麼這樣興奮呢？」依查爾驚異地拍了拍他的前額。

「你想，多麼狡猾的問語！你要我告訴你一切嗎？你希望我也許會對你說，我爲了求生意安定起見弄到了一張證書證明我不是真心投入紅軍嗎？你笑罷，如果你好奇。你希望我也許會對你說那張證書我交給了杜希基先生？你也許會妄求罷，要我告訴你，那張證書在杜希基先生袋裏，而他今天已被逮捕到國家監獄裏去了？！你是不是希望我說，再過兩天白軍大概就要來而那時人家也許要當我危險分子而把我絞死？你要我把這一切洩露出來讓你那該咒詛的饒舌來顛倒一切而把我毀滅罷？哦！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束裝？」

睡意已從莎樂謨諾的眼裏飛去。他全然失望了，忽而向天忽而向自己的小腿揮搖雙手。第一種舉動是求助，第二種是要減輕那剛才發作的風溼骨痛。

「你怎樣了，老依？」他哭聲地說。

依查爾做了一種拿破崙式的姿勢，回答說：

「人家要絞死我呢。」

莎樂謨諾起了身。他束手無策地，愚蠢地看着依查爾怎樣熱心地繼續包紮他的旅行提篋。他不知怎樣規勸，或者至少怎樣安慰他的主人。

「你爲什麼打行李呢，依查爾？」他終於開始說了，他只好拿這句話來開頭。

依查爾驀然抬起頭來。

「你想，多麼愚笨的問句！你看他怎樣用左手搔着右耳！你要知道我把什麼東西讓給你。什麼也沒有！絕對沒有！你有了將來的生意經還不足嗎？百分之五十的利息還不夠而要羨慕這乞丐的提篋嗎？」

莎樂謨諾悄悄地流淚了。依查爾也感動起來。他使自己感動了。

「我知道，親愛的莎樂謨諾，你是最好最忠實的同教徒和夥伴！這是我的遺囑！像以前那樣好好地做人罷。連那隻驢子我也送給你，但爲保障牠生命起見，你要把牠的前額塗上石灰，要牠變白才好。你原知道我當時爲了要證實牠的感情而在牠身上畫了一個六角紅星。我對你祇有一個忠告：永不要請求人家給你關於政治信仰的任何證據，尤其是你根本沒有政治信仰的話。」

眼淚在依查爾雙頰上悄悄地流着。莎樂謨諾想安慰他。

「依查爾，老依！如果人家不絞死你怎樣呢？你也不能斷定人家要絞死你。聽我說，你去請求一張新的證書來怎樣呢？和那第一張一樣抄一份。誰給你第一張，也會給你第二張。」

依查爾對這個意思冷笑一下。

「莎樂謨諾，你是我一生中第一個碰見的老實的老實猶太人。你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尤其像對潑洛凱基隊長那樣的人。你想白軍離此地祇有幾里了，他還肯給我證書嗎？兩星期來他拒絕會客，關於我的事他也不願預聞。」

那兩個懷恐的老實人失望地怔視面前，思想錯綜着，計畫商議着，但最後決定卻遲遲不來。依查爾依舊整理行裝，莎樂謨諾默然地幫助着。

「可是你要做什麼呢，依查爾？你要到那裏去呢？」莎樂謨諾沉默了好久說。

「我先到國家監獄裏去看看。也許我可以和杜希基先生談談話。以後就曉得做什麼了。」

晨曦終於出現了。有幾個早起的人已經在外面享受新鮮空氣了。原來白天實在炎熱得令人窒息。有一個人忽然驚恐地跑進來。

「營房被武裝兵士包圍了。走不出去了！」

大家都醒了。普遍的騷動。原因誰也不得而知。

依查爾渾身戰慄着，鬱莎樂謨諾耳語地說：

「他們一定來捉我的。」

莎樂謨諾正要寬慰他的時候，營房的門開了。兵士們站在門限上了。其中有一個告：

「營房都要撤空。大家束裝到車站去。那裏有四班火車等着。」

依查爾呼吸較爲和順了。他走近一個兵士去。

「同志，」他說，「親愛的同志，我也要到車站去嗎？」

「爲什麼？」

「哦，敬愛的同志，你剛才不是說，大家都要束裝而去嗎？我祇是膽敢告訴你我已經束裝好了。我早就預備走了。」

那個兵士又高聲喊起來：

「是的，我忘了！凡是有組織的人，或者在軍隊裏或在一種蘇維埃的團體裏，都要留在這裏。」

依查爾預想到不幸地搔着後頸。

「爲什麼留在這裏，敬愛的同志？我已經束裝好了。」

「因爲要打仗。明天捷克軍要進城。我們這裏有山很容易防禦。」那兵士解答。

「很容易防禦嗎？……」依查爾狐疑地追問，吞着匯流在他嘴裏的涎沫。他睜圓了雙眼，咬緊嘴唇，看來這樣可笑，使那兵士尋開心地拍了他的肩膀。

「你呢，同志，你將和我一起站在機器邊。」

「什麼機器呢？……我不是機器匠……」

「機關槍，」那兵士微笑着解釋。

「哦，好，好，但今天我一定要進城去。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不可以進城去嗎？」

「爲什麼不可以？那裏也有機器……」

這全然不能使依查爾安心，但他道了謝，拿了提篋告別而去。在外面他看見一種敏捷地進行着的軍事佈置。所有營房前都站着兵士，有些地方排成四列要出發了。中國兵拖着兩尊大砲上山去。車站上確有火車等着，不是四列車而是六列車。但我們的老依最吃驚的是四列車的機頭向着依爾古克而祇有二列車向着東方，向着那可撤退的唯一方向。還有一件瑣屑的事也使依查爾不快。一打機關槍阻擋着行路，以防有人逃避。哦，這就是戰爭，他想，隨即在火車裏替自己找位置。

所有火車都擠滿。車廂，車頂，像鱒白魚那樣成羣地坐着紅軍兵士。到處是大騷動。咒詛聲，爭鬧聲，訴苦聲。依查爾到每輛車裏試了試，一處也找不到位置。後來他把自己

勾住在最後一輛車的緩衝器上了。在那上面他度過了那七俄里長的旅途。

城站比營站更紛亂。到處是失望的騷動。都是避難的情形。依查爾向城裏走去。國家監獄位於西萊格河上。一幢以紅磚砌成的雙層建築，遠遠地就表示牠是屬於國家的。依查爾離開了道路走向田野去。他以為現在在街上走總不是辦法。也許人家強迫他武裝入伍，而他實在不願在戰壕裏放槍。

到了監獄，他從一個謹慎的距離看了看牠的龐大而沉重的鐵門。他不敢走近那些在大門前爭鬧的守兵。他引退到河畔一塊大石的暗蔭裏去躲着。也許他會捉住一個好機會，從那些兵士的談話中得到一些消息。

他等了半點鐘，便見大門裏走出那個副官和客脫雅。對那些兵士說了些話，他們便走向城裏去。依查爾不勝詫異地搖了搖頭。然後——他繼續等候。他想出了種種妙計要走近去，但他連一個計畫也沒有實行。他已經灰心，決定回到車站去和別人同逃了，忽然瞥見菲莎從監獄裏出來。哦，菲莎也許不會辜負他的。他偷偷地跟在他後面了。

過了好久他才敢對她說話。那急走着的菲莎聽到他那畏懼的低聲，便轉過身來。

「依查爾，你不逃難嗎？」

依查爾嘆了一聲，責備似地環視四周。

「我可以逃難嗎？有，祕密把我扣在這個地方了。」

「祕密?!」

「是的，祕密，但與你無關。我祇要問一問，我可以見杜希基先生嗎？」

「不！完全不能！他和巴特先生是被嚴禁地看守着。」

依查爾又嘆了一聲。

「哦，那末我要想逃難了。」於是他立即向車站走去。

菲莎阻住了他。

「今天已經不能了。祇有兩列車了。明天要把餘下的人帶走的，如果紅軍打敗了的話。」

「明天要打仗嗎?!明天就要打仗了?!這件醜事明天就要發生了嗎?!哦，誰打仗呢，要是大家逃走了?」

「留着的人。」

「我嗎?叫我打仗嗎?永遠不打的!我不歡喜打仗的。」

菲莎逆意地微笑了。

「你不必打仗，你原不是當兵的。你可以一個人留在營房裏。」

「爲什麼一個人呢?你說，爲什麼一個人呢?你要恫嚇我了。」

「我說的是真話。你的同伴們今天已被強迫上前線，讓他們忍受那軍備充足的捷克軍

的殘暴了。人家對他們說營房要撤空，到了最後一刻才知道司令部的狡滑。他們抗拒了一下，但這抗拒比起機關槍的力量未免太薄弱了。而這種狡計還是你的本國人想出來的。他們要把那些不幸人投入必然的死亡了。」

依查爾大吃一驚。

「我原知道他們是強盜，謀害人的凶手……」

菲莎用手抿住了他的嘴。

「靜點！也許有人聽見呢。」

依查爾立刻不作聲了，四面面望，哭聲地問：

「莎樂謨諾也帶去了嗎？」

「大概是的，因為營裏祇剩了一些病人。」

「哦，那末我倒比較安心了。莎樂謨諾是有風溼症的，」他惱怒地接着說，「你看，

他是多麼狡滑的猶太人。」

他們走向城裏去。依查爾要知道，究竟菲莎是否知道巴特和杜希基的謀叛是怎麼一回事。她的回答卻使他很驚異。

「他們完全沒有謀叛。」

「那末爲什麼逮捕他們呢？」

菲莎溫和而曖昧地微笑；她沉默着。依查爾對那個回答不耐煩起來，又問她。可是菲莎突然開始了另一個話題。

「依查爾，我對你有一個重大的請求。你可以照辦嗎？」

「哦，祇要做來沒有危險……我並不膽怯，但我有五個小孩在瑪爾瑪洛斯，而且……」

「正因為你自己也有小孩……」明天對我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也許我要死了……」

「你要打仗嗎？你要打仗？」

「我實在不得不打仗。聽着，你也許知道，以前杜希基先生曾保護過一個小孩，現在我把這小孩藏着。也許我明天碰不到他了。」

「也許明天我也不……」依查爾嘆息了。

「爲什麼不？你原不是兵。打仗的時候你可以到什麼地方躲一下。現在你且聽罷。你可看見，河對岸有一個一半被紅軍破壞了的尼姑庵嗎？」

「看見的。」

「裏面有些可以居住的房間，當那次公開搜查時有幾份人家是躲在那裏的。」

「這我也知道。」

「其中有一個老婦。人家叫她安娜。黎伯伐老媽。杜希基要找回那個小孩，就可以到她那裏去找。安娜·黎伯伐！不要忘記！」

依查爾沉思着搔他的後頸。

「哦，如果……願上帝保佑……如果人家絞死了杜希基和巴特先生，怎麼辦？」

「不會絞死他們的。」菲莎肯定地說。

「哦，可是……誰也不知道在這種大動亂中會發生什麼……那末我對誰說出小孩的所在呢？」

菲莎想了一回，悲哀地回答：

「假使有人殺死了他們，讓那小孩留在現在的地方罷。安娜·黎伯伐以爲那小孩是我的兒子。誰也不懂得寬恕的，誰也不值得寬恕。」

他們走到市梢，默然無言地並行着。一隊騎兵從他們身旁奔馳而過，無目的地向空中放槍。長串車子在石板路上輾轉地響着。另一方面中國鄉人拖着幾尊大砲走來。廣場四面被哨兵包圍，中央有老人，華服的婦人，臉色蒼白的小孩，戰慄地站着。他們互相偎傍着，驚恐地。「民屋 (Narodni Dom)」前人行道上橫着兩個被槍斃的男人，血液沾污了臉孔，泥土沾污了衣服。兩雙玻璃樣地凝視着耀眩的陽光。

菲莎掉轉頭來，加速了步伐。依查爾閉着眼跟着她，他覺得整個內部在顫慄。到了車

站附近，菲莎說了。

「依查爾，事情我已經考慮過了。我不願使那個母親受苦；失掉她的小孩。聽着！假使有人把杜希基和巴特先生槍斃了，其實這是不會有的事，或者假如有某種不幸臨到他們身上，就到那回來了的墨特佛尤克那裏去報告他小兒的所在。」

依查爾做出那樣的神氣來，彷彿有一隻黃蜂在刺他。

「啊嚏唯！你把我送到虎口裏去呢。」

可是莎菲已經告別，急速向旁邊一條小路走去了。

「我到馬廐裏揀一匹馬。」

依查爾獨自留着，心中憂煩如故。他垂頭喪氣地，躊躇的脚步走向車站。但一到那裏他祇見空虛的軌道。怎麼辦？步行回換嗎？躊躇了好久他才決定如此做。

菲莎說的不錯。營房全空了。無人跡的營路，到處祇是欠伸着的門戶。祇有軍官營前有幾個兵看守，而且附近還有未入伍的軍官疏散地站在那裏，討論着經過的事情和未來的機會。在營寨旁那座山的背脊上可以望見兩尊遮着的火砲，幾支機關槍和一長隊兵在壕岸邊看守着。他們屬於紅軍的中國聯隊。

依查爾愈形不安地觀察這些軍事準備。從一個營到另一個營房偷走了一會，他終於到了自己的房間。他往裏面一看，什麼人也不見。於是他走了進去，躲在屋頂下樓閣裏，然

後坐到閣樓的小窗前，從這小窗他可以望見一切。他在那裏坐了好幾點鐘。該咒詛的營房，他想，這樣靠近戰綫。哦，夜裏他也許要找一個好一點的躲處了。也許在軍官那裏較妥當一點罷。餓終不是辦法：他從提筐裏掏出些麵條和臘腸來塞了滿嘴。

幕地裏，他恐怖起來了，因為他的目光碰見了一雙同樣恐懼的眼睛。這雙眼睛在屋頂下灰暗中幾乎發着光輝。麵條停住在喉頭了，手更緊地捏住了小刀。這一切祇有幾分鐘時光，因為從那雙眼睛的方向來了一個可憐的粗毛的聲音，於是他立刻認出了莎樂謨諾。

「是你嗎，親愛的老依？」

依查爾膽大了些。他佯作冷淡。

「是我，哦。有什麼呢？人家沒有把你帶走嗎？」

莎樂謨諾戰兢兢地爬行過來，耳語地說：

「我想聰明一點還是等你來。」

「你看，你多麼狡猾呀，莎樂謨諾！」依查爾好心地微笑。「哦，那更好！我喫東西，你看着不要讓人家來驚擾我們。」

莎樂謨諾看着，依查爾喫着。不久，莎樂謨諾叫起來：

「哦，你看！誰想到這種事呀？」

「不要叫喊，驢子！你叫什麼呀？」

「你自己來看罷！」

依查爾走向小窗，順着所指的方向看去。中國聯隊中又有一隊兵走向戰壕去，領導者是那副官和客脫雅。那些兵掘了一個新戰壕。副官和客脫雅發着命令，不時指着那預期攻擊由來的方向。半點鐘後，來了砲兵隊，副官指定了砲位，同那婦人離開了。

這時聽出了馬蹄聲。一支騎兵，由郁菊和以前那個劇場佈置員領導，向北面小山奔馳而去。菲莎也在他們中間。他們帶有兩挺機關槍。

依查爾沉思着，摸了摸耳朵。

「莎樂謨諾，你可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猜不出。」

「我想俄國人並不過分聰明的。第一，因為他們軍隊裏容納婦人；第二，因為他們讓婦人指揮；第三，因為他們把這許多兵集中在一個地方而不防守北面那個小山；第四，這祇是半傻的事，他們大家逃了而祇留下一些中國人。我見過關於中國人的影片，人家都故意把他們表現得狡猾。這就是我的意思。」

「可是俄國人會比他們更狡猾呢。」

「哦，這也許是的。反正，我又不是參謀官，原不配批評他們的戰術。我意思祇是，我們最好不要在這裏，因此我提議偷入一個軍官營房裏去過夜。軍官營在北方，你也看

見，攻擊不會從那方面來的。」

日落後，依查爾在幽暗的掩護之下離開了他的躲藏處去探望情勢了。他戰兢兢地開了營房門，但是他依然僵硬似地留在門限上。北面整個地平線映着紅光。軍官營那方面有火焰騰空而上。還有滯澀的喧鬧聲從那邊傳過來，不久就有叫聲和槍聲。鬧聲愈來愈近。路上現出奔跑的人。山上砲聲隆隆，槍聲軋軋。車站方面傳來尖銳的警笛聲。那些遁走的軍官已經到了最先的幾個空營房，忽然一羣人從對方跑來了。叫喊聲，咒罵聲，槍聲，砲聲在那些被焚的營房的火光中可怕地回響着。

依查爾四肢戰慄地轉身向莎樂謨諾那裏爬去。

「打仗了，莎樂謨諾，打仗了，我們首當其衝呢。」

從對敵的兩方面跑來的人們，到了營房便找尋避難所。依查爾聽到他的營房也被人佔領了。他屏息諦聽，聽到德國話和匈牙利語稍爲安心了些。他正想走下去，聽得槍聲更密了，在營房頂上嘶嘶地飛過。依查爾倒在地板上了。

有幾顆子彈擊穿了那白鐵屋頂。

槍聲繼續了半點多鐘，過後突然停止了。依查爾這時可以辨別說話人的聲音了。有一個對另一個解說着：

「可是我們的境遇更壞。我們是最後趕到火車的。那些捷克人總是放槍。」

「而我們呢，」另一個興奮地說，「我已經被捷克人包圍了；要是司機不靈敏，我們現在要嗅到地下那種堇菜氣味了。」

「來不及逃的人怎樣呢？」第三個聲音訴苦地說。

「他們要死罷。我們有幾個已經死了而且許多人受了傷。」

「而這些畜生到了這裏還用槍彈款待我們。他們當我們是捷克人看待了。」

「軍官營已經被火燒了。」

「可是明天有什麼事呢？明天那些捷克人要進營來了。」

依查爾聽着。他對那默然無言蹲踞在樓角裏的莎樂謨諾輕輕說：

「哦，明天我們要碰到什麼事呢？」

莎樂謨諾沒有回答。

「你看，你多麼狡猾，你假裝死人，彷彿一隻被捉住的硬殼蟲。」

沉默。依查爾向他匍匐過去，握了他的手臂。莎樂謨諾以全身重量倒在他身上了；他覺得有一種暖熱的東西，在他手上流動。他驚訝得心也停跳了。

「莎樂謨諾，親愛的莎樂謨諾，你怎樣了？你怎樣了？不要開玩笑！不要跟你的朋友玩笑！莎樂謨諾，不要頑皮了，夠了！已經夠了！」

他把那無力的屍身震搖着，疑惑不解地看着顛顛部的一個小孔，從中流出一縷血來。

他心痛地嘆息起來。

「莎樂謨諾！親愛的……不能的……你不可以。哦，莎樂謨諾……你看，你多麼狡猾……你看，你多狡猾……多狡猾……」

他把衣服撕碎了，嗚咽着蹲下來，作了一小時長的祈禱。

……

天尙未破曉，第一顆開花彈在營寨上面爆裂了。中國步兵隊和砲兵隊奮勇回擊。居民到處亂竄找尋躲避。槍聲已有一點多鐘，但放槍的多半是這一邊的兵士，敵軍彷彿很節省軍火。

太陽已經高昇了。敵軍來勢更猛。槍彈如雨，捷克軍的砲開始噴出榴彈來了。營寨的木柵不能抵抗了。許多地方有受傷者的呻吟，垂死者的掙扎。

突然間，一支騎兵隊猛鞭着馬奔來；昨晚他們是向北面小山進行的。其中有一人跌下馬來，拿起手槍對自己的頭放了一槍。別的人在車站那方面隱沒了。那垂死者在路上血紅的灰塵中作臨死的掙扎。又有一羣騎兵奔馳而過！帶着狼狽怕死的臉色。有一個長髮的人瞥見那垂死者便跳下馬，讓馬前奔，自己跑進一個營房去。

刺腦的絕叫聲從山上戰壕裏響出來。一長隊捷克兵在山麓上出現了。他們開始狂暴地射擊。那些中國兵，放下了槍，跑下山來，直向槍火中衝去。山背又出現捷克兵。最後，

槍聲停止了。

遠遠的槍聲和汽笛聲從車站傳來。捷克軍大部從北面來了。從城市那方面來了俄國白軍。那些軍隊是由那紅軍司令的年青的副官微笑地領導着。他身旁騎着客脫雅。那些俄國人是

由老虎墨特佛尤克指揮着。

雙方軍隊的領導者相會於營寨前。他們凱旋地互相敬禮。但正在這時，一個長髮的人，帶着瘋狂的神態，從路旁營舍裏向他們跑出來。

「打死那叛徒！」他狂暴地叫道，瞄準了手槍把開關一捺。

這一顆槍彈原是給西門·彼得維基·格里洛夫，就是那個前任副官，但未擊中，因為只輕輕地傷了他的腰又鑽入了客脫雅的胸膛。她在馬鞍上搖動起來。十數把刀對那放槍者揮搖着；可是他雖負重傷卻依然放槍，直到最後一顆子彈為止。然後他在那些狂暴地槌撻的腰刀之下倒下，身體四分五裂了。

客脫雅倒下地來。有幾個跳出馬鞍，把她抬了起來。有一個捷克軍官，從提篋裏拿出一條綳帶來，試作初步救護，客脫雅要說話，低聲呼喚墨特佛尤克先生。這時才有人覺察一顆槍彈已經把他擊斃，身體已倒入路旁溝壕裏了。客脫雅徒然等着回應，她的精力漸漸離開了她。當人家把她放到救護牀上的時候，她昏過去了。

紅軍一時被戰敗，布爾雪維克黨人，無政府黨人，或騎行或乘車或乘火車引避。有幾個躲在空無所有的營舍裏，等待黑夜遁走。城裏祇剩一個紅軍的人，那是紅軍的司令。他曾任沙皇軍隊裏的軍曹，是一個身高美貌而有抱負的青年。他閉緊了雙唇守住他的崗位，他知道應該為他的理想殉難。當有人開了他司令部的門時，他把第一個闖入者槍斃了——那就是副官西門·彼得維基·格里洛夫。

在那些營舍裏留住著那些俘虜，無人救助，亦不知實情以及自己將來的命運。他們祇是興奮地分組討論着猜度着，以傳言恫嚇自己。他們從此要依賴新來的人們，受制於他們的歡心或善變的心意了。他們將怎樣決定他們的命運，祇有上帝知道。

.....

下一天，依查爾，把他的悲痛哭去了一些而仍被對自己命運的憂慮所纏住的時候，好奇地混進那些談議的人中間去。聽到的故事使他害怕起來，但終於決定不逃避，因為如果有人在路上捉住了他，誰也不會證明，他未曾參加戰爭或未曾參加赤色政府下任何政治活動。於是他決定留着，但不久他又追悔這個決定了。

捷克兵和俄國兵來搜查營舍，把所有有組織的俘虜逮捕了。依查爾抗議着，也被推進他們中間，這一隊人在營舍前排列起來，他認出了其中幾個是以前制度下的著名人物。他更加恐懼了。

這一隊人在槍刺之間行動起來。沿路有憐憫的目光跟着他們，大家知道他們是不會被激的。在那些好奇人中間，依查爾瞥見了潑洛凱斯隊長，在對那些不幸人無情地微笑。依查爾心中覺醒了一些希望。

「潑洛凱斯隊長先生，」他招呼了，「你看，看看我罷。你總知道對於經過的一切我是無罪可說的。至少你得對那些人說一句話。叫他們饒恕我。」

潑洛凱斯對那驚恐的矮男子看了看，高聲笑起來。

「哦，老依，這種交涉真危險呢。你太冒險了。」

兵士中間有一個對那失望地叫着的依查爾打了一拳，使他不說話。那隊人無感覺似地繼續走去。潑洛凱斯隊長雙唇上帶着譏嘲的微笑，這時有人在他背後低聲說。

「倘使他用了那張證書，那又怎樣呢？」

潑洛凱斯掉轉身來，對赫秦寇少佐窘促地回答：

「我忘記這了。反正這張胡寫的對我們也沒有危險的。」

「那張紙也許不會，但你現在這種舉動却一定。你知道得頂清楚，他各方面都無過失，而且他還有一個大家庭。」

潑洛凱斯聳了聳肩，表示他全然不關心這種事情。

「在世界大戰中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是不足計較的。況且他祇是一個猶太人。」

赫秦寇少佐受了一種不快的感觸向他睥睨一下。

「你可以忽視那張證書，可是我在這上面也簽了字，而且我知道我的責任。這惡漢竟會在皇軍裏做官，實在可恥。我希望他不久了。」

於是他走了。潑洛凱欺怒得紅臉，在牙齒間咕嚕着：

「這種教訓我不會忘却的，自由的猶太雇員！你也會記着牠罷！」

十一

戰爭還在俘虜營附近繼續着的時候，城已經被佔領了。墨特佛尤克統領着的「白軍」，已經穿城而過了。街上逡巡着由軍官組成的巡查隊，捷克兵隊向東進行，想要從敵軍槍林中衝出一條出路來回家鄉去。他們做了反革命軍的工具，為異國的利益而成千成萬地陣亡了的犧牲者。他們的愛國心被那些先後交替的政體所利用了。

監獄的大門開了。被釋放的人們走了出來，一長排被押送着的被捕者穿過門而隱沒了。在那些大門四周有羣衆喧嚷着，他們忽而欣喜地對被釋放者請安，忽而用咒詛威脅，伸拳恫嚇那些被捕者。

巴特和杜希基各自在囚室裏，興奮地不耐煩了一天。他們聽到遠處的大砲的隆隆聲，和附近的銳利的槍聲，有幾聲就在那屋子裏的，以及走廊上頻繁而雜沓的步履聲，後來又聽到街上羣衆的喧鬧聲。一定有什麼事發生了。忽然，門帶着磨擦聲開了，門又砰然關上了，無情的大笑聲，銳厲的命令聲，俗不可耐的語句，然後又是靜寂了。那幢巨屋接進了新客來。

過後又是鎖鏈的擊鏘聲。門又帶着磨擦聲開了。宣讀人名，相識者的姓名：他們從囚

室中走出來，步聲在廊上回響着。他們走去了。什麼事發生了？政變！一定是政變！

哦，那末他們呢？人家忘卻了他們嗎？

巴特較爲冷淡，幾乎沒有感覺似的。可是杜希基的神經愈銳敏了。他在他的囚室裏來往地跑了一會，停了下來，神經緊張地聽了一會，然後又來往地各走三步。最後，他疲竭地投在牀舖上了。

他那些受刺激的思想先時反覆無常地從他的命運跳到約翰的命運，從發生過的事情，到可能的事情，未必的事情。後來他的思想軟化了下來，撫愛地繾綣着一個婦人的豔形。也許她已經回來了！他感動地想像到做母親的她重遇她那失掉了的兒子那時的情景。他在心眼前看見了那「老虎」，想他現在一定要，也許是生平第一次，被人的感情所感動而要真心地感謝他了。那母親的眼睛將要閃起幸福的淚光來，而在告別時他還可以吻她的纖手。她的纖手！……他微笑起來。「羅曼諦克的牛！」他低聲地對自己說；於是他長久而起勁地笑了起來，淚水竟在他眼裏出現了。過後他突然變得很嚴肅了。他的幻想在他心眼前畫出一個小孩的棕色鬚髮的頭形來，這個小孩原是呼他「爸爸」的，他又常對他講到「媽媽」，說她是所有母親中最好的母親，比神仙國裏的仙女還美麗。最後他已經有了他自己的家，那有着親愛而美麗的主婦和親愛而美麗的小孩的家。還不止於此呢！他同他討論酒精的益處，而他又是怎樣輕易地讓自己被她戰勝的！「我連一滴也不再喝了，我愛，我最

親愛的……幻想停住了：他原是不知道她的名字的。他跳出了幻想，顫慄起來，宛似夢中初醒，向四周望了一下。瞥見了那窗上的欄柵，他爲了他那現實的境况而悲楚地嘆息起來。

後來他站了起來，走向那小窗去。月亮把天井鍍滿了銀灰色。石板上橫臥着，或蹲着許多人，而當中則站着一隊武裝兵士。羊羣和看守者。

杜希基把頭緊假着窗框，深深地吸了一口稍新鮮的空氣。突然他目擊到一張熟識的，長鬚的，驚慌的臉孔。是嗎？……不是！他並不認識牠，牠祇是像……的臉孔。他的心忤忤地跳了。

依查爾！證書！政變！啊，那無辜而無助的小人，現在他，祇少那唯一的救命物！也許他這時需要牠，救自己的命。牠在那裏呢？他開始在他那些袋裏搜尋了。也許在襯衫裏面？到底在這裏！……不是。這是杜格勒的合家照相。他甚至於不知什麼時候把牠放進袋裏去的……也許在這裏！……不是，那死了的真杜希基的文契……他已經搜遍了所有的袋了。他必須找到牠，祇要不焦急！不要昏！啊，這袋是有孔的！他把那夾裏布撕碎了。哦，在這裏，他透過氣來了。跌出一張摺疊的紙和一張污穢油膩的信封來。他把依查爾的紙拾了起來，放在另外一隻袋裏。這時他的目光停住在那橫在地上的信封上了。舊信封上的地址還讀得出來：送呈阿替拉·佛里奧茲·特·凡洛茲伯爵閣下。

他扭轉了嘴笑起來，拾起了信封，把牠撕開了；跌出兩張照相來。一個牧師和一個兵士。後來又有一封寫得頗密的八頁的信。他把牠重讀了一遍。於是那歪嘴的笑容消解了。這信是以前他自己寫給那好心的誠實的受欺的男子，他的父親的。他長久地讀了又讀，一面不時地看那兩張照相。

「這就是過去的回復了！」最後他說。「哈哈！伯爵閣下！哦！不要再引誘了！」於是他把那封信和那牧師的照相撕成了碎片，這信和照相原來以前是留爲復仇而用的。

他這樣回憶了好久，並且把過去甜美的幻想重溫了一遍以後，已是晨曦初開的時候了；於是疲倦終於閉上了他的眼皮。

.....

約翰做了一個噩夢。他在那硬板的牀舖上輾轉着掙扎着。冷汗在他顫顫部結成了圓珠。他在睡着。月光在墓間產生出怪物似的影子在跳舞着，約翰覺得牠們哼着一種奇異的歌曲。他也要跳舞並且按照這同一的普律唱起歌來，可是他的腳在地裏生了根，而他的雙唇是緊閉得癡癡地疼痛起來，既不能動彈，復不能說話。他的顎骨格格作響。痛楚，多麼痛啊！突然間他看見奇怪的一小隊人：四個年青的男子，臉色慘白的男子。每人各把自己的心握在手中。那四個年青的臉色慘白的男子走近來了，終於到了。於是他們環繞着他蹲下來。其中有一個把自己的心放到約翰的腳上去。其餘三個年青的男子，臉色慘白的男

子，同樣地做了。約翰心頭覺得一陣銳厲的痛楚。他想把牠扯去。可是他那雙手臂不聽從。現在心又增多了。在路上聯成了一長串。歌聲顫響起來，那些心在唱歌了。可是約翰的心卻沉默着。

從遠處來了一個仙女似的豔形，環繞着銀灰色月光的光輪。她那些秀髮的金色瀑布飄蕩地流着，那些黑影着牠們那些動搖無定的手想從這瀑布裏汲水。可是那婦人笑着，聲如銀鈴，又尖俏又嘹。約翰想把這安琪兒似的顫聲從耳朵裏驅逐出去，可是牠頑固地婉轉着，而且更強有力了，已經宛如瀑布的怒吼，天空的雷鳴了。苦痛、多麼苦痛啊！

那婦人來了。她踏在第一顆心上，牠就破裂了；踏在第二顆心上，這顆心立即燃起紅焰來；然後踏在第三顆，第四顆上面，誰算得清楚總共多少呢。婦人來到了，笑了，於是那些臉色慘白的男子，年青的男子也笑了。從她腳底下的那些心裏噴射出熱血來，血潮長大起來，膨脹起來，漲高起來，已經齊到她腰際了。約翰想狂暴地使勁向她奔過去——不可能，那末至少要叫喚她——不可能，不可能。血潮漲到她頸際了，她的狂笑被那汜濫的紅浪所塞住了，紅血的波濤在她頭上面激盪着。她是不可救的了！祇有他的耳朵裏還回響着，潺湲着，澎湃着，雷鳴着那大笑聲，那瘋狂的大笑聲……

一種撕裂似的苦痛緊壓着他的心了，他拚命似地一陣搖撼，眼皮睜了開來——他醒了。囚室裏——日光，走廊上嘈雜的鬧聲。他——了身，揩去了額上的冷汗。他諦聽了。外

邊有人點名，也許現在！今天該有什麼事發生了。那時他又得見她了。她，她——啊，是的，她而且總是她。家裏的暖爐已經傾覆了，而未來的命運是未定的可疑的。可是因為那失掉的過去，因為那可疑的未來，這就是報償了！那不久的未來，那不久要來的他和她的甜美的重會，和他所愛的她，和愛……他的她……他無意地憶起了他的夢，憶起了面似客脫雅的夢中婦人，而那四個男子——她的犧牲者。而那一長串心……

正在這時他聽見了杜希基的名字。他跳了起來，跑向門去神經緊張地聽着。名字，名字，名字，不過不是他的。門呀啞地開了，門砰然地關了。人家忘記他了。

……

走廊上，在那檢察官的公事房前，站着一長排男子和婦人，被捕者和剛才釋放的人。人家讓他們四人一起地走到檢查委員團前面去。不久他們回來了，欣欣然地得自由而去。祇有幾個，不是政治犯的，仍舊被牽入囚室裏去……

杜希基是在那些候審者中間。他神經過敏地找尋着他的朋友，他仍沒有找到，於是竭力寬慰自己。也許他已經放出去了，也許他就要跟上來了。這時喚到他的一組了，呼喚的人是那個熊身羊面似的依凡·尼古拉維基·拉特金可，就是那個檢察官的僕役。他想對杜希基低語些什麼，可是檢察官做着手勢急迫地喚他過去。

那廣大的房間裏，書記們埋頭在桌上。房中間一張桌子旁，坐着檢察官，費特·加昂

利安洛維基·莫洛查夫。杜希基幾乎認不得他了。那身高而消瘦的男子現在看來是這樣渺小，蒼白，而且謙遜，竟使人不能從他的態度上認識出他的威嚴和官級來。最使杜希基驚異的是他的神情和口音。神情上表現的是壓制着的感觸，而口音裏表現的卻是乾燥粗魯的單調。他的眼睛對着那站在前面的人懨懨地看着。

終於輪到杜希基了。那雙倦眼——不論是否祇是表面如此——威脅地閃光來，祇有頃刻的時光。在下一頃刻，那粗魯的單調的聲音已經機械似地問了：

「姓名？」

「彼得·杜希基，俘虜。」

「國籍？」

「匈牙利。」

「生年？」

「一八八九年。」

「宗教？」

「羅馬天主教。」

「被捕原因？」

「私通白軍，可是這種控告……」

「夠了！」他轉向那書記去。「赦了！……哦，你可以去了！……」

杜希基冒險地問了一聲：

「我的朋友，約翰·巴特也……」

「你聽見我嗎？你已經自由了。你可以走了！」說了他已經轉向着拉特金可了。「下面一組！」

可是杜希基依然不動，檢察官對他使勁地粗暴地叫：

「我沒有說閒話的時間，到靠門的桌子邊去，你可以得到你的證書……」

「約翰·巴特呢？」

「不是你的事！」他以拳擊桌地叫起來。「叫下面一組來！」

杜希基，怎麼辦呢？——拿了證書便走——在門邊的拉特金可那種好心的憐憫的目光，給了他一個奇怪的印象。可是他不能和他談話。到了街上，他從那在門前擾攘着人羣中打出一條路來，隨即走向車站去了。他沉思着跨着步，竭力想找出莫洛查夫那種冷酷而甚且觸犯的舉動的原因。以前他對他總是很謙恭，甚至過於謙恭的。是的，過分了。現在他認識出來，他的謙和尋常有點牽強，不自然而且在禮儀上甚至於是可怕的。這種溫存的舉動通常是掩飾着一個偽君子，或是一個惡漢的。現在，長久以後，他才從他以前的謙和敬的舉動中，看出了毒意和卑視……而現在他竟把假面具完全揭去了？爲什麼呢？難

道約翰做了什麼不誠實的事嗎？不可能的。難道是客脫雅的新計謀嗎？也許是的。

他的思想被一個耳熟的聲音打斷了。

「杜希基先生！杜希基先生！」

這時他看見了，街道中央有一隊被捕者排成四列地遊行着。革命的「證據」的犧牲者，平時也是強迫軍役的犧牲者。依查爾在他們中間，對他失望地喊着，直到後來有一個在旁糾察的軍官「拳頭推了他一下時才停止。杜希基走向那軍官叫他。

「你要作什麼？」

「跟這人說話，要給他一樣東西。他是無罪的。」

「不能……給他什麼呢？」

「證明他無罪的證書。」

「不能，已經有人爲了他而來煩擾過我了。起先有一個猶太人少佐，現在是你了。不會有把他洗乾淨的證書。他是一個猶太人，而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布爾雪維克。」這種論理給了杜希基一個奇怪的印象，而這印象也表露在他臉上了。他的神情突然激動了那個軍官。

「你呢？你是誰呢？你有什麼權來干涉呢？也是猶太人嗎？拿出證書來，否則我馬上逮捕你。哦，我們且看罷，快點！」

他興奮地把杜希基的證書奪了過來。但看到「被捕原因」一項，他的神色和婉起來了。

「私通白軍，哼。哦，好。隨便走罷。」

「可是，中尉先生，允許我轉交這一張證書罷。他實在是一個無罪而勇敢的人。」

「哦，拿出那證書來看罷……哎！看也看不出來了！寫的是什麼文字呀？」

「匈牙利文，因為他想回家鄉後拿牠來證明。」

「無效。」說了他想把牠撕碎了，但這時他碰見了那顫抖着的依查爾的目光。他笑了起來。「哦，他似乎不是一個危險的共產黨員。拿了你的紙罷。」

依查爾幾乎吻了他的手。然後他咕嚕了些話，慌亂地站着，像要請求什麼似的。

「哦，你要做什麼？」

「大尉先生！」

「祇是中尉。」

「請原諒！我不懂得那些官級。即使我認得，我也是太矮，看不見你的肩章，先生。

可是把人稱呼得高一點，總比錯誤地降低他們來得好些。這是我父親對我說的，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而且是我們教堂裏的牧師。」

「哦，好了，好了。你要做什麼呢？」

「請你允許我對這個敬愛的基督徒說幾句話。」

「可是要快些，而且要講俄國話。」

「謝謝！一千一謝謝！」於是他轉向杜希基，急流似地說話了。「杜希基先生。願上帝祝福你！願上帝祝福你！這誠實的心。那個小孩，願上帝報償你，給你康健，如意，幸福，和長壽。在那尼姑庵的廢墟裏。也許我將來有機會，就在河對岸，報答你的慈祥。再見，在黎伯伐太太那裏。」

可是那個軍官非常注意。

「你胡說什麼小孩，廢墟，河對岸？」

杜希基覺得沒有隱瞞的必要。

「講到墨特佛尤克將軍的小孩，是以前我們發見了的，而爲了救他以免復仇起見，我們便把他隱藏起來。他現在是在河對岸那個尼姑庵的廢墟裏。」

那軍官驚異起來，過後他欣慰地握住了杜希基的手。

「很勇敢，那末趕快到墨特佛尤克太太那裏去，至少要安慰做母親的她，因爲做妻子的她，原該要哀悼的了。」

「我不懂。」

「在昨天的一場戰爭中，有人殺死了她的丈夫。去罷，我派兩兵護送你去，不要爲了這個例外的猶太人擔憂。」說着他輕拍依查爾的肩膀。「我將會爲他辯護的。」

那隊人繼續前進了，依查爾的神色已經變得恬靜了。杜希基，同着兩個兵士，走了相反的方向，向河邊去了。

他又幻想起來，他這像深沉地浸入思想中，他竟幾乎不覺得他的途程和渡河了。墨特佛尤克死了。那末那個殉難者的婦人解脫了她的暴君了。啊，他是多麼痛恨那畜生，那殘忍的前任屯營司令。這——與其說是因為了的殘忍的行爲，毋寧說是爲了時常在他妻子雙眼裏所見到的淚珠。現在她不必再忍受他那些獸性地殘忍的善變的惡念了，那恩惠的槍彈把一切都美妙地排佈好了。自然她呼吸得較舒服了……可是……如果不然呢！如果她以前竟不顧他的殘忍而依然愛過他，那又怎樣呢？那個孤兒現在對於伶仃無助的婦人又是沉重的負擔了！而他又是無權力的人，怎樣可以救助她呢？他有權干涉她的事情嗎？他爲什麼要想她的同情呢？她也許已不認識他的臉孔了。難道在屍牀旁邊認愛嗎？難道在這許多不幸之中替自己追求快樂嗎？可恥，可恥！——這時杜希基真摯地憎惡自己了。「多麼凡俗，多麼自私！」他自責道。他甚至於給自己取了這種譚名，例如「浪漫的牛」和「感傷的河馬」。

狂暴的犬吠聲打斷了他對自己的道德教訓。他們走近了那已半成廢墟的尼姑庵，在這裏面可以居住的處所都是僵僵的乞丐和尖額的老婦隱居着，沒有人顧慮他們，他們可以在那裏安生靜死。犬吠聲使那些居民驚悸起來。有幾個老婦從門裏走出來，張惶地看着那形

跡可疑的三個人。

「我的上帝，丘八來了！願聖女保佑我們！」第一個耳語着。

「耶穌，聖馬利！自然他們已經得知逃難人的所在了！」第二個人回應着。

「嘻嘻，靜點！不要招認！」

「也許他們來……」

「閉上嘴！我們恭恭敬敬地接待他們罷！」

於是那最年邁的老婦竭力想把她那愁眉苦攢的臉孔表現得和藹一點。

「祝你們康健！祝你們康健！先生們！我們怎會有這種光榮呢！先生們？」

「我們找尋一個小孩。他該是在這裏在黎伯伐太太那裏。」杜希基回答。

「我們在這裏從沒有見過一個小孩，先生。我們誰也沒有看見，不是嗎？沒有，沒

有。人家欺騙你了，先生，人家說錯了。相信我罷。」

「不會的。他該在這裏。棕髮小孩。他的名字叫依凡。他年紀是兩歲。不要怕我，老實說罷。」

最年邁的那個老婦懷疑地打量着杜希基的外貌。

「你是一個俘虜罷？」

「是的。」

「那末進罷。」於是她領他進門去。「那你，就是他父親嗎？」

「是的。」

「可是我們害怕那兩個兵，這是因為他母親的緣故，你總知道爲的什麼。」

「是的，」杜希基說，雖然他實際上並不知道爲的什麼。

「在這種熱病的狀態中，給他們看見了，有些不妙呢……」

「那小孩有病嗎？」

「不；母親有病。」

「母親！」

「是的。她昨天在戰場上受了傷。」

杜希基一點也不了解，可是愈不懂愈好奇。他向那些兵士叫出去：

「先生們，一會兒我就回來。」

於是他跟着那老婦穿過了醒礙的走廊，到了一扇小門前他們停了步。經過了多次的叩門，多次「是誰？」的問語，以及多次隔門的接洽，才有人開了門。於是杜希基走進了腐爛的番薯和蔬菜的霉氣，一間真正貧苦的屋裏去了。那些小窗幾乎透不進充分的陽光來，因而看不見那些未刨光的家具和街上收集來的破布。一個僵僵的老婦坐在房裏，還有一個龍鍾老頭兒滿面都是可惡的潰瘍。

「你來看你的妻子嗎？」那老婦狐疑地問。

「是的，是的！他是來看她的，」門邊那老婦肯定着說。

「好，好！也是來看那小孩的。他叫什麼名字呢……」那老婦又直率地試了一試。

「哎，哎，你不信任我。對小依凡說爸爸杜希基來了。」杜希基微笑着。

那老婦笑了起來，精神抖擻起來，並且變得饒舌了。

「啊，小依凡，勇兒！那末你就是他的爸爸杜希基？耶穌，現在我才看出來，他是多麼像你！」

「他在那裏？」

「快，快！來！他是在那個樂園裏。我們是把那個有禮拜堂的花園叫做樂園的。來罷！」

他又被領過走廊，聽着那乾燥無味而肉麻的說話。最後走過一座通大門的石階，到了那「樂園」的大門。這個「樂園」是由於幾個做得很粗劣的花壇，幾株樹，和一個在角落裏的禮拜堂構成的。可是杜希基對牠很滿意了，因為他瞥見了依凡的棕髮小頭，正在那潮溼的沙土上建築城堡。一會兒他已經吊在彼得的頸下了。

「杜希基爸爸！杜希基爸爸！」

於是杜希基把那小人緊偎在自己的胸懷裏吻他，吻他。那小孩經過了那無數尖刺的接

以後揩了揩他的雙頰，然後他捉住了杜希基的手拉他。

「菲莎媽媽有病了！」

「菲莎？她在這裏嗎？」

「先生，我們早已說過她在這裏，你快活得昏了。」

「是的，是的！我們到她那裏去罷。」杜希基慌窘地說，讓自己被那小孩拉進禮拜堂去，那兩老婦帶着老年的快樂顛危地搖着頭目送他們。

禮拜堂裏陳設着牀和桌子。祇有神臺上那座神像表示着他以前的命運，而這神像也是破舊的了。像是赤心的基督。可是有隻野蠻的手把那心上刺了一刀，並且把那畫布割破了，一直破到腳邊。

「是客脫雅叫你來的嗎？」她伸出手來先問。

「客脫雅知道這種事情嗎？」

「自然我把一切都告訴她了……」

「你竟敢這樣嗎？你總知道，她已經收回了那小孩的洗禮證，她——陰謀來對付我們，使我們被逮捕……你自己也是恨她的……我不懂……莫名其妙……謎，謎……」

菲莎悲哀地微笑。

凡是戀愛受挫折的婦人都是謎樣的。安心罷！我們誤解她了……她是好心的，很好

的……她愛約翰甚至於自己呢。她並不要報復。要報復的是另一個人。我怕的就是這個人。她卻並不……」

「那末爲什麼弄得我們被逮捕呢？」

「她的目的是三重意義的：把約翰和他的朋友們從昨天拉夫和戰爭的危險中救出來，使回來的人們同情你們，最後就是證明她對約翰的愛。巴特也釋放了嗎？」

「沒有。說得更確當一點，我實在不知道。檢察官脾氣有些不妙。他拒絕回答。」

「那末爲什麼呢？有什麼事嗎？」

「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不得不趕快來看這個小孩。他的母親已經在家了。」

「父親呢？」

「他死了。」

菲莎嘆息起來。

「那檢察官爲什麼不死呢？」她歇了一會說。於是不管那驚訝着的杜希基，她下了牀開始急速地穿衣了。

「你要到那裏去？……」

「出去。馬上去。同你去。到檢察官那裏去。我害怕着。那個人。他是惡毒的，要復仇的。他現在手裏有權力了。」

「菲莎！你原是受了傷呀！」

「不要緊！祇不過那顆傻彈子穿過了肌肉，後來天曉得到那裏去了……」

「可是傷處要痛啊！你還在發熱呢？」

「不要緊！我有綑帶。」

「可是有兵站在外面。」

「兵嗎？要搜查嗎？……」

「不，不！他們好意同我來的。可是你的綑帶要使他們起疑心呢，你原是當過兵的。」
菲莎頑固地搖頭。

「沒有什麼要緊。我必須到莫洛查夫那裏去。他是一個殘暴的人，而且好報復的。」

「哦，正因為此呀。你去也無用，祇是自蹈危機。等到他的報復心滿足了再說罷。菲莎，用一點理智罷。」

可是菲莎推開了杜希基；笑了起來，奇怪地，謎樣地，威脅地笑。

「沒有什麼要緊。我要去……我要去……」

這時兩老婦來了。杜希基求她們援助，要使菲莎重新入牀。經過了種種勸解，安慰——她突然埋頭被中哭了起來，哽咽地全身震撼地哭泣起來。

杜希基一籌莫展地站着。他再也不能留住了，那兩個兵顯然已經沒耐心了，不幸的菲

莎在她的狂愛之中，她要犧牲自己了。她替約翰感着怎樣的一種危險呢？而她又想怎樣救助他呢？怎樣辦？留住他是再也不能了，因為也許那兩兵已經在找尋他了，要是這樣的話。他們就要看見非莎了。他得趕快走了。

「再見，非莎！安心罷，用一點理智罷！而你們老伯母們，好好地看護我的妻子罷！」他叫道，於是把那小孩抱在臂上向外跑出去了。湊巧！他們遇見那兩兵已經在走廊上了。

.....
一點鐘後，他已經站在墨特佛尤克的屋前了。離門祇有幾步了，可是他覺得已是不可及的距離了。他打從柵欄的縫隙裏窺視進去，沒有人在那裏。陽臺中央擺着家具，大概家具的地位已經被屍牀佔去了。門上掛着黑色喪布，兩旁是長腳燭臺。從那開着的門裏望去，看得見黑黝黝的深處。那扇門宛如無像的照框。這時杜希基的愛翼似的幻想，在這個框內想像出一個安琪兒似的柔婉而悲哀的人像。啊，他現在將要使這親愛的苦痛的神態煥發出快樂的光輝來呢！是的，他將把安慰帶給她。話雖這樣，他卻依然不敢接觸那個把手。祇要有個人出來，不論是弔喪的人或僕人，問他為什麼站在這裏。那小孩覺得沉默得厭倦了。他自娛地把「爸爸」那條補綴得太多的褲子鑽了一個小孔。他對那未經修面的僵硬似的淡藍色蒼白的小臉微笑着，可是這張小臉卻不回答他的微笑，他甚至於看見小臉上

滾下眼淚來。於是他的小心也絞痛起來，緊緊地偎着彼得的雙腿，哀求着：

「杜希基爸爸，杜希基爸爸……小依凡愛你……我們去罷，哦，我們去罷……不要哭了……」

當真，杜希基已經決定了，但就在這時他聽見了說話聲，安慰的說話。而在那框子裏看見了那真實的人像，就是那哀悼着的寡婦。她帶着疲倦而乾燥的眼睛對自己面前怔視着，髮容滿面，形態僵直，態度卻是卑謙，而屈服於命運似的。她默然地聽着兩個弔喪的婦人說話，過後她低首送別，兀自回進去了。

杜希基躲在一棵大樹背後。他是認識這兩個婦人的。兩個軍官夫人，她們在門前停了會，有一個不時嘆息着，從她粉盒裏取出一個粉撲和一面小鏡子。

「你猜也猜不出來，這個事情給了我怎樣可怕的一種印象！」第一個人嘆息着，同時敏巧地撲着粉，把那些俗禮的眼淚的餘痕擦去了。「可是，我要說，使我驚異的就是瑩雅的無情。」

「爲什麼？」

「她哭也沒有哭。」

「她從來沒有愛過他。」

「不可信的！他是很有錢的！」她幾乎驚駭地詫異起來，然後，向鏡子裏作了最後一

次的觀照，她閉上粉盒，挽住了她朋友的手臂。「我們快走罷，親愛的。西門已經在等我了。」

「你的丈夫呢？」

「哎！」她漠然地咋舌作響。「他在徐娜那裏尋快樂呢。」

杜希基帶着他那慣常的鬼臉，厭惡地目送着那兩個急行者。一會兒他突然搖了搖身子，彷彿要擺脫她的名字出於她們口裏而使他不快的那個印象。最後，他決定了，握住了小孩的手，走入那前院去了。到了那黑門停住了。

「親愛的小依凡！聽着，杜希基爸爸馬上回來。他馬上回來，那時……你多麼愜意呀！好好地等着！我馬上回來。」

於是他步入前室。他停住了。他面後，在屍牀上，在火光熊熊的蠟燭中間，躺着墨特佛尤克，彷彿睡着一般。他死後似乎比生前美了一點。

杜希基獨自在那裏。他躡着足趾走近去看了好久，然後低聲地柔和地對那死人說：

「兩年前你鞭打我，因為我在你的天井裏斫木柴的時候昏了過去。你記得嗎，墨特佛尤克？現在我把你那失掉了的小兒帶回來。不要發怒，墨特佛尤克！讓我這被唾棄被踐踏的俘虜，給你的夫人帶了安慰罷。不要動怒，墨特佛尤克，和平地睡着罷。」

於是那被拒絕的牧師，基督的真實信徒，帶了基督徒的寬恕心，從他的心靈裏唱出讚

美詩來。過了多久他才抬起頭來。於是他的目光遇見了那站在邊門旁的婦人的目光。顯然她在回想他的臉孔。突然間輕盈的紅暈傾蓋她的雙頰。她猜出了。這就是她曾在營房窗口每天看到而久已未見的那張臉孔。臉上同樣的幻想的表情，眼睛裏同樣的自願犧牲的表情，同樣的痛苦而柔和的神情，同樣的可敬愛的高額。……一切都相同，一時她在想像中重溫了過去長時期的生活：那時她有多少次逃避到那窗口，暗中去那張臉孔，而從那憐憫地痛苦的目光汲取安慰，每當她覺得孤寂而受了屈辱的時候。後來，是的，後來她不見這臉孔便感到迷惘。而現在，正在痛苦寂寞中，牠又在她眼前出現了。因為種種奇怪的感覺，驚異和慌亂，她一時竟說不出話來。杜希基走近了幾步。這時她才說。

「你在這裏找什麼？」

可是這話她自己覺得太魯莽了。她惱怒自己了。她的口音爲什麼不服從而這樣冷酷無情地響出來？杜希基徬徨不安。在那已經設想幻想且計畫了千百次之多的一刻時光，他卻找不到適當的話了。他默然地站着，兩顆巨淚嵌在他眼裏了。那婦人彷彿由於良心的驅使向他走去，把自己的手溫柔地放到他那顫顫地握着軍帽的手上去。

「你現在爲什麼來的？」她問。在這冷淡的問語中含有那樣親暱的柔和，使她自己也驚異起來。

「我把快樂和安慰帶給你。」杜希基如在夢中地說。

「奇怪，又是你！」她說，聲調多半像對自己說的。整個情景在她看來似乎是神奇的，而不是現實的。這時，一滴巨淚落在她手上了。她回復了理智，退縮了去。

「我交還你的小兒。」杜希基接着說。

她的眼睜緊張開來，疑惑不解。然後顫聲地畏意地喃喃着：

「小兒嗎？……是我的……小兒嗎？……」

杜希基默默地點頭。

「他還活着嗎？上帝，上帝！不要把我的頭弄昏了！」

「他活着，不久就要在這裏了。」

她裂心似地叫了起來。然後，突然，她撲在屍牀上，哽咽地嚎啕大哭，並且叫道：

「他活着！他不久要在這裏了！你聽見嗎？你這殘忍的人！上帝放他回去了……上帝

放他回來了……」

杜希基從房內潛走出來，隨即帶了小孩回進去。他領他到他那半昏了的母親身前。那小孩恐懼地假貼着杜希基。

「哦，說話罷，親愛的，說話罷！」杜希基耳語地慫恿他。

那純粹的小孩口音，銀聲似地響起來，彷彿聖誕節的鈴聲。

「親愛的媽媽，不要哭……」

聽了這聲音，母親突然站了起來。她瘋狂似地把小孩偎貼在懷裏，帶哭帶笑地，像狂人一般叫着：

「小兒……我的小兒……說話呀……親愛的小兒……我要聽到你的聲音……小兒……親愛的……」

小孩被這些感情的急潮驚恐了，大哭起來。母親鎮靜了一些，揩了他雙頰上的眼淚，給了他種種暱名，催眠他，吻他，撫摩他……

杜希基不動地站着，凝視着那死者。他恍惚覺得那峻嚴的面貌在驅逐他：你在這裏找求什麼？你已經盡了你的義務了。你在這屋裏是多餘的。於是他蹣跚着足趾悄悄地離開了那間房，那間屋，而向俘虜營去了。深大的安靜，滲心的樂意，甜美地刺心的痛苦混雜在他心中。他帶着奇怪的幻想，諷刺的微笑，對自己說：

「你看，你這羅曼諦克的牛！你却沒有吻她的手。」

十一

在一個暖熱的夏晚，天空閃耀的星眼睜開來了。灰藍色的天空有浮雲在這裏那裏慢鈍的流動。月亮在作迷藏，幽靈似的月影溜過河去，一時籠罩着那半成廢墟的尼院的畸形的回廊。東方的天空黝黑得可怕。有幾次從那裏傳過遠遠的嘈雜聲來。

在尼院的禮拜堂裏，那好奇的月亮穿過那些五色玻璃射進光線來。菲莎就在這月光下躺在一座臨時的病牀上。三個師太坐在旁邊瞌睡，頭雖垂着，却不時搖動，睡眠使她的神態柔和了，熱病使她的雙頰紅暈了；她疲乏地，披散着頭髮，鬆弛着身體懶懶地躺在那裏，還帶着奇異的又甜又苦的微笑，彷彿一個夢想着被禁的享樂的真女。突然間她的眼皮睜開了。她依然不動，祇有她的月光向四周溜轉，帶着朦朧半睡的模式。她不知自己在那裏，祇見牆上奇怪的破舊的裝飾物，五色的月光，光怪陸離的玻璃。她在疲倦中想要靈清地運思，決定一種方針。但這時，在突然明亮的月光中，那神像在她眼前變得栩栩如生了。

基督現出他那被刺穿的心來！在那張超塵世的和藹的臉孔上，一雙深藍色的眼睛，帶着這樣的一種超人的和藹，帶着這樣的一種驚心的「善」之力，對她凝視着，她禁不往閉

起眼皮來了。可是那雙眼睛並不隱沒，反而愈形生動了。這時那種和藹，那種慈祥，變得更近人，更入世，而且全然熟識而親暱的了。啊，熟識的！於是菲莎輕輕地噓了口氣：

「約翰！」

因為自己的聲音，她回醒過來，搖了搖頭。她在床上坐了起來。她突然認出自己在那裏了。那三個師太在這裏！她們怎樣地垂着頭坐着呀！彷彿是神話裏變成了石像的巫女。菲莎對她們微笑了。

「哎，讓我來試試看，她們還活着嗎？」

於是她拿了一根稻草幹來攪擾她們的鼻子，可是她的目光又碰見了那基督像的目光。她彷彿僵硬了，稻草從她手裏落下。那目光釘着她，釘着她。她再也不能忍受了。突然，渾身一震，她跳出了牀，向最遠的一角跑去。那雙眼睛跟着她。她渾身震顫着，又跑向對面的角裏去。那雙眼睛還是跟着她。神奇！神像活了！——她驚恐地跪了下來。半蹲着，半跪着，把發熱的身體緊壓着牆，她震顫的舌頭喃喃着禱告文的片段。

突然四周全黑了。神像在菲莎那雙緊張着的眼前隱沒了。她依然不動，覺得她的心要跳到喉頭來了。現在還有什麼呢？沉靜。黑暗愈加沉悶了。祇有幾次響起尖銳的裂聲。或在這裏或在那裏，但聲音是這樣高亢，竟使她屏息。突然，在她上面一個角裏有吱吱聲響起來，又尖銳又刺耳。她安心了些。這時月亮又閃亮了。她站起來，在上面角裏她看見一

隻老鼠，在一個蛛網裏失望地掙扎。那肥胖蜘蛛已經爬近來。

於是菲莎把蛛網的絲撕斷了。老鼠遁走了。

「現在好了！」她滿意地微笑，轉身目光又碰見了那雙神祕的眼睛。可是現在她不再害怕了，走向牀去。

她在牀沿上坐下。那三個師太還在瞌睡。她把那綑着綑布的手臂觸摸一下。牠幾乎不痛了。祇有她的頭——牠像石塊一般沉重。太陽穴的脈息跳得多厲害！也許帶綑起來好些。杜希基會給她一條綑帶……他同那小孩現在那裏呢？……約翰不能來……檢察官……客脫雅……客脫雅一定會幫助他的……客脫雅是要救他的。……她現在怎樣了呢！……難道檢察官……？熱昏的頭腦裏儘是些錯綜的疑問和思想。她應該救助……如果客脫雅不願意……或不能……怎麼辦呢？河面上看守很嚴，這是杜希基說的……呀，她……她該去……對檢察官說話……她已經悄悄穿上了衣服。她跑過走廊，跑過田野，喘吁吁地呼吸緊促着，而且時常因疲乏而顛躓。她已經到了河畔了。那年老的安浮居夫就是住在河畔的。他是一個漁翁，有一隻小船。她叩起門來。沒有人。她用拳頭打用腳跟蹴。無效。她的手臂隱痛起來，她倒在一個樹幹上，幾乎昏了過去。突然她搖撼了一下。聽見了話聲嗎？果真有三個男子走近來了。

「勝利後老是喝酒，那倒也好，」第一個說。「那些戰敗的人倒容易逃避了。」

「可是你要謹慎一點，走進影子裏去罷！」於是菲莎聽出了那老頭兒安浮居夫的聲音了。

「嘿，自然囉。不要迷在樹林裏罷！」第三個聲音用匈牙利語說。

那三個男人到了那屋子。菲莎站了起來，趕快說話，使他們不再害怕。

「是我，菲莎。安浮居夫老伯，我要過河。」

「不可以！」那老人搖著頭。「有守兵呢。」

「我一定要去。你懂了嗎？我不得不去！快點！」

「現在不能！再過半點鐘也許可以。你看那些烏雲。如果烏雲遮沒了月亮……」

「老伯，老伯，我一定要去！」菲莎央求，可是那老人搖頭不許。

他們進了屋子，在昏黑中坐下。菲莎在窗邊仰望天空。烏雲湧來湧去。她終於不再

緘默了。

「一定要下雨？」

「一定。烏雲是巴依幹爾來的。一定要下雨。」

「嘿，方便！」又是匈牙利語。過後，另一個聲音用俄語說：

「哦，郁菊，這裏是不是比地窖似的營房好些？」

「頂好還是在曲拉塞爾凡尼……耶穌基督也想不到無政府主義會弄到如此的……」

菲莎不懂那奇怪的匈牙利話，又出神地望着烏雲了。烏雲愈來愈密。但她忽然聽到話聲。那不相識的逃難者講着：

「你是看見那火車的。每輛都是鐵甲車，裏面四五十人。年青人，小孩子，婦人，老人。他們在旅途上已經過了二十天，也許還多些，據說，是到羅斯基。奧斯脫洛夫那裏去。我們看見了那些瘦黃露骨的臉孔，伸在鐵窗口的那些顫抖的手。二十天他們祇喫了七次。」

「啊，上帝，上帝！」那老人嘆息着。「這種事都是弟兄們對弟兄們，俄國人對俄國做的，德國人的心比較寬大些。」

「啊，他們確是寬大的！他們不殺紅軍的人，祇把他們趕進火車。每輛車裏都有一二屍身腐爛着——在鐵甲車裏關閉了二十天！——成千成萬的虱子……可惡！人家說，今天有個女人生了小孩。她完全裸體地坐在車板上，癡笑地把那乾涸的乳房擠給那『上帝的賜予』……上帝的賜予！……唉，當時上帝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講話的人狂暴地切齒作響。那老人交叉了雙手作十字形。郁菊在一個角裏靜息。

「今天又掛上七輛車子，裝滿着那些可憐人。直到現在他們是在監獄的天井裏被看守着，而此刻也許已幽閉在棺材裏了……老伯，你救了我們，我們怎樣感謝你呢……如果我們回來了的話，自然我們要回來的，那時我們要報答你了……」

那老人爲了要阻止他的感謝語，站起來向外張望。

「哦，你們原可以去了，」他說。「祇要一直向南走！如果你好好地走去，過了兩天就到中國邊界。你的旅行提篋已經……」

「啊，那些俘虜已經裝滿了。」

「他們是布爾雪維克嗎？」

「不。祇是人罷了。哦，郁菊！穿鞋！走了！」

那酣暢的鼾息聲停止了。聽出了四肢伸直的高大的呵欠聲。

「我們走罷，噲，到了家你可以睡覺了。」

郁菊站起來，跟着他同伴顛顛撲撲地走了。

「我想，我家裏的未婚妻現在總可以等着我，等到復活節。」

菲莎孤獨留着。不久那老人回來。

「哦，我們可以去了嗎？」她焦急起來。

「還不可以。馬上要下雨。一下雨兵就躲開，我知道他們。等一等，你聽，已有雷聲。」

外面天空已經烏黑，這裏那裏縱橫着閃電。菲莎坐着，因疲乏，發熱，痛苦，刺激已經半昏。突然一陣巨風猛力地推開了門，把粗大的雨點擊到他們臉上。

「我們去罷，要是一定要去的話。」那老人說，用一件粗厚的外套裹住。他依扶着那不時顛躓的非莎，領她到了小船裏去。不久，那小船在撲面的傾盆大雨中，在發怒的火黃色的電閃和震耳的銳厲的雷聲中，溜了過去，到對岸去了。

.....

約翰在自己的囚室中，已經歷了神經過敏的好奇，痛苦的不耐煩，熱病的刺戟，種種循環的變態。現在他疲倦地垂着頭，雙手交叉在背後，在他那五步長的斗室中來往地踱着。爲了要驅除沉靜，他開始一面思想一面自言自語，有幾次他停步做手勢說話，然後又背又着手踱步。

「客脫雅，客脫雅！我果真愛她嗎？我對她的愛是心靈的愛，抑祇是肉慾的要求？不，不！我愛她。她的口音，她的笑聲，她的媚眼是這樣地近似……的……的……的……」

啊，那末總還是她，那張不能忘卻的，永恆青春的臉，那會推拒我的第一個愛人。那心上一生痛楚的創痕。從那時起，已有多少雖欺騙而真愛的婦人——而我卻是在她們心中找求那『第一個』。不絕的追尋，似是而實非的發現，必定而無疑的受欺——我的生活是如此。而我的妻子也是如此。氣質與『第一個』相同。我那小孩的母親，我失掉了她。她失掉了自己……」

「我的心靈是在廢墟之中，正如家鄉的暖爐一般。客脫雅呢？她實在愛我，一定……」

一定嗎？偉大的愛可焚毀過去，但這樣的過去可以使偉大的愛燃燒起來嗎？」

「懷疑，這就是我日常的麵包。我為什麼不像輕浮的人那樣生活——像蝴蝶那樣蹣跚偷了蜜，然後微笑着飛去。」

「我的妻子，客脫雅，『第一個』，以及還有許多……她們都會愛我而終於棄了我。爲什麼呢？」

「我知道了。我過於坦白了。我不能隱藏我的情感。我像是路旁一株蘋果樹：遊客來，遊客去。走過了。每人都摘了我一些果子，休憩一會爽爽神，然後用殘忍的手段在我身上銘刻了自己的名字。於是翩然自去而忘了那株蘋果樹。蘋果樹還站在暴風雨中，灼熱的日光中，等着新的遊客，直到牠落到路旁溝壑裏，而有些可憐的人在牠的火旁取暖。」

「我要長久地橫在溝壑裏嗎？有沒有人會到我火旁來使他們的寒慄的心溫暖一下？是的。我希望着。我的愛是不會消滅的。」

「我的愛！牠是多麼痛苦啊！最大的苦痛就是愛人類，愛大家。我愛了人們的心靈，我是癡子！可是他們也愛我。我對他們說話，他們總是坦白的！人的心是多美好！還有更美好的東西嗎？寺門關了，當牠顯現出自己的時候。人家在這寺裏學會了愛上帝的道理。愛上帝而不怕他。世上有惡人嗎？不，祇有走入歧途的人。假如我有超人之力而能給那些不幸人指示他們的迷途和光明的正路！」

「我的愛多麼偉大，多麼痛心地偉大，而却又是多麼懦弱！我會能指示那條路給某一個人嗎？究竟引導人們到那條路是可能的嗎？也許人人都必須在人生的荆棘的歧路上，在利害關係的泥灘上，在欺詐的社會生活的泥沼裏，作奮鬥的掙扎，才可以找到那正路。多少心靈是被荆棘刺傷了，被泥沼吞沒了！多少高尚而有為的心靈在追求中昏迷了，而那些無心的人們，却反像蟲蛆一般，互相噬咬着——爲了一片食物！」

「我也何獨不然。我常常能做一個人，一個真正人性的人嗎？我的心靈常常嚮導着而從未在那脫了羈束的肉體裏昏迷嗎？縱使牠戰勝了肉體，這種勝利不是以犧牲全力，以精竭力盡的代價換來的嗎？」

「客脫雅，客脫雅！親愛的，罪過的，好心的，甜美的，痛苦的客脫雅！你在那裏……你竟欺騙了我嗎？我不是最近在我睡夢中看過你了嗎？可怕的夢：那些流血的心和窒息於血中的她。我並不迷信，可是……」

走廊上響起叮噹的鎖聲。有人送他的飯菜：半磅麵包和菜湯。約翰對看守者說：

「我幾時才得自由呢？」

「也許晚上。今天有許多人要放走了。共有二百以上。大概你也是其中之一。」

「二百以上？怎樣可以呢？今天我從門縫裏聽得：審查快完，每個政治犯都得自由。

而現在你說二百……人家甚至於沒有叫到我呢。」

「我不知道，也許你不是政治犯。」

「可是我的朋友，以同一罪狀被捕的；已經釋放了。」約翰幾乎絕叫地說。

「這不是我的事！」說了，那看守者已經在門外了。鎖聲又叮噹一響。約翰跳起來，跑向門去，猛擊着門，叫喊要求：

「檢察官，請檢察官來。」

「不要瞎叫，嘿！」看守者說。「我去報告就是。他願來就會來的。」

於是約翰聽見他的步聲漸漸消失在走廊上。他在牀沿上坐下，勉強耐心地等着天晚。今天晚上將發生什麼。天終於暗了。突然走廊上闐然大鬧。高大的話聲，點名聲，鎖響聲，開門聲，步聲，一切鬧聲愈近了，過去了，停止了，對於他却一點聲息也沒有。現在他聽到院子裏有鬧聲。他走到窗口。穿軍服的男人，老年和年青的婦人，以及小孩聚集在一個哨兵綫內。有幾個沉默地站着，臉上帶着晦澀的敵意，別的人却哭喪着臉，咒詛着，呻吟着。有個小孩戰慄地偎傍着那啜泣的母親的雙膝。那哨兵線是由武裝兵士維持，在稍遠的距離，站着一個哥薩克騎兵。

這時那些哥薩克人用漫罵和鞭打使被捕者排成四列。於是這一隊人開始走了。間或有二三個落後者，都是被鞭打強迫追前去，那院子空無所有了。

「那看守者正因為這種釋放而說那樣話的！」約翰受刺激而粗聲說。「這些不幸人要

被帶到那裏去呢？」

他疲乏地躺倒牀上，被這疑問磨難了好久。雲朵遮沒了月光，囚室全部黑暗了。他睡着了。半夜的光景，他被門上的鎖響聲驚醒了。他心忡忡地坐了起來，又跳了起來。誰來了？是客脫雅嗎？客脫雅終於來了？笨拙的看守者，他找不到那適當的鑰匙了！哦，到底！……

門口現出那看守者，手中攜着提燈，他背後還有一個瘦長的人形——莫洛查夫。他走了進來，以手示意打發那看守者出去。

約翰不能隱藏他不快意的驚異，反映在他那蒼白的臉上。那看守者留放在囚室裏的油燈的黃色火光，使他的臉色顯得更蒼白。

「你不是等着我嗎，巴特先生？」莫洛查夫粗魯的聲音曳長地譏刺地響了出來。

他們相對站着，兩人都蒼白。約翰沒有回答。他一時回憶起了他以前所聽到的關於他的一切。據菲莎所說，他是一個被欺騙的，不幸的人；據客脫雅說，平常的惡棍。他自己初見他時當他是好人，很謙而常常熱心於理想事業的。

「你沒有回答，巴特先生，」語氣更曳長而更多譏刺的意味。「我敢問你，你不等着我嗎？也許這個問句是不確切的。我換種說法。你等着的不是我罷，巴特先生？」

「不是！」約翰突然粗暴地回答了。他已經被這種居高臨下不可解地譏刺的語調所觸

怒了。

「那末你是等着我的妻子罷。不是嗎？巴特先生？」

「是的！」語氣同樣粗暴而含有敵愾。

這種大膽無畏的挑戰，那個丈夫窘住了。他沉默了一會。他突然做了一個手勢，叫約翰坐在牀上。

「我們平心靜氣地講話罷，巴特先生！」他說，裝得鎮靜，但未見成功。「不要激怒，你看，我是鎮靜的，雖然我更有激怒的原因。」

「我就是那原因嗎？」

「是的！」莫洛查夫說，語氣粗魯近乎叫喊，眼裏冒出怒火。

「我不解，」約翰說，這時已完全鎮靜。「我沒有得罪你的事。你信任了我，至少你曾表示你的信任。哦，我全然沒有辜負你的信任。」

「是的，是的，你說你沒有得罪我。可是我現在是從我妻子那裏來的。她自己承認……」

「不會比你逃亡時所知道的更進一步！」約翰神經過敏地打斷了他的話。「別的什麼她不會承認，因為實在沒有發生別的什麼。我可以大膽地看你而且問心無愧的。你沒有權利宣判我什麼罪狀。」

莫洛查夫對約翰釘視着的眼睛長久地深刻看着。過了好久他帶着異常的重音宣稱：

「你不愛我的妻子嗎？」

約翰沉默着，也許因為慌亂，也許因為憫憐，自己也不得而知。莫洛查夫挨近他去。

「不必回答。你的沉默已夠明白地代你回答了。」

「不過你也許誤解了我的沉默，先生，」約翰終於說話了。「你的妻子對你自認她愛我。而我呢——我即使對自己也沒有承認過我愛她。但這對你是無足輕重的。你認為重要的，就是我並沒有觸犯你丈夫的尊榮。假若我真觸犯了的話，我也早承認了。你原該承認，長久地對感情搏鬥而拒絕自己的情感是極艱難的事，而這種事正是你叫我做的。而且要使死的情感復活是不可能的，要是這情感是故意弄死的，那更不可能了。」

莫洛查夫惡意地大笑起來。

「哈，你看！你暗示着了！你自責着了！小聖徒！哈哈！糟糕的罪人！」

聽到這突如其來的辱罵，約翰跳起身來，握緊拳頭對立在莫洛查夫面前了。那驚跳起來的莫洛查夫抓住了那揚起的手臂，眼睛閃爍如燐火。這一觸使約翰回復了理知，他的手臂鬆弛下來。那檢察官放了手。

「謹慎一點！」他帶着惡意的猶笑說。「獄宰就在門前。祇要謹慎一點。我們的賬還沒有算完。」

「我沒有什麼賬可和你算！」約翰深恨痛絕地說。

「哦，那末由我一人算——不要忘記，我不僅是一個丈夫而且也是檢察官。在這裏我是發命令的人。而在革命的時日，一個俘虜不見，誰會要求我負責呢？」

「你的良心。」

「讓牠去罷，小聖徒，讓牠去罷，現在不是講宗教的事情。現在祇講你的欺騙。你的盜取。你搶人家妻子的事……」

約翰想「斷他的話，但說了一字，莫洛查夫叫出來了：

「靜點！我在講話！不要假裝不知道！你早已知道我家裏所有的祕密了……」

「這是我的錯處嗎？」約翰蔑視地叫道。

「不，不祇是這一點。倘使你真不知道，我就對你說罷，你不要說，我把連你自己也不知道的錯處也歸罪於你。我對你老實說罷，我的妻子，我妻子的美，對於許多人是一種甘餌。你聽見嗎？對於許多人。你聽見嗎？對於許多人！……」

約翰感到一種可怕的厭惡。他禁不住要用拳頭劈去那扭歪着的嘴上的腐心的貓笑。這時那隻嘴裏又發出嗷嗷不休的話來：

「對於許多人！對於許多人！……可是你却不要這種甘餌。你的要求更進一步呢！你要她的心靈！你把她的心靈從我權力之下搶了去，把她從我的麻醉術中驚醒了……你忽

視了她那美麗而沾污了的肉體……你罪惡地忽視了她……」

「莫洛查夫先生！你不知道你自己說的什麼嗎！」約翰不勝驚訝地叫了起來。他的道德心被震恐了。

「哈！哈！哈！幾乎是基督的說話！哦，讓你更驚訝一下罷。現在反正是一樣的了。你原已知道得太多，太多了，那末一切都知道了罷！是的！我是靠她的美而得到我的地位的！是的，靠了她對別人的親暱關係我知道了種種重要的祕密，靠了她的肉體我……倒了我的仇敵，得了權！對於我的財富和權利，她原是有份的！肉體和外表倒不要緊。可是那個心靈卻是我所有的！所有妄求她的心靈的人，我都以流血的手段來懲罰他們；關於他們的事，你一定也聽到過。她的心靈原是我的奴隸。甚至於我的工具。後來，你來了，你這戴着安琪兒的假面具的狐狸，而且……你那偽君子的純潔，詐偽的犧牲氣概，把那……心靈從我手裏偷了去。突然間我不得不發現她不再服從，甚至厭惡我和她自己了。如果我命令她做一件反乎她的『道德』的事情，她便要弄出醜事來威嚇我。她會發誓說，如果我觸犯了你，即使祇用手指觸犯了，她要毀壞我多年操心勞力的結果，地位，尊榮，一切。她在我面前承認她對你的愛！她就在我眼前狠狠地說，我是一個她所厭惡的罪人！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同她逃難。她憑着她小孩的生命發誓說，再也沒有人會接觸她的身體了，因為她的身體祇屬於你一個人的！屬於你這……不願佔有她，而用那種可惡的自制的陶

醉，破壞了我的家庭生活，把她的心靈從我權力之下搶奪去的傢伙……啊，我是怎樣焦灼地等着我可以和你算賬的這一刻時光呀！……」

約翰先是驚訝地聽着這一臉蒼白而狂野地做着手勢的男子。但後來，愈變愈生動地在他眼前現出那他所愛着的婦人的幻象來。幻象愈形純潔而光榮了。他想把那達到她心靈的殿門的道路指給她看的願望如今完成了，而這就是他的幻象。這種愛，這種苦痛的愛，他覺得是勝利了，而且這樣地充滿着他的心，兩滴圓大的淚珠掛在他眼睛上了。於是他半意識地，由於衷心而熱烈地對着自己面前弱聲弱氣地微語道：

「我愛她。」

「我來正是爲此呀！聽你認愛！」莫洛查夫縱聲大笑起來，牙齒狂野地發出白晃晃的光。

這大笑使約翰回復了知覺。他鎮靜地交叉了雙臂。

「你要做什麼？」

莫洛查夫也交叉了雙臂，繼續大笑。

「我不會殺死你。你的思想比我更多一點人情。你愛她。你博得了她的心靈。那末你也接受了她的肉體罷！」

約翰依然鎮靜。他重複着：

「你要幹什麼？」

「我要使有情人終成眷屬。心身雙方結合。那不是理想的嗎？我要在這小房裏鋪排一種有趣的婚禮。一對親愛的情人。我將是多餘的，那一定！」

這種刺心的語調使約翰戰慄起來而且引起一種痛心的預感。他很難促地說出話來，彷彿喉嚨被擠緊了似地。

「你這話是怎樣解說的？」

「照字義，先生，照字義。」於是莫洛查夫敲了敲門外面叫道：「噲，羅克基！叫那美麗的未婚妻來！快點！未婚夫先生等得不耐煩了！」

門立即開直了。約翰屏息地等着。走廊上有步聲。門限上有守兵，臂上扶着一個婦人。傀儡似地僵硬……穿着婚禮服……客脫雅！

莫洛查夫跳了起來，擒住了她，把她投在約翰懷裏。

「拿了她罷！接受了她罷！」

約翰把快倒下來的她抱住了。僵硬沉重的頭，蠟黃色的臉帶着一種僵硬而悲哀的微笑，雙手冰冷……

約翰麻木了，帶着半狂的神情瞪着眼看着她。過後他又驚恐起來，把她搖動起來。

「客脫雅……客脫雅……怎樣了……客脫雅……」

最後的聲音被喉嚨裏一稱壓力梗塞住了。

莫洛查夫，交叉了手臂，站在門口，臉孔僵硬似木。外面有雷聲。守兵以手作十字狀，牙齒格格作響。

過了好久，約翰動起來，慢慢地，沉重地，把那屍身扶起放在臂上，帶到牀上輕輕地放平了，然後跪在她身傍。這時眼淚在她眼裏湧現出來。

「客脫雅……客脫雅……我的……」他嗚咽不成聲了。
莫洛查夫大笑起來。

「你聽見嗎，客脫雅？你爲什麼不回答呢？你的未婚夫在獻媚呢！哈！哈！哈！哈！」
笑聲突然停止了。他拚命地叫道：

「噲，羅克基，鞭打他們！鞭打這個強盜！」
外面閃起電光來。那守兵跪了下來，不時以手作揖。

「胆小的狗子！你害怕。我卻不怕！」
他從腰帶扯下了一個用七條皮帶做的馬鞭，舉了起來。

這時一聲銳厲的霹靂，震耳的雷鳴，搖撼了整房屋。第二個閃電，接了是驚天動地的雷聲，巨大的雨點擊到窗上來了。

馬鞭從莫洛查夫手裏掉下來。他眼睛帶着迷信的恐懼釘視死者。這時客脫雅的眼睛，

是「睜開着」了。

「這雙眼睛……這雙眼睛……」他驚恐地叫道。「連現在還袒護他呢……」

那守兵向莫洛查夫匍匐過去央求道：

「不要觸犯他們！上帝不願意的！不要觸犯他們！」

於是，莫洛查夫，彷彿被電擊似地停住了。他那直楞楞的目光釘視着那雙眼睛。那雙玻璃似的碧眼睛彷彿催眠了他。他感到背上寒慄起來，雙唇顫抖着。他模糊不清地嘆息起來。

約翰沒有注意他。他溫柔地試欲重閉她的眼睛。牠們又睜了開來。他恍惚看見她雙唇上有一種奇異的微笑，正像他夢中所見的。他沉重地站起身來，摸了摸額角。然後，對莫洛查夫看也不看，用一種無精打彩的聲音說：

「你殺死了他。」

莫洛查夫彷彿夢中初醒，渾身一震。

「不！她是在戰場上受了傷的。」

約翰抬起頭來。臉孔蒼白，很痛苦似的。在這捨身忘己的痛苦中表情，却蘊蓄着這樣的威嚴，竟使莫洛查夫幾乎害怕起來。這時，在非沙被震撼的心中，一切是混亂無定。他要懲罰的那個異國人的沉默而可怕的苦痛，影響到他那搖盪不定的心靈。約翰轉身向死

者，穿過淚網對她看了好久。他恍惚看見她在他所指示的路上踽踽獨行而終於倒死路上。使她暴死的正是這條路嗎？殺死她的正是他嗎？因為他混入了她的生活裏，所以他是她致死的原因嗎？

於是，約翰，那個幻想家，那個俘虜，那永遠的懷疑者，突然感到他對她的死該負可怕的責任。而在這種心靈搖盪的痛苦中，他彷彿引避到良心責備上來了。他俯下身來，很溫柔地，引咎求恕地吻着死者的額角。然後她向莫洛查夫轉身過來。

「你是對的。我有罪過。你要怎樣就怎樣懲罰我罷。我殺死了她。」
莫洛查夫默默地疑惑不解地看着他。

「隨你怎樣懲罰罷，」他重複着，「你是對的，我就是她致死的原因。」
這種鎮靜的降服使莫洛查夫窘住了。他再不能忍受約翰那種純潔而深入的目光。這種委屈，這種自認，使他軟化，甚至使他深感慙慚，而喚起了他的驚異，景仰，彷彿同情於約翰的情感。

「那末是你嗎？」他慌亂地吶吶地說。

約翰沉思地怔視着前面。他究竟是怎樣的人呢？他想起了他以前把自己譬諸路旁一株蘋果樹。這株樹現在結了一種毒果。她死了，她死了，這知覺又電閃般地打擊他。於是低聲地說：

「我是什麼人？我是俘虜。我已經在你手裏。你要懲罰我，隨你做罷。」

「你要怎樣？」莫洛查夫喃喃地說。

「把我同那些晚上從這裏押送出去的人一道帶走罷。」約翰堅決地說。

「不能！」莫洛查夫說。「你知道他們往那裏去。」

「隨便那裏。請你把我同他們一起帶走罷。」

「他們去做罰工。」

「那也可以！把我同他們一道帶走罷。」

「他們是坐鐵甲屍車去呢。」

「那也可以！把我同他們一直帶走罷。」

莫洛查夫顫抖起來。這種堅定和固執似乎提醒了他的混亂的心。他憶起了他的原意。他正要這樣處罰他！把他同那鐵甲車一起送走，連同那死者。這時——他雙頰赧然了。他自己對這殘忍的計謀也慚愧起來。

「讓我和他們同走罷！」約翰固執着。

莫洛查夫對他看了看，又看那死者。他眼睛裏出現一種不期然而然的東西：眼淚。約翰也見了。這時他才發覺了檢察官進退維谷的心境，自己也憐憫他了。他向莫洛查夫前挪了一步，握了他的手，他接觸到他的手震撼了一下。這手彷彿使他自己的手燃燒起來。於

是約翰又說：

「先生，倘使你要做一點好事，把我一同帶走罷。我的生活原是無目的的。而在這裏我也不能生活了。」

莫洛查夫昂起頭把自己的背，向囚室的壁投去。他咬緊牙齒，用一種感動而突兀的聲音說：

「你要去就去罷。羅克基領導你。羅克基，領他……到車站……到喪車裏去。」

「謝謝你。」約翰握住了他，低微地說。

他移步牀前。他對那雙睜開的眼睛和雙唇上僵硬的微笑看了好久。他用心靈的全力看着，彷彿要把這親愛的臉孔永遠印入自己的心裏。然後，他突然轉過身來，幾乎跑步地走出了囚室。那看守者跟着他。

莫洛查夫在牆邊站了好久，然後他顛顛撲撲地走向牀去。他膽怯地看着那死者。他怎了？他那愚蠢的獸性的復仇心那裏去了？他胸中湧起什麼，什麼不可知的感情？憐憫嗎？不，痛楚地絞扭着他的心的，還不止是憐憫嗎？於是，在那僵硬的身體旁邊，在那個愛的犧牲者旁邊，他跪了下來。這時，他很清楚地，清楚得痛心地，覺悟到更甚於憐憫的那種感情。

「客脫雅，客脫雅，」他窒息起來。「現在我了解你了。罪人祇是——我……」

河上是盲目的黑暗。電光閃爍着。後來愈加黑暗。刺耳的雷聲吞沒了大雨滂沱的濺水聲。那小船已經一半浸滿水了。這時牠搖撼起來，到了岸了。菲莎在電閃的光明中瞥見了雨打着的田野，田野在那燐黃色的光裏顯得鬼鬼祟祟地荒涼。

她把一樣東西塞在那漁翁手裏了。

「你到那裏去？不能讓你去……」那老人叫道。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她，又是電閃。她已經不在船裏了。她向那一方去了。她走着，跑着，站起來，倒下去，站起來，繼續跑，過了田野。衣服溼透，污泥沾身，疲乏而顛躓，發熱而昏眩，到那裏去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祇知道，她必須，一定要營救。怎樣救呢？隨便怎樣。她必須趕快，趕快！

到了起先的幾間房屋。蒼白的街燈和黑暗搏鬥着。雨下得較稀疏了。到了監獄，黑暗得可怕，死沉沉的。她疲乏了，靠在牆上，一籌莫展。雨全停了。新鮮的風，吹拂她潤溼的前額。她思想較為清晰了。她原來想和那檢察官說話。這時她想必在家。她拔步前行。監獄的大門砰然地開了。走出一個人來。一個男子。垂着頭，拖着脚步。燈光落在他身上。上帝！這就是他……他……莫洛查夫。他在牆邊走着，菲莎不即不離地跟着他。她忽然放快了脚步，走過了他。但不久又留在後面了。莫洛查夫什麼也沒有覺得，只垂着頭

走。

突然，菲莎帶着失望的勇氣阻住了他。

「莫洛查夫先生！我以對你神聖的一切來請求你，告訴我，巴特先生在那裏？他活着嗎？」

莫洛查夫停住了，抬起頭來。他的口音異樣地響起來：

「你是誰？」

「這倒不關事，一個女孩，一個流浪女子。不關事。我求你回答，他活着嗎？」

「是的，放心罷，你是他的情人嗎？」

他的聲音活潑起來。他那惡性又抬頭了。這就是，他想，那個人對他妻子偉大的殉愛的解說了。於是，突然——他惱怒起來。他被一種幻滅和受騙的感覺捉住了。

「你是他的情人。」他粗魯地重複着，握住菲莎的手臂。

菲莎悲痛地微笑。

「他是沒有情人的，他是神聖的人。他愛所有的人，連對你也沒有恨，莫洛查夫先生。」

於是莫洛查夫又回復到她那在囚室裏感到過的敬意了。

「彷彿我聽見了我那亡妻的聲音！」他低聲說。

菲莎笑起來。

「你說的什麼？你的妻子……死了！你殺死了他……約翰呢？」

「戰爭中的槍彈殺死她的。他——我不得不送走。他強求我送走了……」

「那裏去？那裏去？……我永遠不會再見他了嗎？」

「到羅斯基·奧斯脫洛查夫去的。」

「上帝！那喪車。」

她全身發抖，半昏地倒在牆上。如果莫洛查夫不扶住她，她要跌倒了。然後，突然她倔強地站在他面前，雙手祈禱似地交叉着。

「先生，先生，可憐我！把我一同送走罷。」

「你狂了。他們是去做罰工。你並沒有罪。」

「啊——他難道有罪嗎？你說的什麼？我沒書罪嗎！你錯了。我是紅軍裏的兵士，我參加戰爭反對你，直到最後我還用機關槍射擊。我受了傷。這難道不是充分的證據嗎？你看，我受了傷。」

莫洛查夫疑惑不定。他憶起了他的妻子。她曾爲了那同一的男子而同樣出神地站在他面前。他的心扭痛起來。

「回家去罷，姑娘，避開我罷。我不願知道你的罪狀。」他說了便走。

菲莎想跟他去，可是她顛躓一下倒在地上了。她失望地向他追叫：

「殘忍！殘忍！你不可憐我。上帝要打你呢！」

聽到那失望的叫聲，莫洛查夫回來了。考慮了一會，他握住了她的手。

「好，來罷！」

於是他們同走了。經過一條條的街。路長得可怕。遠遠的汽笛聲。車站已經看見了。他們到了。軌道上有不少列車。

莫洛查夫到那指揮官那裏去。菲莎跟在他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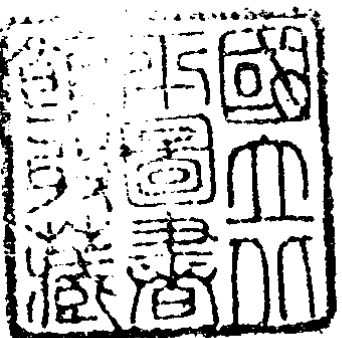
「火車到羅希基·奧斯脫洛查夫去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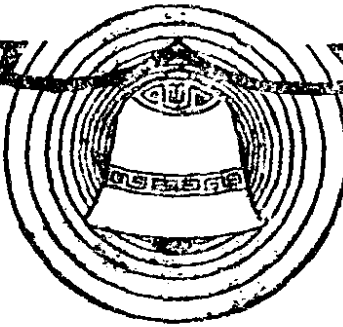
「剛才開去了。」

失望的叫聲，菲莎跑到軌道上去。遠處有紅燈。這時牠漸漸隱沒了。漸漸消失的車輪的輾轉聲。「他在那裏離去了！……他離去了！……」

菲莎投身於身軌上，帶着瘋狂的叫喊：

「永不再見了！……永不再見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滬一版

犧牲者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五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譯 者	原 著 者
正 中 書 局	正 中 書 局	吳 乘 常	鍾 憲 民	J. Baghy 尤 利 巴 基

(1480)

